

# 《绿色女士 I》

使你的内在小孩着迷的森林魔力故事

作者：丽莎·皮卡德

此书初版于 2015 年

华语翻译于 2021 年

翻译：pia (9.6 万字)

## 版权声明

感谢你下载这本电子书。 欢迎你与你的朋友分享。 在保持其完整原始形式的前提下，本书可以用于非商业目的转载、复制和分发。

如果你喜欢这本书的纸质版，请前往你最喜欢的书籍零售商处购买，或访问作者的网页 <https://thegreenlady.zingdad.com> 以浏览作者的其它作品。

## 免责声明

这本书的背景是南非的花园大道，特别是克尼斯纳镇，因此书中提到的许多地方确实存在。但是人物和故事纯属虚构，书中并未描绘任何真实的人物或事件。 任何与生者或死者的相似之处纯属巧合。

## 发现更多

想了解有关作者的更多信息、她的最新作品以及绿色女士如何影响你的生活，请在以下网址注册绿色女士的免费时事通讯：  
<https://thegreenlady.zingdad.com/newsletter>

## 目录

示意图 .....	4
01 本书的起源.....	5
02 绿色女士 .....	14
03 真实自我的表达 .....	36
04 聆听你的心声.....	43
05 调包婴儿.....	51
06 警告 .....	60
07 巅峰经历.....	72
08 你究竟是谁.....	80
09 把她写进故事里 .....	94
10 生命之水.....	106
11 森林乐趣和游戏 .....	114
12 根的重要性.....	121
13 受苦的目的.....	133
14 克尼斯纳的巨大灰色幽灵.....	147
15 一切归一 .....	152
16 后记 .....	160
17 关于作者 .....	162
18 问与答 .....	164
19 《绿色女士的故事》节选.....	1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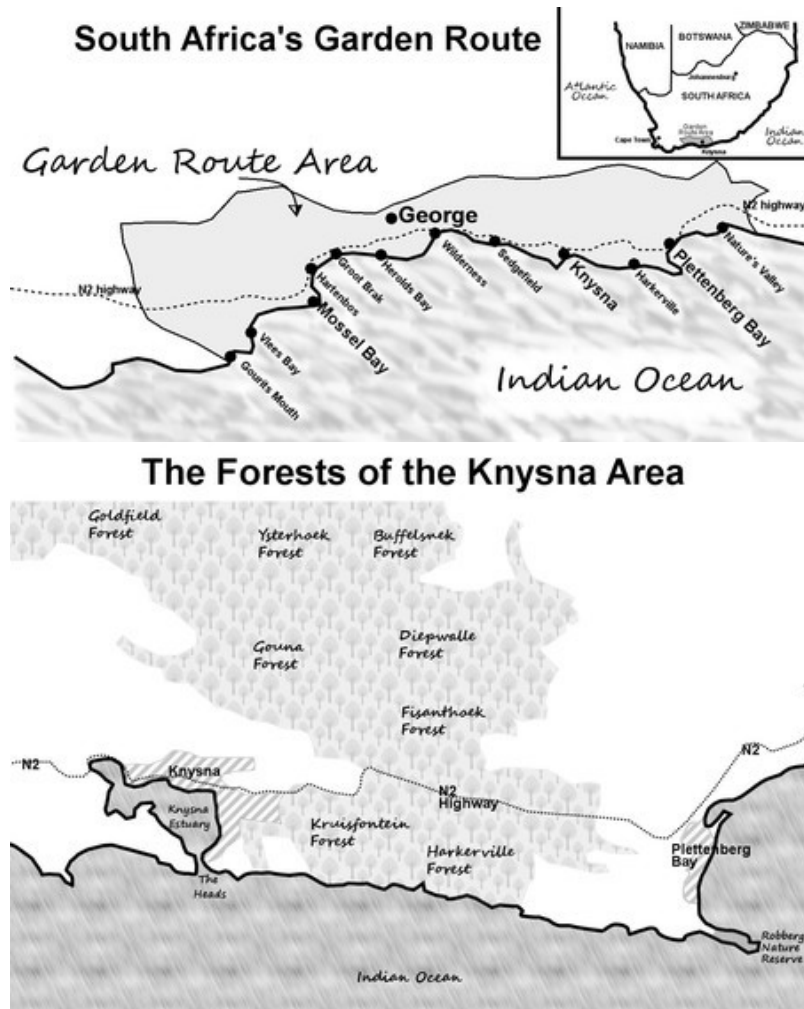
致阿恩，他一直鼓励我进入我的心去寻找内在的魔力和奇迹。

For Arn, who has always encouraged me to go to my heart to find the magic and wonder within.

“最重要的是，用闪亮的眼睛观察你周围的整个世界，因为最大的秘密总是隐藏在最不可能的地方。不相信魔力的人永远也找不到它。” 罗尔德·达尔

“And, above all, watch with glittering eyes the whole world around you because the greatest secrets are always hidden in the most unlikely places. Those who don't believe in magic will never find it.” Roald Dahl

【magic 魔力：神奇而巨大的力量；比喻使人着迷的吸引力。《Oxford Languages》】



## 01 本书的起源 (The genesis of the book)

这一年的春天，我四十岁了，我完美舒适、可预测且井然有序的生活开始崩溃。

一切始于我交往五年的女朋友克莱尔(Claire)说出那四个可怕的词，它们将恐惧直接扎入最勇敢的男人心中。

“彼得，我们需要谈谈，”她对我说，她温暖的棕色眼睛平常满是幽默，现在却极其严肃地看着我。原来她已经决定离开我了。她将在两周内和一个女朋友开始为期一个月的欧洲背包旅行，她明确表示，当她回来时，希望我离开我们共同的家。

几乎没有生气或尖刻的言辞。仅仅是克莱尔和我显然想要不同的生活。她刚满 35 岁，终于放弃了试图改变我对孩子和婚姻的想法(她想要孩子而我不想)。作为一个离过三次婚的母亲儿子，我对婚姻没有好感。克莱尔富裕的祖母六个月前去世，给她留下一笔可观的遗产，她打算动用这笔遗产，以市场价买下我们合住房子的一半。

克莱尔对待错误总是绝对公正且诚实的。实际上，我并没有反对这个建议，因为这所房子一向比我更符合克莱尔的品味，而且我当然也不喜欢自己承担这么大的房子所需要的家务和保养。然而，这确实意味着我需要快速找到住处。

我悲伤地对自己说，在某种程度上，我心爱的金毛犬马克斯(Max)几个月前搬到绿色牧场去几乎是一件幸事。我知道没有这条体大、多毛、年老且气味难闻的狗，将大大简化我对新的短租房的搜索。

变化并没有因为我的家庭状况而停止。我的职业生涯也即将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自从 15 年前大学毕业后，我就一直在开普敦 (Cape Town) 一家顶级日报社当记者。多年来，我以自己的坚韧和总是可以 “得到信息” 的能力而赢得了一定的声誉。但最近我开始失去自己的优势，令我有些沮丧的是，我认识到自己已经不再那么渴望这些信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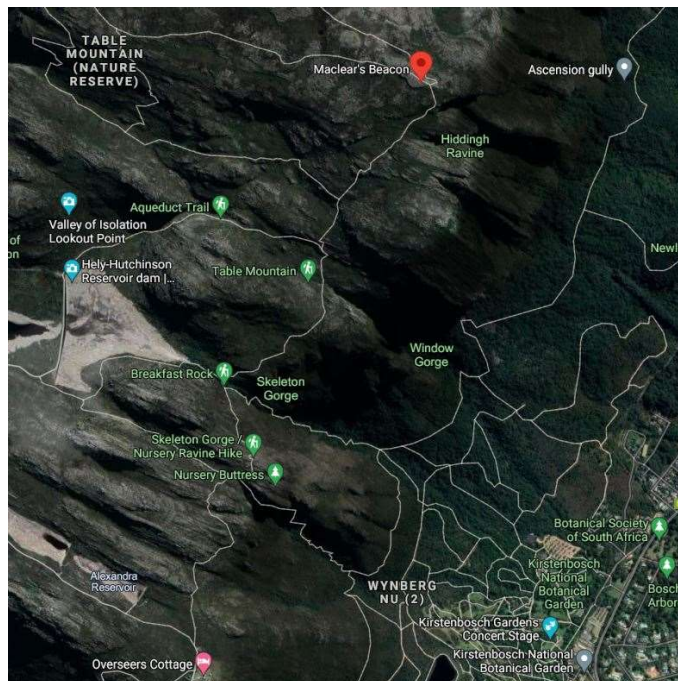
每天的新闻对我来说已经开始变得相当单调乏味，我的精力和热情明显在减退。对我来说，情况变得越来越清楚，我需要尽快振作起来，否则我很快就会成为那些寻找机会渴望成名的年轻记者们无情野心的牺牲品。

除了这些变化之外，我最好的朋友、十多年的酒吧伙伴马克(Mark)和他的妻子以及两个孩子，三个月前已经收拾行李去了珀斯(Perth)。马克和他的妻子相信，他们能够确保他们的孩子在澳大利亚有更好的未来。随着善于社交和友善的马克离去，我们这个小小的朋友圈似乎失去了凝聚力，大家互相之间渐渐疏远了。多年来第一次，我发现以前忙碌的社交生活变得有些安静，我现在可以独自享受我的时间和空间，考虑自己的未来。

克莱尔离开几天后，我还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解决我的家庭或工作上的难题。一个星期六的清晨，天还没亮，我就被邻居的狗吠声吵醒了。我没有翻个身继续睡觉，而是决定起床去桌山(Table Mountain)远足，试图清醒一下头脑。

我决定从 Kirstenbosch 植物园出发，爬上 Skeleton 峡谷，那是桌山

上一个美丽的、森林茂密的峡谷，然后沿着 Smuts 小径一路走到 Maclear 灯塔，那里是桌山的最高点，海拔 1,086 米。虽然相对比较费力，但这仍然是我最喜欢的徒步登山的路线之一，因为它可以让人们体验峡谷中茂密的非洲山地森林和山上所有的花卉植物，以及远眺 False 湾和君士坦丁谷葡萄园的一些真正壮观的景色，一直到远处的 Hottentot Holland 山脉。



桌山 (Table Mountain)

到六点半的时候，我已经在峡谷里了。我保持稳定的步伐，不到一个小时，我就到了 Smuts 小径。这条广受欢迎的小径是以 Jan Smuts 的名字命名的。Jan Smuts 是南非的一位政治家、哲学家、作家，也是一位远足爱好者。据报道，他定期沿着这条路线远足，直到 80 多岁。

我保持自己的步伐走到桌山高原，停下来喝水休息，喘口气。我花了一些时间欣赏美丽的花卉植物 “fynbos”，这是南非西开普省特有的花卉植物群系，然后出发去 Maclear 灯塔。



【fynbos, 英文翻译为 “fine bush” 小灌木丛。fynbos 是数千种开花植物的统称, 是南非独特的开普省花卉植物群系的本地名称。 — 作者】



Fynbos

到目前为止, 我在这条小路上还没有遇到其他任何一个徒步远足者。但当我收起水瓶准备继续走下去时, 我右边传来一个柔和的声音, 打断了我的遐想。

“今天是个徒步远足的好天气, 不是吗?” 我吃了一惊, 急忙转身, 原来是一位衣冠楚楚、神态端庄的老人, 干净利落的白胡子修剪得整整齐齐, 清澈的蓝眼睛, 拄着一根木手杖, 在对我微笑。

“天哪!” 我叫道, “我没看见你。你在这里多久了?”

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而是提议道, “我们一起走好吗?” 然后在通往灯塔的路上以惊人的速度出发。我耸了耸肩, 跟着他。

不久之后, 我发现自己非常开心。老人是一个极好的同伴, 他提供了



关于山上植物和鸟类的大量有趣信息。他还有令人愉快的风趣，冷峻又不失幽默，有好几次让我笑出声来。我认识到在徒步远足的第一部分，我一直感到相当孤独和忧郁，而现在我有了很多的乐趣。

我发现自己在向老人讲述我生活中最近发生的事情，这对我来说很不寻常，因为我通常是那个引导别人讲故事的人。但是和我的同伴交谈非常容易，我认为他是一个出色的、不带评判的听众，他的点评也相当敏锐。

到达 Maclear 灯塔后，我们站了一会儿，欣赏整个桌山的壮丽景色，一直到开普角(Cape Point)、桌湾(Table Bay)、魔鬼峰(Devil's Peak)，还有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被囚禁 18 年的罗本岛(Robben Island)。老人转向我，他那炯炯有神的蓝眼睛锐利地盯着我，然后说了些使我脊背发凉的话。

“生活的艺术在于时机，我年轻的朋友。你需要注意指引你的标志，它告诉你下一步需要去的地方。在我看来，生活在告诉你，是时候迈出那一步了。你在等什么？”

无言以对，我盯着他呆了片刻，随后我们上方传来的鹰叫声引起了我的注意，我抬起头看了天空一眼，看看能不能瞥见那只鹰。当我再次低头看我的同伴时，他消失了！没了！放眼望去，哪儿都没有他的影子！“Hello? Hello? 你去哪儿了？”我一遍又一遍地喊道，但没有任何回应，我清楚地知道这个山脉的岩石高原上绝对没有藏身之处。

我吓坏了，我的腿不再能支撑我的体重，我倒在一块大石头上。我反复摇头，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刚刚发生了什么？老先生是谁？难

道这一切只是一种幻觉？不！我坚信他和我一样真实。但是，他去了哪里呢？

渐渐地，一种压倒性的感激开始在我的心中膨胀，泪水开始挤过我的喉咙，涌上我的眼睛。他是谁真的那么重要吗？在我最需要的时候，他提供了我需要的东西。当然，这是指引我下一步需要去的方向的那些标志之一吗？

我想得越多，越进一步认识到我确切地知道自己想做什么。在我的潜意识中慢慢萌芽了几个月的一个想法突然在我的显意识中绽放，沸腾的兴奋和期待感淹没了我。

第二天，我面见我的编辑，要求休六个月的工作年假。我知道，在瞬息万变的新闻界，这无异于是在扼杀自己的职业生涯，但是我还没有准备好通过辞职来彻底脱离自己熟悉的世界。我的编辑很容易就被说服了，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进一步证实了我的职业生涯正处于低迷期。

我也知道，如果我要在 6 个月后重返工作岗位，我需要尽全力让我的职业生涯重回正轨。尽管这种想法可能会引起恐慌，但我感到非常轻松愉快，对自己的决定很有把握。一个月后，我把寥寥无几的个人物品装进一个纸箱，离开我度过了 15 年大部分时光的办公室。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把家里属于我的一些物品装进行李箱，其余大部分捐给了当地的几个慈善机构。我还租了一个储藏间，把剩下的一些东西存放起来。我完成了所有必要的行政工作，然后把行李箱和我的笔记本电脑装进我那辆破旧的菲亚特旅行车。我驱车 550 公里前往海滨小镇克尼斯纳 (Knysna)，跟着一张 80 年代的摇滚专辑唱歌，

感觉自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年轻、更乐观。

到了克尼斯纳后，我很快就在镇上找到一间价格合理、带家具的小公寓。几个小时之内，我就把行李箱里的几件衣服放到衣柜里，设置好我的笔记本电脑，在冰箱和橱柜里放了一些基本的食品杂货。我倒在沙发床上，以一声长长的、非常响亮的、发自内心的满足叹息，释放了多年来一直没有认识到的压抑、沮丧和未实现的欲望。当我认识到自己终于为新生活的开始做好了准备时，我整个身体兴奋地发抖，我内心充满了欢笑。

好吧，到目前为止，你一直处于悬念状态，我想是时候说出我的主意了。在上述事件发生的几个月前，克莱尔和我在克尼斯纳的一间自助式小屋度假。一天，在等待克莱尔为我们计划的森林远足做准备时，我拿起一本介绍克尼斯纳及其周边地区的小册子，读了起来。

在一篇关于远足进入古老原始的本地森林的描述的末尾，有一个幽默的脚注告诉我，“多年来，许多远足者、林业工人和当地居民都描述了他们与所称的森林精灵的遭遇。显然，出现在个人经历深刻转变时期的这位绿色女士，似乎对大多数遇到她的人都产生了积极影响。但是，那些企图伤害森林和森林生物的人将会倒霉！对于那些怀有恶意的人来说，绿色女士可能是一个重量级对手。”

上面脚注中播下的趣闻的微小种子，在几个月后发生的事件中得到了进一步培育。在等一位同事返回他的办公室时，我拿起他桌上的一份报纸，漫不经心地翻阅着。那是克尼斯纳的地方报纸“The CX Express”，是他最近在访问花园大道后带回开普敦的报纸。住在克尼斯纳的自由撰稿人海伦娜·克鲁坎普 (Helena Kroukamp) 写的一篇文章

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是一篇异想天开的、半开玩笑的文章，讲述了关于克尼斯纳森林中的丰富的超自然体验。不知怎的，这篇文章激发了我的想象力。

我一直都有写小说的想法。我在桌山山顶遇到的老先生和上面描述的两件事开启了我写一本书的想法。我将在克尼斯纳度过为期六个月的休假，我想利用我的新闻技能去寻找和采访那些在这个地区的森林中经历过超自然现象的人。我将用以这种方式获得的材料作为我的第一部小说的基础。我一直相信克尼斯纳有许多秘密故事正等着被讲述，所以我决定我将是讲述它们的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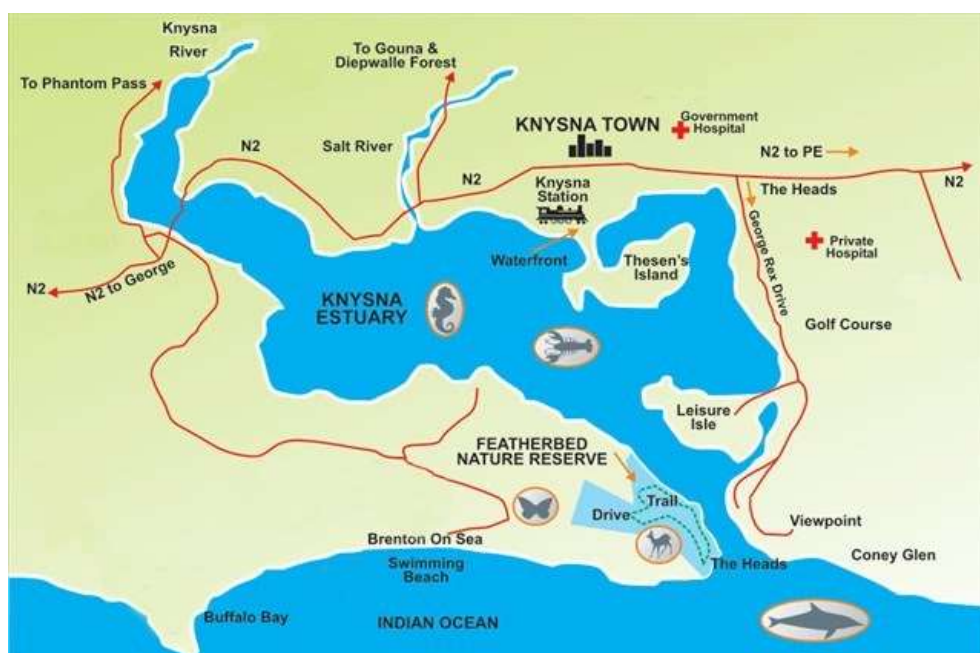
在我去克尼斯纳之前，我对这个小镇做了一些研究，以便为我在那里的工作做准备。下面是我发现的非常简短的内容摘要。

迷人的海滨小镇克尼斯纳，位于南非美丽的花园大道的心脏地带，是最受欢迎的旅游胜地之一。克尼斯纳位于赤道以南 34 度，在印度洋和奥特尼夸山脉 (Outeniqua Mountains) 之间，那里的大片土地被原生植物覆盖着。

引人瞩目的砂岩峭壁，克尼斯纳岬(Knysna Heads)，将温暖的河口与海洋分开。这个河口由克尼斯纳河(Knysna River) 提供水源，是受保护的海洋保护区，也是濒临灭绝的海马和 200 多种鱼类的家园。南非最大的非洲山地，温带的郁郁葱葱的原生植被和成片的森林都可以在克尼斯纳及其周边地区找到。这些森林因达琳·马修 (Dalene Matthee) 的书《森林中的圆圈》 (Circles in the Forest) 而闻名，是非洲最南端的、自由漫步的大象群的家园。



克尼斯纳 (Knysna) &  
 📍 奥特尼夸山脉 (Outeniqua Mountains)



克尼斯纳岬 (The Heads)

克尼斯纳地区属于海洋性气候，是南非降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全年都是绿色的。在奥特尼夸山脉的高处，美丽而引人注目的各种各样的“fynbos”为开普花卉王国贡献了八千多种植物。

克尼斯纳及其周边地区有原始的海滩、大湖、壮丽的景色和无数的远足路线。这个地区位于南露脊鲸(Southern right whales)、其它鲸类和海豚的迁徙路线上。这里也是几个海豹殖民地的家园。

这个原始而未被破坏的美丽地区鼓励创造，因此克尼斯纳为大量艺术家、治疗师以及各种有趣的怪人提供了庇护所。

## 02 绿色女士 (The Lady)

我第一次来到克尼斯纳的时候，我在这个镇上一个人都不认识，对于如何去寻找我的书所需要的故事，我面临着一些挑战。我尝试了多种不同的方法，其中之一是在每周出版的分类广告“Action Ads”上刊登一则广告，这个分类广告周报在克尼斯纳几乎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免费获得。我的广告是这样的：

**你有过超自然的遭遇吗？**

在克尼斯纳森林？

**告诉我你的故事**

它可能会出现在一本书中！

事实证明，我的广告只收到了一个积极的回应，但它确实引出了这本书的第一个故事。



一位叫埃维(Evie)的中年妇女联系了我。她告诉我，在她少年的成长过程中，邻居是一位可爱的名叫露西·鲍德温(Lucy Baldwin)的老妇人。尽管年龄相差很大，但露西和埃维还是成为了亲密的朋友。埃维会在每个周六的下午和这位快乐又古怪的老妇人一起烤小甜饼、做艺术项目，或者只是聊天。在这些例行的周六下午的探访活动中，露西与埃维分享了自己的生活以及与绿色女士(露西这样称呼她)的几次相遇。

下面故事的前面部分是基于埃维对露西多年来与她分享的故事的记忆。故事的最后部分纯粹是埃维想象力的产物，但我非常喜欢它，所以决定把它写进我的书里。当我试图为埃维的故事付钱时，她拒绝了，说，“这不是我的故事，这是露西的故事。但我知道她会很乐意把它放在你的书里。所以请使用它并让她感到自豪。这是我纪念一位可爱的老妇人和一位对我的生活产生了积极影响的好朋友的方式。” 所以，这就是露西的故事。

\*\*\* \*\*

第一次见到这位绿色女士时，露西才四岁。屋子里到处都是压低声音嘀嘀咕咕的人，喝不完的冷茶，吃不完的边缘卷起来的鱼酱三明治。没有人注意到露西从厨房门溜出去，蹑手蹑脚地走在杂草丛生的花园小径上。在花园的尽头，长满金银花的灌木丛遮住了露西一星期前发现的篱笆上的一块松动木板。

大人们皱着眉头，偷偷地擦着眼泪，低声说着什么。小女孩溜到金银花灌木丛的后面，爬过篱笆上的缝隙，让那块松动的木板摆回到她身后的位置。

露西发现自己陷入了一团错综复杂的荆棘和荨麻之中，野草让她的翘鼻子发痒。片刻之间，她经历了第一次涉足非法领域的快感。她母亲严格禁止她独自冒险进入房子后面的荒野和森林地区。当她想起母亲再也不会禁止她做任何事情时，一股悲伤的浪潮席卷了露西。站在阳光下，她的下唇颤抖着，她强忍住泪水，用拳头揉着眼睛。在她短暂的一生中，她从未感到如此孤独。

就在这时，突然传来一阵刺耳的啁啾声，暂时转移了她的悲伤，一大群开普绣眼鸟(Cape white-eye)从她身边飞过，飞进了前面几米的茂密森林里。环顾四周，露西注意到一条狭窄的动物小径，穿过荆棘一直延伸到树林边错综复杂的灌木丛中。没有片刻犹豫，没有考虑自己行为的后果，她径自上路了。



开普绣眼鸟 (Cape white-eye)

错综复杂的灌木丛极其茂密，但孩子还小，在她沿着动物小径探索时，驱使她前进的冒险精神对她的悲伤是一个很好的缓解。过了一会儿，小路冲入一片大树冠下的小空地，露西环顾四周，想找出前进的方向。此时她可能想转回去，因为她突然想起了父母关于孩子们在森林里迷路是很危险的警告。但就在这时，一只美丽、硕大的白色蝴蝶从她身边飞过，消失在树林里，露西想也没想就追上去了。她在树间蜿蜒前

进，在灌木丛中爬行，试图让蝴蝶保持在她的视线内。

过了一会儿，露西看不见那只蝴蝶了，但现在她的注意力被前面一棵枯树上长着的鲜艳的橙色蘑菇吸引住。于是，她蹒跚穿过森林，她的注意力不断地被各种奇妙的东西所转移。大约一小时后，露西的脚步开始放慢，她察觉到自己又累又渴，更不用说极度饥饿了。她想起自己没有吃午饭，早上只吃了几勺麦片。她的父亲和姑姑被葬礼安排弄得心烦意乱，根本没注意到她。露西开始感到有点害怕，因为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到达现在的位置的。

当露西想起没人知道她出去探险时，她的下唇开始颤抖，小声说，“妈妈，妈妈... 你在哪里？” 她的声音在句子的结尾处高昂起来，因为她想起妈妈去了天堂，永远不会回来了。这时露西开始认真地放声大哭，勇敢的冒险家让位于一个害怕、孤独和迷失的小女孩。

突然，树林上空发出一声巨响，凄厉、刺耳的聒噪声使露西跑到附近一棵相对安全的黄木树(Yellowwood)。蹲在巨大的树根里，小脸藏在手中，恐惧地呜咽着，她的小心脏怦怦乱跳。

过了一会儿，露西逐渐认识到一切变得异常安静，她悄悄从指缝里往外窥探以检查自己是不是安全了。接着放下双手，她惊讶地张着嘴，因为她注意到整个空间都弥漫着柔和的绿光。穿过绿光向小女孩飘来的，是她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士。

这位女士身材修长苗条，发光的浅绿色皮肤，长长的、蓬蓬的深绿色头发，上面点缀着地衣、蕨类和一些树皮。尽管这位女士只披着柔和的绿光，但这是露西见过的最漂亮的衣服。就在她出神地盯着看的时候

候，一只小蜥蜴爬上了女士的胳膊，消失在她的头发中。两只小鸟落在她伸出的手上，简短地梳理了一下自己，然后飞向树梢。



黄木树 (Yellowwood tree) [www.africanbudgetsafaris.com](http://www.africanbudgetsafaris.com)

【真正的黄木树(Yellowwood tree)生长在从开普半岛到纳塔尔、德兰士瓦和非洲东南热带的山区和沿海森林中。它是受保护物种，是南非的国树。它是一种中高的常绿乔木，可以长到 33m。茎长得很直。树冠相对较小，常有被称为“老人胡须”(Usnea barbata) 的地衣挂在树枝上。 <https://knysnawoodworkers.co.za>】

“你... 你是谁？” 露西小声说，她对眼前的景象感到惊讶，完全忘记了自己的恐惧和悲伤。女士轻轻地笑了笑，在露西藏身的那棵树前停了下来。

露西在心中听到这位女士的回答，“我是 Deva，是守护这个森林的精灵。我想或许是你迷路了？” 听了这话，露西想起了自己的困境，眼泪又顺着脸颊流了下来。女士伸出一只手，用一根修长的手指把露西的泪珠逐一收集到她的手中。

【Deva 提婆（梵语：देव），在梵语中本意是天，在印度教神话体系中转指居住在天界的男性天神，女性天神称提毗。《维基百科》】

她伸出另一只手，从露西头顶上方的蜘蛛网上轻轻地解开了一根长长的、闪闪发光的蛛丝。然后，她用修长而优雅的双手灵巧地做了几个



动作，把泪珠穿在了蛛丝上，并在她的脖子后面把两端系在了一起。露西忘了哭泣，她羡慕地看着那精致、美丽、色彩斑斓的泪珠串闪耀在女士发光的浅绿色皮肤上。

女士抬起下巴，发出柔软、温和的声音，就像露西经常在小屋后面的木柴堆里听到的鸽子的叫声。“coerrrr...” ，露西惊讶地发现，女士口中发出的声音变成了一朵娇嫩的白花，女士从空中摘下那朵花，放在了露西的腿上。“coerrrr... coerrr... coerrr...” ，女士一直发出声音，直到露西的腿上铺满了芬芳的白花。

然后露西的陌生同伴从自己的头发中拔出一根长长的、绿色的发丝，把它缠绕在花茎上，编成了一个美丽的花冠，她带着最甜蜜的微笑把花冠戴在露西的头上。

女士伸出手，尽管收到了所有关于警惕陌生人的警告，露西仍然毫不犹豫地握住那只伸出来的手，跟着女士走进森林，感觉自己像个戴着花冠的童话公主。

在女士发出的柔和的绿光中，一切看起来都不一样了。现在露西可以看到森林里充满活力和生命力的各种各样的动物、鸟类、爬行动物以及周围的植物。她实际上可以看到树木在生长和呼吸，每一片叶子、每一朵花和每一根树枝都被微小的、神奇的、仙女般的生物照料着。

“那些是空气精灵(sylphs)，空气元素，它们照顾并确保植物生长和开花。” Deva 在露西的心中低声说道。露西的注意力被一个火红的闪光抓住，一个蜥蜴状的小生物从路上冲进了灌木丛。女士告诉露西，“那是一种火蜥蜴，一种土元素，负责将死去的植物转化为营养物质，

以支持新植物的生长。” 露西完全被迷住了。她只在父母睡前读给她的故事中才听说过这种神秘的生物。她的新朋友向她展示了一个全新的魔法世界。

“我现在要带你回家，” Deva 对露西说，“你的家人会担心你的。”  
“可是，我宁愿和你待在这儿，” 露西抗议道。

“你随时可以来森林玩，小家伙。” 女士微笑着说，“以一颗开放的心走进森林，你会发现最奇妙的经历永远在等着你。” 说着，她再次握住露西的手，她们转身回家。露西虽然早已在树林中徘徊了很长时间，不过几分钟工夫，她就回到了篱笆外那片荆棘丛生的空地上。女士吻了吻她的额头，一股温暖、柔和的光芒充满了露西的存在。她推开那块松动的木板，向女士挥手，然后重新回到她的正常世界里。

此后的几个月里，露西常常穿过篱笆，沿着动物小径进入森林，在那里她常常会待几个小时。她呼唤那位女士，但多年来都没有再见到她。然而，她对森林里的植物和动物的兴趣，在她与女士的互动中被唤醒了，并且这种兴趣在稳步增长。她开始更多地关注她周围的森林，当她后来学会阅读时，她开始辨认她遇到的树木和植物的名字。这成为她毕生的热情，并最终成为她的谋生之道。

起初露西的父亲担心她会在森林里迷路，但渐渐地他发现她一个人挺好的，最终他向不可避免的事情妥协了，在篱笆墙上建了一个小门，露西可以随意进出。

母亲去世后，露西的父亲变得沉默寡言和退缩。他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宽敞的卧室里，他把它改成了自己的书房，做翻译以维持生计。后



来又在网上做研究，写历史小说，这些历史小说逐渐成为父女俩唯一的收入来源。露西知道父亲爱她，但他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根本没有留意她的所作所为。大部分时间里，甚至连她是否在家都不知道。

时不时地，她父亲那个又高又瘦、十分严厉的妹妹伊迪丝(Edith)休假来探望他们。在这段时间里，露西的饮食和功课受到监督，姑姑也会给她买新衣服。但是未婚、没有孩子的伊迪丝姑姑在孩子面前感到不自在和尴尬，常常在她的哥哥面前大惊小怪。所以当她的假期结束离开后，一切恢复正常，这让所有相关的人松了一口气。

露西就读于当地的一所小学，学习成绩很好。但她从来没有和其他孩子真正成为朋友，这些孩子让她想起了一群傻傻的小鸟在叽叽喳喳的叫。她真正的教育是在放学后进行的，那时她在森林里漫步，手里拿着一本书，对照着识别植物，并采集树叶和花朵的样本来画画。

露西大约十二岁的时候，一个身材高大、驼背、秃顶的男人搬进了隔壁邻居的小屋。从一开始，露西就觉得他身上有些地方令她毛骨悚然，所以当那个人过来介绍自己时，她躲在父亲的身后。“晚上好，先生。我是杰克·布朗 (Jack Brown)，你的新邻居。这个可爱的小天使是谁？”他一边问，一边舔着自己又厚又红的嘴唇，伸手去捏露西的脸颊。露西那又小又暴露的背心裙不足以遮盖她的两条腿，他凹陷的小眼睛在她那黝黑又纤细的腿上来回打量着。

“露西，向布朗先生问好。”她父亲命令道。她非常不情愿地握了握他伸出来的那只柔软潮湿的手。后来，露西告诉她的父亲，她不喜欢布朗先生，但她的父亲说他们应该善待他，因为他由于医疗原因失去了林业工作，他的妻子带着他们唯一的孩子离开了他。

布朗先生似乎把所有的时间都花在从他的环绕式门廊窥探他的邻居上。露西特别绕道走一条长路去学校，这样她就不必经过布朗先生的房子。但不知怎么回事，每当她在院子里，无论做什么，偶尔抬头看时，布朗先生好像总在门廊上看着她。趁着布朗先生进屋时，露西便会去森林看看，这样她就不用花许多时间观察他。

在露西的父亲不得不离开家的极少数情况下，布朗先生总是以某种借口出现在露西家的前门，企图哄骗她让他进入露西的家。露西尝试和她父亲谈这个问题，但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她的想象。

一个夏末的下午，当布朗先生短暂消失在房子里时，露西溜进了森林。她正忙着辨认哪一种是下了几天大雨后一夜之间长出来的蘑菇，宁静的气氛突然被一个刺耳的声音打破了，“哈，看看我的发现——一个森林小仙女！你在干什么，我的天使？”露西转过身，发现布朗先生站在她身边，凝视着她的肩膀。

她退到身后的树上，结结巴巴地说，“嗯... 布朗先生，你怎么... 嗯，我没有听到你的声音。”露西嗓音颤抖，看着布朗先生舔着嘴唇向她走近了一点，紧紧抓住她的上臂。

“你真是个可爱的小东西！给你的杰克叔叔一个吻吧，甜心。”他咆哮着，把她拉近自己。露西惊恐地看着他那厚厚的、湿漉漉的嘴唇向她的脸垂下来。她的心怦怦直跳，本能地一脚踢向布朗先生的小腿，同时把自己的胳膊从他的手中挣脱出来。“小婊子！你父亲没教过你要尊重长辈吗？”她听见他弯下腰边揉小腿边吐口水，看着她飞快地跑进了森林。

露西惊恐万状，盲目地在树林里跑着。布朗先生在灌木丛中紧追不舍，恶狠狠地咒骂着，“该死的臭丫头！回到这儿来！我要给你上一两堂你终生不会忘记的课。”过了一会儿，露西来到一块露出地面的石头上，这块石头是森林和前面幽深峡谷的分界线。她听不见有人在追她的声音，于是瘫倒在石头上，由于惊吓和疲惫而颤抖着。

她不知道该怎么办。她必须尽快回家，因为天已经很晚了。由于布朗先生发现了穿过茂密的灌木丛进入森林的唯一小径，她很担心他会埋伏在那里等她。她刚刚决定碰碰运气偷偷回去，就在这时，从附近的一棵树后面，传来一个湿湿的、谄媚的声音，“出来吧，小天使。你逃不出杰克叔叔的手掌心。出来和我玩吧！”露西跳了起来，惊慌失措地环顾四周。她没办法逃脱——她正面对着岩石的突出部分，下面是深深的密林峡谷。

布朗先生从一棵树后面走出来，一看见她，得意地笑了，“哈哈，抓住你了！你喜欢玩游戏吗，我的宝贝？好了，现在是时候玩一些大人的游戏了！你的杰克叔叔是个护林员，你不知道吗？我熟悉这里的路，如果我愿意，我可以像猫头鹰一样悄无声息地移动。”露西吓呆了，看着布朗先生向她走来，就像一只老鼠看着一条蛇。

突然间，她感到自己被拉入一双柔软、温和的手臂里，一道绿光笼罩着她。她听到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小家伙，悄悄地别动，你很安全。”

“什么... 她去哪儿了...？”布朗先生气急败坏，一边在他最后一次见到露西的地方疯狂地挥舞着双臂。现在他是如此地靠近，以致于她可以看到他那凹陷的眼睛里破裂的血管，以及他突出的球根状鼻子上的

粗大毛孔。“你到底在哪里，小贱人！不要以为你能逃脱，我抓住你了！”布朗先生穿过露西身旁的灌木丛。

她的心怦怦直跳，她意识到不知怎地，这位女士让布朗先生看不见她了。她抬起头，疑惑地看着朋友的眼睛，女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对露西眨了眨眼睛。

布朗先生时而用棍子猛烈地敲打一两米外的灌木丛，时而检查岩石表面，试图找到一个可能的藏身之处。他越走越靠近峭壁，露西发现自己屏住了呼吸。突然，她瞥见布朗先生脚下快速而炽热的红色闪光。他跌倒了，伴随着一声惨叫，摔下了峡谷。露西从女士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跑到崖边去看，但布朗先生已经不见了踪影。

“他... 发生了什么事？”露西惊得浑身发抖，喘着粗气。那位女士站在她身后，将一只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这立刻使她平静了下来。

“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也是他的命运。他不会再打扰你了。”她的声音直抵露西的心。露西哭了起来。那位女士跪坐在森林的地面上，把露西抱在怀里，低低哼着一种奇怪、野性、无言的曲子，这使露西想起了树中呼啸的风声、鸟儿的歌声、蟋蟀的叫声、青蛙的鸣声...

露西醒来的时候是独自一个人，天已经快黑了。她毫发无伤地回到了家，她的恐惧不知怎地消失了。第二天，她的父亲告诉她，布朗先生在森林里出了意外——他掉到峡谷底部的岩石上摔死了。露西从未对任何人讲过那天在森林里真正发生的事情，直到六十年后她遇见了埃维。她把在这个可爱的绿色朋友的秘密珍藏在心里，每当她感到孤独、恐惧或悲伤时，这个秘密就会给她温暖和安慰。

16 岁时，露西坠入情网，他的名字叫杰斯罗 (Jethro)。和她学校里那些讨厌、满脸痘痘、大声嚷嚷的十几岁男孩完全不同，他和她一样是个独来独往的人。然而，就杰斯罗而言，他的个性并没有让他被嘲笑、被忽略或被无视，相反那只会让他更酷。杰斯罗长得又高又瘦，乌黑的卷发和灰色的眼睛。露西每次看他时，心都怦怦直跳。

当他碰巧从她身边走过时，她就会脸红得厉害，手变得又湿又粘，嘴巴变干。学校里所有的女生都争先恐后地想引起杰斯罗的注意，男生们试图模仿他那种安静的优越感，他们都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对露西来说，很明显，杰斯罗与众不同，非常特别。在她的灵魂深处，露西觉得，他就是她的那个真命天子。

但露西也知道，她绝对没机会引起杰斯罗的注意，因为她认为自己既不漂亮也不活泼，她对时尚、化妆、调情和其它所有对普通女孩有用的东西一无所知。她身材矮小，身体发育欠佳，又安静又胆小，根本不是那种会吸引像杰斯罗这样完美男孩目光的女孩。

一天下午，一天的最后一节课结束后，露西正在慢慢收拾她的书包。她总是花时间来完成这项工作，因为她更愿意最后离开教室，这样她没有朋友、要独自回家的情境就不会那么明显。当她扣上书包时，一个影子落在她的书桌上，她抬起头，看到她的梦中情人那双美丽的灰眼睛。“嗨，露西，”他用平静低沉的声音说，“我今天可以陪你回家吗？”露西的心脏几乎停止跳动，血液开始在她耳边唱歌。这不可能是真的——肯定是哪里出错了！

然后，意识到杰斯罗正在等待她的回应，她用一种虚弱的、喘不过气来的声音结结巴巴地说，“嗯，你，嗯... 确定吗？”接着，她感到

一阵尴尬的热潮淹没了她的脸和胸部，像灼热的余烬一样点燃了她的耳朵。“嗯，我的意思是，嗯，ok... 如果你愿意的话。”她迅速澄清，以防他改变主意。“我们走吧”，寡言的杰斯罗说，他抓起她的书包，领着她走出了教室。

在最初的几百米里，他们谁也没说一句话。露西真希望大地裂开，把她吞下去，因为她相信杰斯罗已经后悔自己的决定了。而且，她完全不知道该如何与他交谈。她同样相信，即使她能找到某种神奇的方式张开嘴巴，并找到自己的声音，她也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可说。

她觉得自己越来越小，直到她变成一只灰色小老鼠并急匆匆躲到灌木丛里之前，杰斯罗清了清嗓子说，“那么，你觉得住在森林旁边怎么样？你一定知道一些可以逃避世界的好地方吧？”露西终于能够把眼睛从地面上抬起来了，她给了杰斯罗一个纯洁、纯粹的感激和崇拜的一瞥，然后突然发现了她的声音，“哦，这真的很酷。我有各种特别的隐匿处和没人知道的秘密地方。”接下来的几百步里，她一直在心里踢自己。哎呀... 隐匿处！他会认为她只是一个愚蠢的小孩！

但杰斯罗笑着说，“我想看看其中一些地方。我们为什么不去那里走走？”然后他握住她的手！她，灰老鼠露西，和全校最酷的男孩子手牵手走着！一股纯粹的喜悦浪潮席卷了她，她竭尽全力不让自己像个小孩子似的在马路上蹦蹦跳跳。

当他们到达露西家时，他们把露西的书包丢在门廊上。每人快速地喝了一杯果汁后，露西拉着杰斯罗的手，带领他沿着她特别的小路进入森林。她感到非常兴奋和容易激动，所以，他们一到森林里，她便开始奔跑。在树木间穿梭，咯咯地笑着，偶尔扭头看看，以确保杰斯罗



跟在后面。有生以来第一次，她觉得自己像个正常的女孩。傻傻的、顽皮的、轻佻的，她正享受着 she 生活中最快乐的时光。

露西比杰斯罗矮小得多，速度也快得多。所以过了一会儿，她放慢了脚步，让他赶上她。杰斯罗从后面抓住她，她兴奋地尖叫着。他把她举到空中并旋转，他把她放下并挠她的痒痒。露西咯咯地笑着，扭动着身体，顽皮地把杰斯罗推开，向后靠在一棵树干上，用指尖享受着树皮上天鹅绒般柔软的苔藓。

她从来没有觉得自己如此活泼、如此重要和如此快乐。她恋爱了，一切都绝对完美。当杰斯罗靠过来，俯身轻轻地吻她的脸颊时，她的喜悦之杯完全溢出了。她伸出一只颤抖的手，试着摸了摸他的脸颊，然后用指尖探索他的眉毛、他的前额，然后大胆地勾勒出他美丽的嘴唇。杰斯罗把手放在露西的肩膀上，把她拉向他，然后他开始用力吻她的嘴唇，使劲地、仔细地吻，露西发现自己在回应。这就是她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这是她最疯狂的幻想，一下子都变成了现实！

就在这时，露西感到杰斯罗的手开始在她的身上游走，突然间她感到喘不过气来，失去控制。对她来说，一切都进展得太快了，她不知道该如何停止，或者她是否想要停止。露西可以感觉到杰斯罗的整个身体把她压在树上，他的舌头在她的嘴里，然后她感到他的手指开始探索她的乳房，她开始惊慌。她试图把头移开，把他的手从她身上移开，但杰斯罗太忙了，甚至没有注意到她微弱的尝试。

正当露西准备把杰斯罗推开，永远毁掉和他在一起的机会时，她睁开了眼睛，发现那位女士就站在杰斯罗的身后。露西倒抽一口凉气，杰斯罗一定感觉到什么变化，他抬起头，用沙哑的声音说，“什么... 发

生什么事？”他注意到露西在看他身后，便问道，“你在看什么？”转过身，他发现自己正对着那位女士翠绿的眼睛。

露西始终不知道杰斯罗那天看到的是什麼，但他声嘶力竭地喊了起来，最后声音有些哽咽。他踉踉跄跄地往回走，像一只从地狱里飞出的蝙蝠。当他在树林里奔跑时，他那酷酷的优越感消失了，他一次也没有回头看一眼。

“为什么...你为什么那样做？你吓到他了！”露西对那位女士喊道。  
“杰斯罗，没事的，回来！”她喊道，可是杰斯罗早就不在了。“你怎么能这样！你搞砸了一切。他再也不会想和我在一起了！再也不会了！我讨厌你！你毁了我的生活！走开，别烦我！”露西朝那位女士尖叫起来，声音越来越大。那位女士只是笑了笑，转过身，滑进了树林。“该死的！”露西一边诅咒着，一边抓起一根棍子，沮丧地敲打着灌木丛。

筋疲力尽后，她转过身，跺着脚往家走，一边走一边踢着路上的小石子。但是，露西自己的某个部分稍稍松了口气，因为那位女士让她免去了告诉杰斯罗停止的尴尬。她知道自己还没有为他的想法做好准备。在自己更深层的部分，她对自己在偶像面前表现得像个受惊的小女孩感到非常失望，他甚至没有看一看她是否还好就逃走了。

第二天，她偶然听到杰斯罗在学校里向另一个男孩吹牛，男孩们打赌他不能把“胆小的露西”带出去，他赢了。露西觉得自己受到了极大的羞辱，她的反应是进一步缩进了自己的世界，缩进了独自对森林的研究中。她告诉自己，与男孩子约会简直就是在愚蠢地浪费时间。

渐渐地，她原谅了那位女士，因为她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是被她的绿色朋友避免了更大的愚弄。然而，虽然她在森林里时常大声对女士说话，但她已经很长、很长时间没有再见到她了。

露西在森林里的多年自学使她处于一个稳定的状态。中学毕业时，她获得了去大学学习植物学的全额奖学金。露西去上大学的前一天，她最后一次走进森林，访问了所有她最喜欢的地方。她本来希望能和那位女士说声再见，但是，尽管呼唤她，女士却没露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露西向她心爱的森林告别。她要过几年才能回来。

毕业后，露西出名了。先是一名热情洋溢、有天赋的研究员和讲师，然后是植物学教授。她出版了几本自绘插图的书籍和科学论文，讲述了陪她度过成长期的独特花卉王国。她周游世界，举办关于她的研究的演讲，连续几年为大学生讲授植物学。随着时间流逝，她与一个和她有共同兴趣的同事结了婚，他们在这座城市里买了一套漂亮的房子，离他们俩工作的大学很近。

露西的生活很幸福也很充实，一直伴随她的孤独痛苦第一次有所减轻。她开始走出自己的壳，结交朋友。接下来的几年中，露西很少回父亲的小屋，因为总是有那么多事情要做。甚至父亲去世后，她继承了那间小屋，露西每年仍然找不出在她童年的家待几天的时间。

三十多岁的时候，露西和她的丈夫决定是时候欢迎新成员了。最后，经过几个月的努力，露西终于怀孕。她兴高采烈。这是蛋糕上的樱桃——锦上添花！她满面笑容地走来走去，发现自己日常工作的时候经常哼着小曲。她减少了教学和旅行的时间，愉快地为家里的新成员做好了准备。

怀孕三个月的时候，一个寒冷、灰色冬天的清晨，露西一大早就惊醒了，心怦怦地狂跳。一种冰冷的恐惧攫住了她的喉咙，她知道有些事情非常非常不对劲。一两个小时后，在泪水、汗水、鲜血和剧痛的混乱中，露西的胎儿从她身上滑掉了，那孩子根本没有机会活下来。

当露西的医生告诉她，她再次怀孕的机会非常渺茫，无论如何也不能足月分娩时，她感到就像一个沉重的铁闸门在她的心脏周围哐当落下。接下来的三个月，露西陷入了绝望的沉默和内疚的痛苦中。她偶尔短暂露面，对世界大发雷霆，然后陷入更深的冷漠和孤独中。她的丈夫满怀爱意支持她，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露西越来越陷于消沉和自我厌恶中，他的耐心最终耗尽了。

尽管有心理辅导、抗抑郁药、假期、改变饮食、维生素和其它所有可能的治疗方法，露西根本无法将自己重新拉回生活的世界中。一年后，丈夫给露西下了最后通牒，“振作起来，否则我要走了。”他对她说。

露西确实很努力地想改进自己。但是，最后，感觉就像是她尝试在自己灵魂巨大的致命伤口上贴一块小小的创可贴。她一下子跌入了绝望的深渊。又过了三个月，她的丈夫离开了她，六个月后他们正式离婚。从某种程度上说，露西不再需要假装自己正在康复。这是一种解脱。她请了假，住进了森林边上的小屋里。

两个星期以来，露西一直躺在床上，白天用被子蒙住头睡觉。晚上彻夜不眠，与内心的魔鬼搏斗。她几乎不吃东西，发现洗澡或换衣服实在是太费力气，所以她懒得去做。第二个星期结束时，露西的伊迪丝姑姑来了。她没有打招呼，径直走进露西的房间，掀开她的被子，一桶冷水浇在她的头上。水花四溅，露西因震惊而喘着粗气，从床上跳

下来，瞪着她的姑姑。

“很好，你起床了。现在，把那件发臭的睡衣给我，去洗个澡。”她命令道。露西气得说不出话来回敬她，只得照吩咐做了。一个小时后，露西洗了澡，换了衣服，吃了煮熟的燕麦和水果做的早餐。伊迪丝把露西赶出家门，让她出去散散步。抗拒伊迪丝的命令实在是太费力了，所以露西发现自己的双脚带着她穿过花园的大门，沿着熟悉的小路进入了森林。

露西甚至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往哪里走，半个小时内，她发现自己站在一棵巨大的黄木树前。她从童年时代起就记得很清楚——她经常藏在这棵树的根部，躲避可怕的外部世界。露西注意到这里的光线和她记忆中的不一样，接着她意识到头顶的树冠上有一个很大的空隙，那里原先是被一棵枝繁叶密的老铁树的枝桠填满的。老铁树枯萎腐烂的树干躺在地上，长满了苔藓和真菌。

露西凝视着那棵树曾经占据的空间，她再次感到痛苦的空虚感反复啮咬着她的子宫，那沉闷而熟悉的眼泪再次开始滑落在她的脸颊上。她闭上眼睛，希望自己能简单地离开她的生活，希望自己不用继续活下去，因为她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值得她活下去。

露西感到一种静止，感到一片温暖的光芒散发在她的脸上和手臂上。她睁开眼睛，发现那位女士站在面前。自露西最后一次见到女士以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她看上去依然和以前一样，依然美丽，依然年轻。女士带着无限的仁慈和爱看着露西。她伸出手，把它放在露西的肚子上，一种柔和、温暖、疗愈的光芒开始脉动着穿过露西的身体。

然后女士慢慢地把手拿开，露西大口呼吸，因为她感到自己身上的空虚和内在的疼痛被抽走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暖和完整的感觉。女士向上抬起自己的手，直到和露西的眼睛齐平，露西可以看见她同伴的手掌里有一颗小种子。女士用手指捏起种子，弯下腰，把它埋在了森林的地面上，就在铁树躺倒后留下的黄木树的树冠开口那里。

然后她站起来，用手掌触摸露西的心脏。突然，围住露西那颗破碎的心的铁闸门打开了，情绪的闸门也随之打开了。露西腿一软跪在地上。她低下头，开始大哭。深深的、原始的、撕心裂肺的、动物般的哭泣占据了她的整个身体。她为失去的孩子哭泣，也为那些她永远不会拥有的孩子哭泣；她为自己破裂的婚姻和事业哭泣；她为自己孤独的童年哭泣，而最重要的是为她还是个小女孩时就失去母亲而哭泣。她的眼泪浸透了女士种下那粒小种子的土地。

直到露西流干了最后一滴眼泪，她意识到自己轻松多了，有东西变了... 她变了。她跪坐在脚后跟上，抬起红肿的眼睛望着女士无限慈爱的翠绿色眼睛。18 个月来，她第一次笑了。当然，那是微微颤抖的、含泪的微笑，尽管如此，那是一个微笑。女士也对露西笑了笑，然后指着她眼前的地面。

露西低下头，惊讶地发现女士种下的那颗种子已经开始发芽了。露西的悲伤泪水浇灌了那颗种子。露西惊奇地看着，幼苗在她眼前迅速生长，扭动着长出了枝桠和嫩绿的叶子，叶子颜色很快变深并扩散。几分钟之内，这棵树就和露西一样高了。

她爬起来，看着这棵树长到至少五米高。这时美丽的白色花朵开始盛开，直到整棵树就像个穿着白花礼服的新娘。露西对眼前的美人张口



结舌。虽然她是这个地区植物方面的专家，但她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树。接着，花开始变成棕色，从树上掉下来，然后种荚开始出现，在原来花朵生长的地方变大。几分钟内，这棵树就被又长又窄的绿色种荚覆盖了，种荚开始变成棕色，然后... 随着一连串几乎听不到的咔嗒声，种荚开始裂开了。

令露西大为吃惊的是，每只种荚里都涌出一只扑动着翅膀的白色小蝴蝶，落在她伸开的胳膊、手、头、鼻子、耳朵和肩膀上，直到她全身都是小白蝴蝶。露西惊讶于这奇妙的一切，开心地笑了起来。接着，蝴蝶们离开了她，像一件巨大的、柔软的、白色的、活着的斗篷，在树木周围飘动了几次，然后像一朵松软的、活着的白色云彩一样，消失在森林里。

露西怀着喜悦和感激的心情看着蝴蝶飞走，当她回头看向她的同伴时，她听到了女士在她的心里说，“人类有能力进行伟大的创造和培育行为。最美丽和神秘的行为之一是生育和抚养孩子。然而，对你来说，这并不意味着你应该把你的创造力和精力花在抚养孩子上，你应该把自己的创造力和精力花在发现和送出自己的独特礼物给这个世界上。”

露西的眼睛被泪水模糊，她感到女士的话是真理，在她最深的存在里产生了共鸣。她坐在那棵神奇的树下，渡过了整个下午的时间，只是在那个安宁的地方静止不动。那天晚上回到小屋后，她连衣服都没脱就躺到了床上，一年多来第一次睡了个深深的、无梦的、疗愈的好觉。

第二天早晨，露西天刚亮就醒了，神清气爽，感到充满希望、精力充沛，这对她来说是完全陌生的。她从床上爬起来，用一条旧的羊毛披肩裹住自己，穿上登山靴，没穿袜子。然后，她从客厅的壁橱里拿出

她废弃已久的画架，把它放在花园里的阴凉地方，开始画画。

露西再也没有回到大学。她呆在父亲的小屋里，几乎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流逝，因为她被一波丰富的创造力席卷着。她画素描、画油画、写作，首先是诗歌，接着是儿童短篇小说，然后是成人中篇小说，最后是长篇小说，所有的故事都在她如此熟悉的迷人的森林世界中进行。她巨大的创造力开始为她提供舒适的生活，使她能够继续住在森林边缘的小屋里，以自己的创造力产出养活自己。

在她对心中缪斯的不知不觉的追求中，她变得相当古怪。不久之后，当地的民间传说很快就充满了这位奇怪女士的故事，她穿着睡衣和远足靴漫步在森林里，画画、写作、自言自语，她在脑海中构思情节和故事。

几年过去了。露西不再感到孤独或寂寞，尽管她很少花时间和故事人物之外的人来往。唯一的例外是她的小邻居埃维，露西觉得和她有某种特殊的联系，露西和埃维分享了她与那位女士相遇的珍贵回忆。露西自得其乐，心满意足，这对她来说足够了。

一天早晨，露西醒来时，黎明的第一根玫瑰色的手指正轻轻地抚摸着地平线上的山顶。那天感觉像是重要的一天，但她一生都没搞清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觉。就在前一天晚上，她终于完成了一位客户委托的五幅画，对此她非常高兴。最终，她对植物学的了解、她的艺术技巧和手法以及她对故事的热爱，共同促成了五件美丽而神奇的艺术作品，这是她一生中创造的最好作品。

这是二十多年来的第一次，她没有了待完成的作品。她舒展着酸痛

背部，按摩着僵硬的手指，享受着即将到来的这一天不习惯的自由，不用做什么事，也不用待在什么地方。

突然，她听到了一声美丽、清澈的啁啾声，她向窗外瞥了一眼，看到窗台上有一只彩虹色的小蓝鸟。小鸟挺起胸膛，抖了抖羽毛，欢快地、尖锐地、悦耳地鸣叫着飞走了，露西莫名其妙地高兴起来。

吃过早饭，露西还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也想不起为什么这一天如此重要，于是她决定到森林里去走走，清醒一下头脑。几分钟之内，她的脚就踏上了走过上千次的熟悉的小径：穿过花园大门，沿着荆棘密布的小径进入森林。露西如今走得慢多了，她需要一根棍子帮助她在崎岖不平的小路上保持平衡，所以她花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那棵巨大的老黄木树下她的特别位置。

当她到达那里时，她感到上气不接下气，于是她靠在树上，双手紧紧地握在胸前，喘着粗气。但是，尽管在那里休息了好一会儿，露西的心还是剧烈地跳动，她突然感到头晕目眩，胸口一阵恶心。她使劲咽了一口口水，弯下腰，抓住树干以保持平衡。接着，露西感到后背和脖子一阵剧痛，下巴出奇地紧绷。当她意识到地球上没人知道她在哪里，她也沒辦法走回自己的小屋打电话求助时，她开始恐慌起来。

露西正因为疼痛和恐惧而开始感到晕眩，这时她瞥了一眼，发现熟悉的翠绿色光芒朝她这边移动。是那位女士！露西这辈子从没见过这么轻松的人。女士平静地滑到露西跟前，带着温柔、同情的微笑，双手放在露西的胸口。立刻，头晕和恶心的感觉消失了，疼痛也减轻了，露西站了起来，看着她亲爱的老朋友的眼睛。“谢谢你，”她小声说，注意到女士看上去仍然和露西四岁第一次见到她时那样年轻美丽。

女士继续注视着露西的眼睛，带着无限的温柔，从露西的心里取出了一颗蛋。露西惊奇地看着她朋友手里的蛋，这时蛋壳开始裂开，一只小小的蓝鸟出现了，抖动和蓬松它的羽毛。露西充满喜悦，认出了它是早晨在窗台上看到的小蓝鸟。鸟儿张开了嘴，从喉咙里发出了最优美纯净的声音。露西痴迷地看着，直到歌声结束。小鸟又一次抖动羽毛，盯着她，眨了一两次眼睛，然后飞进了森林。

那位女士双手握着露西的手，在她的心里说着智慧和仁慈的话，“你的心灵之歌结束了，我的朋友。”露西知道这是真的，一种深深的平和与安宁的喜悦，解脱与静谧的感觉突然而深刻地袭来。女士和露西手牵着手，跟着那只蓝色的小鸟走进了森林。

\*\*\* \*\*

作者注：我写的露西的故事是送给我亲爱的朋友阿什丽(Ashleigh)的生日礼物，她同意我在这本书中再次使用这个故事。这个故事为我的书《绿色女士》提供了启发和开端。

### 03 真实自我的表达 (Expression of the authentic self)

“下一张幻灯片是澳洲黑荆树 (*Acacia mearnsii*) 的照片。这种树最初在1864 年被带进南非，用于遮荫、燃料、防风林，后来为皮革鞣制行业提供单宁酸。黑荆是南非分布最广的外来入侵树种之一。它对氮、水和有机物质的需求超过了本土植物，并显著减少了蓄水区的水量。据估计，黑荆已经入侵了南非超过250万公顷的土地。这个物种形成非常茂密的常绿乔木林，经常取代季节性休眠的草地和 fynbos。”



黑荆 (*Acacia mearnsii*)

我正在听由退休植物学家本杰明·利博士(Dr Benjamin Leigh)主持的关于花园大道地区的本土和外来植物物种的一场非常有益的演讲。几个星期过去了，我积累了越来越多的有关绿色女士的故事，以及克尼斯纳森林发生的其它超自然事件，我开始觉得我应该自修这个地区的植物知识。因此我列席了这场演讲。

利博士在南非水资源和林业部工作了 40 多年，被公认为南非森林和 fynbos 植物群落的主要专家。他五年前退休移居到克尼斯纳镇，但通过每月在当地社区中心就当地本土植物物种的某些方面发表演讲，继续分享他的渊博知识。今晚的演讲重点是外来入侵植物的管理，这显然是利博士长久的热情之一。

演讲结束后，我给自己倒了一杯茶，走向利博士，一群向他提问题的人包围着他。当终于有机会提出我的问题时，我担心，作为一名科学家，利博士会马上驳回它。但我还是决定试一试，因为以我收集本书所需材料的经验来看，我开始感到被认为是个怪人的潜在耻辱！

“利博士，我叫彼得·艾伦(Peter Allen)。我是一名记者，我正在写一本书，讲述人们在这个地区森林中与超自然生物的多次相遇。你在森林里工作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生物，特别是一位绿色女士？”我做了一个深呼吸，鼓起勇气，满心期待利博士要么无视我和我的问题，要么因为我的轻信而嘲笑我。他沉默了几秒钟，皱着眉头，从浓密的灰色眉毛下用忧郁的眼光盯着我。

接着，显然已经做出了决定，他递给我一张名片说，“明天打电话给我，我们约个时间见面。”然后转身回答他右边一位女士关于外来入侵植物的管理策略问题。

两天后，我见到了利博士——他坚持要我叫他本(Ben)——以及他优雅、说话柔和的妻子贝琳达(Belinda)。他们的家在一个占地两公顷的小农场里，那里可以看到几公顷的 fynbos，远处是原始森林峡谷和奥特尼夸山脉。本告诉我，贝琳达退休后的工作包括针线活和水彩画，但如果他在家坐得太久，她就会变得焦躁不安。所以，他把自己的时间花在了他最大的热情上，那就是外来入侵植物的管理。

本与黑荆展开了他个人的泰坦尼克号大战，他砍下的每一棵树都被视为个人的胜利。他非常清楚，在南非，在他的一生中，根除黑荆永远不可能实现。但他确实可以保持自己的土地整洁，以及可以从他木屋前面的门廊上看到的周围地区的整洁。他木屋的门廊是用柱子建造的，以便最大限度地扩大视野。

确实，当我站在本家的门廊上，望着群山、fynbos 和原始森林时，几乎看不到黑荆，只有在他的邻居家中才能看到它。本的困境是，事实上他几乎没有办法迫使他的邻居清除自己土地上的入侵植物。“他

们用黑荆的种子污染了河道，这些种子被带到下游，再一次在之前清理干净的土地上滋生！”他恼火地说。这绝对是一个非常热爱使命的人！“那么，你想谈谈那位女士啰，”本说，他平静下来，我们坐在屋里，享用着咖啡和一些自制的点心。“你见过她？”我问，很高兴本愿意如此直接地谈论这个话题。我原以为我得慢慢地接近它，以免引起我的东道主的不悦。“是的，年轻人。事实上，我甚至可以说，她是我至今还活着的原因！”出于好奇，我凑近了身子，以免错过本的故事中的任何一个字...

\*\*\* \*\*

本用他的一部分养老金买下他的小农场时，那里已经完全被黑荆和其它外来物种塞满了。在建造他们家园的同时，他开始清除土地上的外来入侵植物。本告诉我，黑荆不可能只清除一次。

“虫子们洒下数公斤的树种。即使你砍下起初的大树，适当地进行树桩处理，以防止虫子重新生长和交配，拔出树苗和幼苗，但你还有一个庞大的黑荆种子库，这个种子库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会继续发芽。因此，必须逐年重新检查每片已清理的土地，手动拔出成千上万的幼苗。

幸运的是，随着本土植被的恢复，它开始对黑荆施加自己的控制，最终，在重新检查三四次土地之后，几乎就没有留下任何黑荆了。这的确是一项真正的爱的劳动，绝对是艰巨的工作。但是，看到本地的草、花、灌木，还有多种多样的树木，回到曾经几乎是单一黑荆的地方，这是多么令人高兴啊。当然，还有许多其它的外来物种：Australian Black Wood、Rooikrans、Port Jackson、Hakea、Eucalypts、Bugweed... 哦，还有很多很多。”

当本说话的时候，我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对这片土地的热情和厚爱，这让我觉得这个世界似乎是个稍微美好和友善的地方，因为他每天都在那里，把他的时间和精力奉献给森林。

本不仅清理了自己的土地，还清理了从他的小农场到原始森林之间的政府土地。就像本说的，“贝琳达和我是最受附近外来植物影响的人，在政府机构工作了这么多年，我非常清楚预算、时间和人力的限制。我想我只是想尽我的一份力，在领取养老金的同时继续觉得自己有用。当然，这有助于保持我的体形，更不用说可以不再让贝琳达烦躁了！”

一个温暖的初春早晨，本又开始用他的好伙伴弓锯努力地工作，在离家大约一公里的一块土地上锯下一些幼龄的黑荆树。当他穿过浓密的、齐肩高的 fynbos 时，他听到一种声音，恐惧使他大脑最隐秘的地方血脉喷张。那是一种响亮的、持续的嘶嘶声，本知道那意味着一件事——那是鼓腹蝰蛇/吹气蛇(puff adder)！它是一种剧毒、极具攻击性的蛇，是造成非洲大多数蛇咬伤亡案例的原因。



鼓腹蝰蛇/吹气蛇 (puff adder)

本定在原地，焦急地环顾四周，心怦怦直跳。它在那里！在他前面不到一米的地方，是一条狂怒地嘶嘶吹气的吹气蛇，它那粗壮、沉重、棕色条纹的身体盘绕在地上，扁平的三角形头抬起呈现 s 形，准备好



发动攻击。本知道，吹气蛇会突然袭击，其速度快、力度大。他还知道，100 毫克的吹气蛇毒液能够在一天内杀死一个成年男性。他僵在那里，让那条狂怒的嘶嘶吹气的蛇保持在视线范围内，希望出现奇迹。

就在这时，本听到左边有沙沙的声音，余光盯着那条蛇，他迅速地抬头看了一眼，结果他那可怜的狂跳的心再次受到打击。在他左边几米远的地方，站着一位裹在其深绿色头发中的美丽赤裸的绿色女士。本想知道自己是在经历压力引起的幻觉，还是脑缺血。但是那位女士举起她的手，掌心朝本，清楚地指示他应该待在原地，然后她转向那条蛇。她张开嘴吐出几口气，那蛇立刻低下头，展开身子，悄无声息地消失在灌木丛中。

本仍然没有移动身体，他把头转向女士，想知道蛇的威胁是否被更大的威胁所取代。“谢... 谢... 谢谢你!” 他结结巴巴地说，她的微笑使他放心，知道她对他不会构成立即的危险。本接着开始觉知到女士说话，它们直接进入他的脑海，同时她用她闪亮的翠绿色眼睛盯着他。

“本，你是森林的朋友。你付出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尝试带来更大的平衡、和谐与健康。你纠正了你族类中的其他人犯下的一些恶行，所以你永远不会在这个地方受到伤害。你在我的亲自保护下。”

本简单而诚实地回答道，“我爱这个地方，它为我的灵魂提供了充足的食物。”

一个温暖、柔和的微笑照亮了她的脸，女士回答说，“虽然你目前可能还不了解，我亲爱的朋友，你的爱和你的积极意图，是给予森林的伟大礼物，比与黑荆进行战斗所花费的成千上万个小时要大得多。”

“但是，我不明白！那是否意味着我应该停止管理外来入侵植物？”  
本问道，感到有些困惑。

“不，请务必继续你的出色工作。它是最真实自我的表达，也是你提高自己意识的方式。你看，一切都与视角有关。一个人的视角只有短短的数十年。即使是那些最有远见的人，最多也只能超前几百年。但是，对于森林来说，这个视角是数十万年，甚至数百万年的远景。从这个视角来看，入侵物种来来去去，它们的天敌将会出现并灭绝那些入侵物种。

事实上，人类只是最终将灭绝的许多物种之一，也许比他们自己预期的还要快。森林将再次茂盛并主宰这颗星球，只是随着气候的变化而死亡，然后在几十万年后重新生长。生命周期中的周期。所以，你看，你的行为只是在很短的时间内改变世界，而且只是为了你自己，也许还有其他人。但是你的爱的意图... 嗯，这绝对改变了一切！爱提高了万物 (the All) 的意识。”

本还在努力吸收女士告诉他的一切，这时她向他眨了眨眼睛，又笑了笑，然后在他的眼前消失了。他感到完全不知所措，摇了摇自己，不确定刚刚发生的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这段经历让本开始质疑他以前认为理所当然的很多事情。但是，经过再三思考后，本逐渐开始理解森林给他的信息。

“你看，彼得，” 他说，他那敏锐的智力透过温暖而智慧的蓝色眼睛闪耀着，“这是要在我们自己内部找到平衡与和谐。我们通过不断地寻求、尊重和表达我们最真实的自我来实现这一点，顺便说一句，这是我们希望在这个世界上努力争取的最高目标。就我而言，目前我

最真实自我的表达是积极管理外来植物。但对你来说，可能是种菜、画画、做生意，甚至可能是写书。”他对我眨了眨眼。

“随着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我们的真实自我，越来越少地成为别人想要和期望我们成为的人，我们最真实自我的表达随着岁月的流逝也会改变。通过我们最真实自我的表达，我们恢复了自己内在的和谐与平衡，从而创造了我们在这个有限的人类躯壳中可以拥有的最接近天堂的体验。当然，我们真实自我的表达也是我们向这个世界提供的最伟大的爱的表达。所以，对我来说，砍下黑荆是我带给自己的最有爱的礼物，也是带给我们都是其中一部分的伟大团结的礼物。”

\*\*\* \*\*

带着深深的平和与喜悦，我离开本的家。看来，我和那位女士的间接接触也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我很希望能自己见到这位神秘的森林女士。

#### 04 聆听你的心声 (Listen to your heart)

我在珍妮(Jenny)的乔迁派对上遇见了桑迪(Sandi)和格雷格(Greg)。我是在克尼斯纳图书馆认识珍妮的，当时我正在那里研究小镇的历史，而她正在归还借图书馆的书。在一群衣着随意的农民和衣着前卫的嬉皮士中，桑迪和格雷格就像两个大拇指一样鹤立鸡群！他们的衣服时髦，显然很贵，尽管已经不再是新的。他们散发出一种毫无疑问的精致气息，这让我想起了城市居民。我的新闻直觉告诉我，这可能是一个值得调查的故事，我很高兴我遵循了我的直觉！这就是桑迪和格雷格的故事。

桑迪和格雷格从约翰内斯堡搬到克尼斯纳时才 40 出头。桑迪是一名企业管理顾问，工作时间长，压力山大；格雷格是一家顶级 IT 咨询公司的合伙人。他们大量的可支配收入，奢侈的品味，没有孩子。而且，按照他们的说法，他们的生活理念是，“努力工作，努力玩耍。”他们在城市一个非常合意的地方拥有一个雅皮士设计风格的住所，开着跑车，穿着时尚、高品质的衣服，到处旅行，无论是工作还是休闲，他们过着大多数普通人向往的生活方式。但不知何故，觉得好像缺少了些什么。

就像桑迪说的，“我看着企业职位链中处于我之上的那些人 — 那些我应该追求的工作职位，我应该为之努力的工作职位 — 我想，‘是这样吗？这就是我期待的吗？’ 年复一年疯狂的工作时间和为实现**目标**而付出的个人牺牲！” 是的，他们有成吨的钞票，以及钞票可以买到的所有玩具和小我满足感，但他们似乎都不快乐。他们的人际关系失调，自己健康状况不佳。他们病了，压力太大，痛苦不堪。

“我知道我想让自己与众不同。此外，我已经尝够了所谓的高级生活，认识到它并不能真正满足我的需求。那些花哨的东西并不能填补我内在的空白。我想要的远不止这些。”

格雷格同意道，“那都是陷阱。闪亮的新东西只会让你兴奋一分钟，然后你需要下一个替代它。收入和奖金很快吞并你的生活方式，你发现自己总是在增加越来越多的债务。人们只是生活在他们的财产之上，为了有更多的物质，为了尝试让他们自己感觉更好，为了跟上不断增长的生活方式的期望。但是，那当然是行不通的。”

因此，桑迪和格雷格决定放弃“仓鼠赛跑”，从仓鼠转轮上下来，尝试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个全新的挑战。他们辞去了工作，变卖了资产，搬到了克尼斯纳，在一个僻静偏远的定居点买了一个 8 公顷的小农场。他们要在自己的土地上实施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个想法是在五年内实现自给自足。格雷格读过约翰·西摩 (John Seymour) 的《自给自足的生活和生活方法》(The Self-Sufficient Life and How to Live it)，他很期待把书中的想法付诸实践。

他们购买的那块土地非常适合这个目标，因为那里没有电力供应，必须由太阳能系统提供电力。格雷格和桑迪必须收集雨水并清理他们自己的废水，因为在他们那片偏远的土地上绝对没有任何服务或设施。对两位成就卓越的 A 型人来说，这是完美的挑战。在他们下定决心要用他们的巨大才能和精力去做的任何事情上，他们从来没有失败过。

【Type A personality A 型人格，表现欲和竞争性很强，急躁、缺乏耐心、对时间有紧迫感的人，反之是“B 型性格”。《维基百科》】

他们购买了一辆房车，在建造自己房子的同时住在里面。这个房子由沙袋组成，他们按照永久栽培的原则布置他们的全有机菜园。他们告诉自己的朋友和家人，他们就像现代的拓荒者一样，大胆地将古老和非常现代的技术结合起来，过一种完全自给自足的生活，这将是一个光辉的榜样，告诉大家应该怎么做。

“哦，回想起当初我们是多么的幼稚，我觉得很尴尬！”桑迪笑了，摇了摇头。

“事情没有按照你计划的那样发展吗？”我问道。

“有一些！现在我可以笑着说，但在那时候发生的一系列灾难几乎让我们在身体上、情感上和经济上都崩溃了！”她咯咯笑了。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是建一个蓄水坝用于灌溉。但是，用桑迪的话来说，“我们在规划大坝的时候没有正确地观察或考虑我们土地的状况，所以我们最终在错误的地方挖了水坝。当克尼斯纳的大雨填满我们的大坝时，我们意识到，大坝的溢流位置很完美，每次下大雨的时候都会淹没我们的家！所以，回到画板上，重新画一个！”

下一场灾难发生在他们的房屋建筑中。他们的想法是使用农场里丰富的材料，未来建水坝而挖出的土壤装入沙袋以建造房屋。不幸的是，他们小农场的土壤是又厚又重的粘土，根本不适合装沙袋。他们还低估了泥土装沙袋并将其堆叠起来建造房屋的工作量。那是一项艰苦及不懈的工作，显然需要一定程度的技能，但他们不具备。尽管他们读过所有相关的书，他们第一次尝试就陷入困境，建筑最终完成后的两周内沙袋就倒塌了。在第二次尝试中，他们咨询了使用过这种方法的人，从他们那里获得指点，因此沙袋堆叠起来了。

然而，在一个强烈的雨季里，他们用来装袋的粘土吸收了水分，袋子开始裂开。桑迪和格雷格意识到这种被称为“沙袋建造”的方法是有原因的。这些袋子需要填满沙子而不是粘土！此外，他们用来覆盖房屋外墙的粘土破裂并脱落，从而暴露了粘土下面的防水膜和防护层，它们在极端天气下很快退化。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和不断增加的费用，他们仍然住在他们的房车里。

“菜果园又是一场灾难，”格雷格做了个鬼脸道。他们遵循永续耕种的原则，使用双挖系统准备了苗床。这是另一项艰巨的、挑战体力

的工作，格雷格坦率地承认，他们对自己计划的菜果园规模太过雄心勃勃了。但最终，在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汗水和泪水之后，他们的菜果园准备好了，他们乐观地种下了他们的第一颗传统作物种子。

在很短的时间内，他们意识到黏土土壤对大多数作物的种植极为不利，块根作物似乎根本就不可行。这种土壤需要大量的堆肥，他们必须挖(毫不夸张地说)成吨的沙子来混合土壤，然后才能种植几乎所有的作物。这又是一笔巨大的开支，也是一项更大的工作。

然后，当作物开始生长，他们很快意识到他们的多汁作物有了很多觊觎者。不是邻居的马，就是豪猪、羚羊、猴子、狒狒或野猪袭击他们的菜园。对当地的野生动物来说，这是一场美味的自助餐！除此之外，还有啮齿动物、鸟类和一大堆各种各样的昆虫、蜗牛甚至真菌，它们都想分到一份丰盛的食物。我们这些勇敢的、可能成为拓荒者的人们发现，有机园艺虽然在理论上很出色，但在实践中却极具挑战性。

格雷格和桑迪最终在他们的菜果园周围竖起了一个电力围栏。事实证明，他们的太阳能电力系统不能够整夜处理危机，所以他们不得不升级这个系统，这又是一笔额外的费用。然而，一旦果树和浆果丛开始结果，他们发现狒狒为了获得美味的食物而甘愿冒很大的不适。狒狒们爬上带电的栅栏，惊恐地尖叫，但当它们进入菜果园并享受它们的甜食时，它们发现一切都是值得的。桑迪和格雷格不得不在他们的菜果园周围搭了一个有顶的笼子，笼子是用桉树杆和四周尖刺的铁丝做的。又一笔计划外的开支。

格雷格和桑迪决定清理他们那片黑荆丛生的土地，把它恢复到原始状态，但是没有人告诉他们，这种辛苦的清理工作需要一遍又一遍地重



复。每次他们砍倒一棵大黑荆树，成千上万棵小黑荆幼苗就会在它周围发芽，导致这对夫妇的勇气陷入他们泥泞的靴子里。而且，就在他们清理了一部分农场时，他们意识到邻近的部分又该重新清理了。

“还有**如此**多的其它挑战，” 桑迪回忆说。他们在电线杆之间竖起了一块塑料板，以收集雨水来饮用和洗涤，但他们很快意识到，这样收集到的水连他们的基本需求也不能保证。为了收集足够的雨水，他们必须建造一个带有排水沟和通向水箱管道的敞开式棚子。然后，他们的太阳能热水器只能把水加热到微温。所以即使在高到膝盖的黏土中劳动一整天，他们最多也只能洗一次非常短暂和微温的澡。

他们的 SUV 在城市里似乎是个不错的主意，在这里却一直陷在车道的泥泞中。“实际上感觉就像我们的眼球长期浸在泥里。” 桑迪笑着说。“那时，我可能会想着把我的右臂长时间泡在在一个热热的、芳香的浴缸里！” 她开玩笑道。

“还有那些残忍的狒狒...” 格雷格提醒她。似乎每次他们离开自己的住处，回来时都会发现一些破坏。“我开始相信他们对我们有私人恩怨！” 格雷格喊道。这些狒狒杀死他们的小鸡，偷走他们的鸡蛋，连根拔起他们的幼树，把它们扔在排水沟里。狒狒们甚至闯进他们的房车并把它捣毁。“这些家伙甚至把微波炉从桌面推下来，打碎我们所有的餐具，偷走我们的食物。还撕开枕头，把羽毛撒得到处都是。” 格雷格回忆道。

“还有，别忘了格雷格，在狒狒做尽了坏事之后，我剩下的小鸡被森林老鹰抓走了。对我来说，那是最后一根稻草。” 桑迪承认，尽管这些事情发生在多年以前，但深深的悲伤仍明显地出现在她的脸上。

在第 18 个月结束的时候，桑迪终于崩溃了。“我们没有建好的房子，没有适当产出蔬菜的园子，没有运行中的水坝，没有生活设施，我们住在泥浴池里。我们的土地是一个现金大坑，我的身体和情感都枯竭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她回忆道。“在一阵歇斯底里的哭泣中，我告诉格雷格，不管他愿不愿意，我都要回城里去！”

格雷格苦笑了一下，“我自己也差点哭了！但我最终说服桑迪再给我们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会找到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在我心里，我完全不知道我们该怎么做，我知道我只是在推迟不可避免的事情。”他承认。

那天晚上，就在他入睡前，格雷格突然意识到自己从来没有向任何人请求过对他们这个项目的帮助，甚至一次也没有。他以为他和桑迪可以轻松地实现这个目标，就像他们在那之前已经完成了生活中的其它一切一样。“我不习惯向任何人求助，”格雷格坦言，“但那天晚上我求助了。我向宇宙中所有可能听到的任何人发出了寻求帮助的请求。我说，‘我真的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如果这对我们来说是正确的，请问我可以得到一些帮助和指导吗？’然后我想我睡着了。”

那天晚上，格雷格做了一个改变这对夫妇一切的梦。“我梦见自己站在菜果园及膝深的泥里，看着被蚜虫消灭的大量卷心菜的枯萎叶子。我感到非常沮丧，束手无策。这时，我的眼角闪过一道绿色的光。抬头一看，我惊讶地发现，一个高挑、纤细、美丽、赤裸的绿色女士站在我旁边。一开始我以为有人在跟我开玩笑，但当我跳起来时，我可以看到她是真的，并且她在温柔地对我微笑。‘你是谁？’我问，我的心因为害怕而怦怦直跳。

‘我是森林的 Deva，我是来为你提供你所要求的帮助的。’她回答。我意识到她说话的时候嘴唇没有动，而且我不是通过耳朵听到她的话，而是通过心听到的。然后她说，‘这就像把水推上山坡一样，你永远无法完成你想要完成的事情，直到你先从这个问题开始：我的心告诉我该怎么做？眼下，你正在将你小我的欲望和你大脑的想法与大自然的节奏及和谐对立起来。你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证明你永远不会获胜。询问你的心，让它告诉你要做的事，然后去做，永远寻求你与周围一切的和谐。停止使用自己的意志和自己的小我去抵抗。接纳是关键。首先接纳你自己，然后接纳你周围的一切。然后你会发现自己处于生命的流动中，一切都会变得轻松和快乐。’ ”

“我有太多的反对、问题和恐惧。但当我看着她翠绿色的眼睛时，我知道，毫无疑问地，她说的是实话，这是现在向我敞开的唯一道路。然后她消失了，我醒了。我在床上翻了个身，把桑迪摇醒。”格雷格回忆说。

“在我说第一句话之前，桑迪对我说，‘格雷格，我们全搞错了！我们一直在尝试自己做所有的事情，我们需要寻求帮助。我们需要邀请其他人与我们共同实现这个梦想。我们需要分享我们的玩具！’显然，绿色女士也拜访了桑迪！”

在那之后，桑迪和格雷格彻底改变了他们对那块土地的计划。他们接触城市中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些朋友也希望找到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些朋友最终帮助他们建立了一个由五个家庭组成的社区。不同的人为社区和工作带来了不同的技能，之前让人不堪重负的工作，在与他人共同分担时变得有趣和易于管理。

桑迪和格雷格不得不学习折衷自己的一些想法，但将近五年之后，他们的折衷结果成为大家的共同愿景、共同创造和行动中的爱的见证。还有一些社区项目能够产生收入。所有人都分享工作和收益。

“与我们的设想完全不同，我们必须改变关于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观念。”桑迪承认。“但是，无论如何，社区的运作真是非常的好。我们很快乐，身体健康，有足够的闲暇时间来享受这个美丽的地方，在这里我们找到了自己。现在，社区正在考虑购买邻近的土地，为另外十户家庭提供加入我们的机会。所以，我们在爱中成长，我们的社区规模在成长。而且，不知何故，当我们聆听自己的心时，我们也发现自己在聆听环境的节奏与和谐，一切似乎对我们来说都非常好。”她热情地说。

\*\*\* \*\*

桑迪和格雷格的故事给了我很多思考的素材。我想知道，如果绿色女士能够出现在梦中，那么她的真实本性是什么？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亲眼见到她。

## 05 调包婴儿 (The changeling)

当我注意到墙上装饰着各种本土植物和动物的精美水彩画时，我正在当地的一家小餐馆里享用一顿很晚的午餐，烤鱿鱼配着一杯汽酒，以庆祝一次成功的采访结束。

我站起来，仔细看那幅美丽的画，那是一只狞猫在迎接日出，以琥珀色和金色的鲜明色调呈现，我被这幅画的灵巧笔触和细节迷住了。精

美的墨线和生动的水彩相结合，相当醒目且很不寻常。我俯身向前，试图在画的底部找出画家的名字，这时从我的左肩后传来一个声音，“这是一位本地画家画的。很漂亮，不是吗？”我转过身来，看见那家餐馆的老板正朝我微笑。

“我很少看到如此精致的墨线和笔触的结合，至于颜色...”我扬起眉毛，微笑着耸了耸肩以示强调。



狞猫 (Caracal)

餐馆老板点头表示同意，并说，“这位画家 80 多岁了，你能相信吗？她和她姐姐从小就住在森林边上的一间小屋里。她们是这个镇的著名招牌。如果你有兴趣，我可以把她们的电话号码给你，你可以去拜访她们，看更多的画。这绝对是值得的——她们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可以讲给你听。”嗯，就像你想象的那样，积习已深的喜欢收集故事的人，其耳朵听到这段话肯定已经竖起来了！

就这样，两天后，我开着我那辆老旧的、脾气暴躁的小车，沿着一条坑坑洼洼的土路，去拜访紫藤舍(Wisteria Cottage)的贾德森姐妹(Judson sisters)。她们的住处在土路的最后一个小农场里，就在森林的边缘。

我刚从车里爬出来，立刻被一只体型庞大、毛发蓬乱、喧闹的、品种不定的狗扑倒在地。“Petal，你真是太不礼貌了！下来，小女孩！”一个清晰、高亢的声音，像是柔软毯子似的温和笑声，从绿草茵茵、满是花朵装饰的花园小径飘来。

我很不体面地摊开四肢躺在满是尘土的地上，抬眼一看，只见一位身材胖乎乎的、眼睛闪闪发光的矮小女士，她有着明亮、调皮的淡蓝色眼睛，头上戴着蓬松的银色棉花糖般的头饰。Petal 完全无视她的呵斥，继续热情地舔我的脸，她的尾巴大力地摇着，砰砰地狂敲我的车身，相当吓人。为了至少挽回一点尊严，我把 Petal 推到一边，从地上爬起来，在裤子上擦了擦手，然后介绍自己是记者兼准作家彼得·艾伦。

“我是艾米丽·贾德森 (Emily Judson)” 那位女士回答，当我站直时，她显得更矮了。“请进来见见安吉拉(Angela)。”

令人欣慰的是，这所小屋正是人们所期望的那个年代的两位单身女士的品味，其特色是大量的陶瓷小雕像，依偎着立在钩织的有大量淡色花卉图案的镶边桌布上。我被安排坐在一张看起来纤细且有软靠垫的椅子上，椅面绣着一些相当惊人的不自然花朵。我小心翼翼地轻轻坐下，不知道这把椅子能不能承受我的重量。

我环顾四周，短暂地想象着 Petal 可能对其精致的女性气质的毁灭性破坏。但当这只狗被慈爱而坚定地指示留在外面时，我的恐惧减轻了。

“我去给大家泡点茶” 艾米丽说。然后，当她离开房间时，“啊，安吉拉在这里。甜心，来招待艾伦先生，我去准备一些点心。”

我挣扎着从我那摇摇晃晃的软靠垫的椅子的怀抱中挣脱出来，转过身，看到一个超凡脱俗女性的尖锐、冰冷的蓝眼睛。她悄无声息地滑过花地毯，用她那瘦削、冰冷、纤细的双手抓住了我伸出的手。她身材娇小，头发剪得短短的，骨骼突出，像个舞者。她的衣着简单，没有任何装饰或修饰。与她那自在的、母亲般的、自觉的、女性化的姐姐形成很大的反差。安吉拉轻松自然地坐到了一把直立的木椅上，而我则不那么优雅地坐到自己不舒服的座位上。

“那么，艾伦先生，你是一个讲故事者啰，” 安吉拉用轻柔呼吸的声音说，“但是，我想知道你自己的故事是什么？” 她的眼神让我立刻深深地感觉到，我被她看见了，我所有的优点和缺点、秘密、脆弱和愚蠢都被她看见了。我刚跟安吉拉说完我的书的大纲，艾米丽端着茶盘进来了。

很快，我们每人端了一杯茶，拿了一块艾米丽自制的美味柠檬蛋糕在自己的盘子里。安吉拉把放在她盘子里的蛋糕戳碎，她的眼睛一刻也没离开过我的脸。突如其来地，安吉拉脱口而出，目光坚定，“艾米丽，你可以把我们的故事告诉艾伦先生，我去我的工作室了。” 然后，她放弃了她的茶水和蛋糕，飘出了房间。我完全不知道是谁在紫藤舍发号施令。

“嗯，那我们好好聊聊，可以吗？” 艾米丽亲切地说，所以我们就这样做了...

\*\*\* \*\*

艾米丽和安吉拉的母亲，伊妮德(Enid)，在 1943 年南非第六装甲师在



意大利的行动中失去了她青梅竹马的恋人。他们的父亲奈杰尔·贾德森 (Nigel Judson) 在北非经历过战争，在 1942 年的第二次阿拉曼战役中失去了一只脚。他在南非度过了战争的剩余时间，在恢复体力和健康的同时，学会了使用装在他身上的假肢，做着一份智力上没有挑战的行政工作。

在此期间，他遇到了伊妮德，她是他工作的办公室的打字员，他们于 1946 年结婚。奈杰尔曾接受过工程师培训，所以，战后他和伊妮德搬到了约翰内斯堡，他在那里获得了一份收入丰厚的建筑工程师工作。一年后，艾米丽出生了。这是一次极其艰难的分娩，由于并发症，伊妮德和奈杰尔被告知不会再有孩子了。伊妮德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难过，她经历了多年的抑郁，渐渐淡出社会。

艾米丽很早就学会了自力更生、自给自足。事实证明，这是对她未来生活中即将发生事情的完美训练。

艾米丽 8 岁时，她被送到外祖母那里住了两个星期，而她的父母则去了克尼斯纳的森林里度假。他们住在森林边缘的一间僻静的小木屋里，每天在一个有清澈山涧注入的岩石池子里游泳。当她的父母结束假期来外祖母家接她时，艾米丽立刻意识到她的母亲发生了变化。她一向认识的那个沉默寡言、无精打采、面色苍白的母亲，现在变成了一个聪明、活泼、精力充沛的陌生人。

假期似乎使她母亲恢复了青春，从那以后，整个房子变得更明亮、更快乐，尤其是两个月后，伊妮德奇迹般地怀孕了。他们的生活现在充满了喜悦和目标，全家为他们的奇迹婴儿的诞生做好了准备。艾米丽

在得知她将有一个小妹妹时简直欣喜若狂(她从未怀疑自己真的会有一个妹妹)。她那安静、悲伤和孤独的童年似乎有了重大好转的迹象。

安吉拉出生时相对轻松，是个安静的好孩子，有着翠绿色的大眼睛和浓密的赤褐色卷发。伊妮德开玩笑地称安吉拉为她的调包婴儿，因为双亲的任何一方都从未有过如此生动的色彩。有那么一段时光，贾德森家的人都感到幸福。但是，渐渐地，伊妮德意识到她最小的孩子有点不对劲。安吉拉根本就太安静了。她不像别的婴儿那样呀呀学语，到三岁时还没有说一个字。

她拒绝与人眼神交流，从未见过她微笑，也从不与人接触。4岁时，她已经养成了一种痛苦的习惯，那就是身体蜷缩着，脸对着墙，不停地前后摇晃，同时用手指在耳朵上轻敲，发出一种怪异的、尖锐的、低沉的声音。她不玩她的玩具，相反，她更喜欢按照只有她自己知道的特定顺序痴迷地排列它们。她的日常生活或周围环境的任何变化都会带来几个小时不间断的摇晃、轻敲和低吟。

安吉拉开始从房子里消失。几个小时后常常会发现她惊恐地盯着一棵树冠，或者在离家不远的树林中的空地上徘徊。随着时间的推移，艾米丽开始知道安吉拉最喜欢的地方，通常在发现她失踪的半小时左右就能找到她。很快大家就发现艾米丽是唯一可以让安吉拉平静下来的人。这个小女孩仅仅是在避开她的母亲和其他人。

伊妮德深受打击，渐渐地她也从她的两个孩子中退缩，又陷入了艾米丽出生后的那种多年抑郁中。安吉拉十六岁生日那天，她的母亲开车撞到了一棵树上，从此再也没有从医院回来。安吉拉似乎没有注意到她母亲的缺席。奈杰尔心碎了，白天工作，晚上学习，于是照顾安吉

拉的担子就落到了艾米丽身上。

她十六岁离开学校，把时间和精力都花在照顾妹妹上。为了阻止艾米丽为了照顾安吉拉而放弃自己的生活，许多家庭成员都尝试进行干预。其他人试图说服奈杰尔把安吉拉送到收容机构，但艾米丽强烈反对这个想法，她显然很高兴能照顾她的妹妹，所以其它声音逐渐消失了。正如艾米丽自己对我说的的那样，“我一直都知道安吉拉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所以她应该得到我能给予她的最好的爱和照顾。这是我的角色，我的责任，这样做也是我的快乐和荣幸。”

艾米丽二十六岁，安吉拉十七岁时，奈杰尔被建筑工地上坠落的金属大梁砸死。他留给女儿们的遗产足以让她们过上适度的独立生活，奈杰尔的保险金也足以让她们买一幢小房子。艾米丽决定离开城市，搬到克尼斯纳小镇，她的母亲曾在那里度过了一段快乐的时光，直接导致了她的妹妹的出生。她在森林边缘买了一间小屋，她们安顿下来，过起了平静、朴素的生活。

女孩们在新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安吉拉就失踪了，这是她的习惯，但艾米丽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感到非常焦虑。她不知道安吉拉会去哪里，整片森林让她迷路——她怎么才能再找到她的妹妹？惊慌失措中，没穿外套就冲出了小屋，忘了关门，匆忙地去找妹妹。

本能驱使她沿着通往森林的小路奔跑，不停地叫着她妹妹的名字。艾米丽慌慌张张地沿着森林里遇到的每一条小路和动物的足迹到处乱跑，生怕她受到什么真正的伤害。紧张而焦虑地跑了半个小时后，一棵巨大的黄木树标志着她所跟踪的动物足迹踏出的狭窄小径的尽头，艾米丽走进森林里的一片空地，在那里她看到了最惊人的景象。

值得宽慰的是，安吉拉在那里，而且似乎没有受伤！但是，她并不孤单。她两只手握在一起，凝视着一个非常修长、苗条的绿色女士的眼睛，女士那层层叠叠的深绿色头发几乎遮住了她赤裸的身体，这足以让艾米丽震惊。安吉拉实际上选择去触摸女士并进行眼神交流，这几乎比她那超凡脱俗的同伴更奇怪。但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更加令人难以置信。艾米丽惊讶地看到，她第一次目睹声音从妹妹嘴里冒出。

啊，那是什么声音！柔和的啁啾声、呼呼声、嗡嗡声、呢喃声和咔哒声不断地发出，绿色女士也发出类似的声音予以回应。就在她们这样交流的时候，一大群开普绣眼鸟向她们飞来，落在她们的头上、胳膊上和肩膀上，加入了她们啁啾和呢喃的合唱中。一对金黄鹂停在附近的树枝上，唱起了美妙的歌曲。随后不久，无数的其它鸣鸟又将它们的声音加入这美妙而愉悦的交响乐中。



金黄鹂 (Eurasian golden oriole)

安吉拉闭上眼睛，仰起头倾听这大合唱，艾米丽对眼前的景象惊叹不已。绿色女士直视着艾米丽，很明显艾米丽的存在从一开始就被注意到了。女士把手指放在嘴唇上，艾米丽知道自己必须保持安静，只是观察展现在她眼前的神奇景象。

安吉拉和女士重新开始了她们超凡脱俗的交流，这次她们在混合音乐中加入了一种奇怪的、尖锐的嗡嗡声。在艾米丽愉快的眼前，上千只而不是上百只的五彩缤纷的蝴蝶落在林中空地上的安吉拉和绿色女士的身上。当一只橙色的大蝴蝶停在安吉拉的鼻尖时，艾米丽听到了她做梦也想不到的安吉拉发出的声音... 她咯咯地笑了起来，接着变成了轻轻的笑声，然后变成了一阵愉快的、叮当的笑声。

当笑声从安吉拉仰起的脸上喷涌而出时，白色的花朵像五彩纸屑飘荡在她上方的空中。安吉拉和女士开始旋转，她们拉着手越转越快，被狂乱的笑声和狂野旋转的花瓣包围着。喜悦和感激的泪水流下了艾米丽的脸颊，因为她看到她的妹妹欣喜若狂，她认识到那是安吉拉的亲人。在某种程度上，她永远不会成为那样的人。意识到这一点后，艾米丽突然知道自己不属于那片空地，因此，最后瞥了一眼面前令人着迷的景象之后，她转身离开，走出森林，回到了孤独的家。

那天晚上，艾米丽带着沉重的心爬上了床，心里充满了深深的、痛苦的空虚和渴望。她知道自己可能再也见不到妹妹了，就好像她生命的中心消失了。她不知道妹妹消失的真正原因，但是她知道她不能嫉妒她妹妹所经历过的唯一真正的幸福。

第二天早上，艾米丽醒了，感到温暖的嘴唇亲吻着她的脸颊，柔和的声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艾米，醒醒，我回来了。” 艾米丽吓得睁大了眼睛，没错，是的，安吉拉在那儿，就站在她的床边。“我回来了，艾米，我回到你身边了。” 安吉拉重复着。艾米丽觉得感激和爱的泪水涌了上来，洒满了她的脸颊和枕头。艾米丽坐起来，向妹妹伸出双臂。她突然注意到一件事，这使得她的心跳加速。安吉拉的眼睛变了颜色！它们不再是原来那种令人吃惊的翠绿，而是变成了

最柔软、最平淡的蓝色，就像艾米丽的那样。似乎艾米丽的妹妹终于真正回到了她身边。

## 06 警告 (The warning)

在等待外卖披萨的时候，我悠闲地翻阅克尼斯纳的当地报纸，突然一个标题吸引了我的注意：疑似入室行窃者被发现在山路上徘徊，神情震惊。嗯，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有趣的故事，所以我静下心来阅读全文。

似乎是一名津巴布韦非法移民塔里罗·曼尼卡(Tariro Manyika)，被发现一条陡峭的、森林覆盖的山路上徘徊，处于严重的震惊状态。他手舞足蹈，说话语无伦次，胡言乱语，差点被当地一个农民撞倒。农民怀疑塔里罗喝醉了，甚至可能参与了过去几个月在该地区发生的几起入室行窃事件。农民开车将他送到当地警察局，他被安置在警察局的拘留室过夜。初步的筛查没有在他的血液中发现任何酒精或毒品。

次日，当地儿童发现了津巴布韦人辛巴(Simba)的尸体，他躺在河边，靠近陡峭的森林峡谷底部一个受欢迎的水潭。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在塔里罗前一天被逮捕的道路下面 300 多米的地方。目前尚不清楚这两起案件是否有关联，尽管已知塔里罗与卡什莫尔(Cashmore Zimunya)住在一起，后者被认为是辛巴生前的雇主。两起案件仍在调查中。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一直关注着这件事，采访了发现嫌疑人的农民、逮捕嫌疑人的警察、负责此案的警察，以及在过去几个月里遭到入室行窃的该地区的几位土地所有者。最后，由于与警察局内部的关系，我得以在拘留室采访塔里罗本人，他在那里等待被遣返回津巴布韦。

这次采访提供了最有趣的细节。至少可以说，这个故事浮现的很奇怪。由于环境的原因，仍然有一些无法解释的细节，这些细节可能永远也无法解释。下面是我做出的尝试，为过去几个月中实际发生的事情提供一个连贯的画面，直到报纸上的所述事件发生为止。某些地方我不得不用自己的一些创意叙述来弥补故事中的漏洞。

\*\*\* \*\*

2014年6月的旱季，塔里罗·曼尼卡非法越过南非和津巴布韦之间的边界。由于没钱贿赂贝特桥 (Beitbridge) 边境哨所的官员，他只好在夜间穿过鳄鱼出没的林波波河 (Limpopo River)，爬过边境围栏的一个缺口。在接下来的几周内，他走路及搭便车，最终到达克尼斯纳。他的表兄塔纳斯·南多罗 (Tanashe Nandoro) 在克尼斯纳外围的一个非正式定居点生活了几个月，并与一名当地的南非妇女结婚，这使他获得了南非法律身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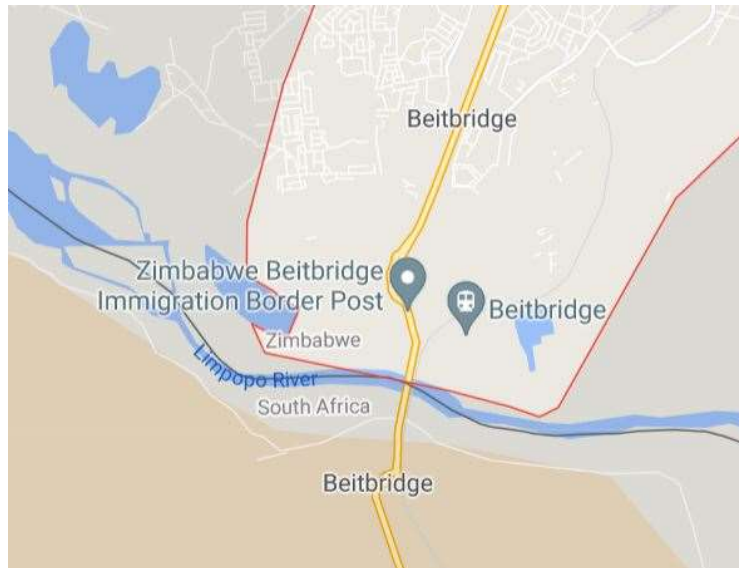
塔纳斯和塔里罗一起在津巴布韦干旱的南部省份 Matabeleland 的一个叫 Nkalanje 的村庄长大。由于长期干旱，村子里的食物严重短缺，比塔里罗大两岁的塔纳斯决定离开村子，到南非寻找自己的出路。在他离开之前，他向塔里罗保证，他将永远为他的表弟提供住处和生活用品。在塔纳斯离开津巴布韦的时候，一直是家庭稳定力量的塔里罗的祖母还活着。

但十个月后，祖母去世了。由于家庭贫困，塔里罗在村里找到合适新娘的希望破灭了，他决定去南非追随表兄。他收到塔纳斯已经找到工作、妻子、合适的住所并留在克尼斯纳的消息。抱着极大的希望，塔里罗向家人告别，开始了津巴布韦南部的漫长的寻找牛奶和蜂蜜之旅。



他二十岁，身体强壮，满怀希望和乐观，相信他会在南非发家致富，并成为他国家的英雄。毕竟，塔里罗 (Tariro)，他的名字难道不代表着对未来光明的希望和信念吗？

【Tariro，在津巴布韦地方语言里是“希望”的意思。《<https://names.org>》】



贝特桥 (Beitbridge)

当塔里罗终于在大约一个月后到达克尼斯纳时，他的乐观情绪大大减弱，他瘦骨伶仃，衣服又脏又破，鞋子上满是破洞。令他大为失望的是，塔纳斯在非定居点的家不过是一间用生锈的波纹铁皮和硬纸板搭成的窝棚，而他备受吹捧的工作是在当地一家锯木厂当临时工。但这对表兄弟非常高兴再次见到对方。在塔里罗休息并恢复体力后，他开始努力找工作。

事实证明，找工作是极其困难的，因为他没有有效工作许可证的非法外国人，大多数雇主发现这个事实后就把他打发走了。他能在这里或那里找到零工，在恶劣的工作条件下做苦工，但报酬却很少。此外，他越来越受到南非人的敌视，他们对他这个非法外国人抢走了理应属

于他们的工作感到不满，特别是因为雇主可以不受惩罚地付给津巴布韦人和其他外国人远低于当地人的工资。一个月过去了，塔里罗挣的钱只够勉强支付自己的食物和少量给塔纳斯的房租，表兄为他提供了简陋的住所。

下雨了。克尼斯纳是南非降雨量最高的地区之一，经常会连续下几天甚至几周的雨。持续不断滴落的水，和着在塔纳斯的波纹铁皮小屋的缝隙中咆哮的冰冷的冬季风，使小屋中的三个居民的生活痛苦不堪。一两个月后，怀孕四个月的塔纳斯的妻子 Innocence，开始抱怨塔里罗在他们的小棚屋占用了太多空间，而他所付的租金甚至还不够抵他的床铺钱。情况非常糟糕，塔里罗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完全不是他在津巴布韦时所设想的，他认真考虑过离开南非回国。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塔里罗在当地的一家地下酒吧(shebeen)遇到卡什莫尔时，他的乐观情绪处于最低点。他不习惯频繁进出地下酒吧，他也没钱买很多啤酒，但 Innocence 的抱怨终于开始让塔纳斯动摇了，他开始支持妻子的观点。塔里罗有史以来第一次感到，如果他返回津巴布韦，他的表兄会更开心。他决定离开小铁皮屋一个下午，于是他走进当地的地下酒吧(shebeen)，打算喝上两三个小时的啤酒，让塔纳斯和 Innocence 一起度过一段时光。

【shebeen 无证饮酒场所，经常出现在南非的非正式定居点。——作者】

进入地下酒吧，塔里罗注意到一个穿着很讲究的男人，周围一群漂亮女人，全神贯注地听着他说的每一句话。塔里罗知道，像他这样的人是不会被这种重要人物注意的，因此，当这个人过了一会儿走近他，并向他介绍自己叫卡什莫尔，是这个地下酒吧的老板时，他感到非常吃惊。

塔里罗听说过卡什莫尔，他在非正式定居点中臭名昭著，传言他参与了各种邪恶和非法的活动。但是塔里罗在那天遇到的那个人真的很友好和热情，他为塔里罗提供了不限量的免费啤酒，并把塔里罗介绍给他身边的美女们，她们也竭尽所能地让塔里罗感到倍受欢迎。对于一个孤独、想家的乡村男孩来说，这是灵魂的慰藉。

下午早些时候，塔里罗已经喝得醉醺醺了，他向卡什莫尔讲述了他的人生故事。卡什莫尔坚持让塔里罗免费睡在他的地下酒吧后屋里的沙发床上，这听起来真是一桩了不起的交易，因为地下酒吧建得很好，下雨也不会漏水。那天晚上塔里罗又暖和又干燥地睡了一觉，这是好几个星期以来的第一次。第二天，当卡什莫尔告诉他有一件小事要他做时，他的精神更加振奋了。他所要做的就是下午陪着卡什莫尔指派的人去收取欠款，下午的工作报酬相当于正常的两天工资。

塔里罗确实有点担心，尤其是当他遇到辛巴的时候。辛巴就是那天下午他要陪的人，辛巴身材魁梧，肌肉发达，说话时只会咕哝几声，说几个单字，或者快速地用头和手做一些不耐烦的手势。但是卡什莫尔一直对塔里罗微笑着，所以塔里罗把他的烦恼抛到一边，钻进了卡什莫尔的汽车后座。卡什莫尔在一条陡峭的山区土路上开了几公里，在见到的第一个小房子前的几百米处让辛巴和塔里罗下车，那个小房子高高地坐落在森林边缘的山脉中。

“听着，孩子们，快速进出。完事后分头行动，自己下山，别让人看见。塔里罗，照辛巴说的去做你会没事的。”卡什莫尔警告说。最后卡什莫尔对塔里罗露出狰狞的笑容，砰地关上车门，调转车头，飞快地冲下了山。塔里罗感到一阵强烈的恐惧。他现在确信自己犯了人

生中最大的错误，但扫了一眼辛巴阴沉的脸和充满威胁的大块头，他明白自己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干下去，并希望能有最好的结果。

辛巴和塔里罗走过几座宅子，避开了在土路上经过的两辆车里的人。最后，他们来到了一片似乎是他们的目的地的小土地。几百米开外，一条长长的、蜿蜒的车道尽头有一座小木屋。辛巴一摇脑袋，示意塔里罗走近那所房子。当他们到达小木屋时，辛巴让塔里罗在外面放哨，如果有人靠近就通知他。

房子的门没有锁，辛巴进去了。塔里罗在外面等着，他的膝盖在颤抖，他的心因为害怕而怦怦直跳。他到底给自己惹了什么麻烦？他诅咒并且斥责自己，却一直等在门外。不到十分钟，辛巴拿着两个不透明的小塑料袋出来了，他把其中一个给了塔里罗，指示他把袋子塞进衬衫里，并把夹克的拉链拉上。然后，两个人迅速地沿着车道离开了。

辛巴告诉塔里罗沿原路下山，避开他可能遇到的任何车辆和人，然后直接去地下酒吧，把那个小塑料袋交给卡什莫尔。“别打开袋子，别把这事搞砸了。”脸上挂着威胁的表情，这是他临别时的最后一句话。塔里罗急忙走开，不愿看到辛巴会从哪个方向下山，塔里罗非常感激辛巴能让自己远离他的存在。

下山的路上平安无事，不到两个小时，塔里罗就回到了地下酒吧。他把小塑料袋交给了卡什莫尔，卡什莫尔看也没看就立即把它装进了口袋，然后叫他身边的一个女人为“我的年轻朋友”倒了杯啤酒。他把一卷钞票递给塔里罗，塔里罗把它装进口袋，心想要挣到同样多的钱，他必须要忍受许多小时的辛苦劳动。

两周内又干了几件小活儿，比起以前来说，塔里罗的不情愿更少了。他开始习惯于有一些现金，享受温暖、干燥的住宿，还有卡什莫尔那些永远乐意而好客的女友的陪伴。他告诉自己，他并不是真的在偷东西，只是在为他的新朋友卡什莫尔跑腿，因而得到非常丰厚的报酬。

塔纳斯在地下酒吧外遇到了他，塔纳斯警告塔里罗说他会给自己惹上大麻烦。“卡什莫尔是条蛇，表弟。你正在淌入深水中，你要非常确定自己会游泳。”他告诫说。但塔里罗对他的担忧一笑置之，告诉他还是去担心他的妻子和未出生的儿子吧。

第二天早上，卡什莫尔告诉塔里罗，还有另一份工作等着他去做，这份工作的报酬将是他目前薪水的两倍。他和辛巴将去到山上的定居点，用卡什莫尔的话来说，是为了“解决债务问题”。

那天下午，卡什莫尔在之前的同一个地点把他们放下。这次他们的目的地是一个大型现代化农舍，就在定居点的边缘，与原始森林接壤。在陡峭的森林峡谷边缘，一堵低矮的土墙标志着进入这片土地的道路。在农舍外面，辛巴把手伸进夹克口袋，掏出一把锋利的刀递给塔里罗，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掏出了一把枪。

塔里罗又害怕又惊讶，但辛巴凶狠的目光告诉他，如果他还珍惜自己的生命，就应该闭嘴。辛巴小心翼翼地打开农舍的后门(塔里罗不知道这一带的人是不是都不锁门!)，走了进去，示意让塔里罗跟在他身后，看着他背后的动静。他们走进一间宽敞舒适的客厅，辛巴径直朝客厅旁一扇敞开的门走去。在他的身后，塔里罗发现那扇门通向一间家庭办公室，同时他惊恐地注意到，有一个人背对着门，正坐在桌子前看一些纸张。

辛巴无声地溜了进去，示意塔里罗跟着他，然后轻轻地关上身后的门。塔里罗看着辛巴从后面钳住那人的脖子，在他耳边用英语狠狠地说，“闭嘴，如果想活命就照我说的做！”那人惊恐地眨了眨眼。塔里罗害怕地看着，辛巴让那人打开保险柜，取出几大叠现金、许多金币，还有几个薄薄的文件夹。

辛巴把金币和现金放进一个塑料袋，把它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把文件夹递给塔里罗，塔里罗按照过去的指示把它们塞进他的衬衫里。然后辛巴递给塔里罗几根绳子，让他把这个人的手和脚牢牢地绑在椅背和椅脚上。辛巴自己把一大块布塞进了那人的嘴里，用胶带封住了他的嘴。然后他抓住那人的头发，把他的头往后拉。

当辛巴再次在他耳边低声说话时，那人恐惧地睁大了眼睛，“只要安静地在这里待一会儿，你的妻子和孩子会没事的。如果引起骚动，我们下次会来对付他们的，懂吗？”那人简短地点了点头，汗水顺着脸颊滚了下来。辛巴又狠狠地拉了一下那人的头发，示意塔里罗离开。不出十分钟，他们又上路了。“你知道该怎么做。你敢搞砸！哼！”他朝塔里罗吐了一口唾沫，转身朝相反的方向走了。

塔里罗处于极度恐怖的状态。某种程度上，他向自己隐瞒了到目前为止所做事情的真正本质。但一切突然变得非常非常真实，他知道塔纳斯是对的——他身处非常深的水里，他不再确定自己能不能游出来。

他一路狂奔下山，回到地下酒吧，幸运的是山路上一个人也没有碰到。一进地下酒吧，他差点就要把那些文件夹扔向卡什莫尔了，甚至因为下午的“工作”所得到的一叠钱也没能使他感觉好一点。一有机会就离开，他尽己所能地原谅自己。回到自己的房间，躺在床上，他把

头埋在被子里，好像发烧一样抖着。

最终，几个小时后，塔里罗的心跳减缓，他陷入了深深的、不安的睡眠中。他饱受困扰，梦见怪物和魔鬼抓住他并咬他的肉。接着，一个身材高大、可怕的绿色女人，眼睛里闪耀着眩目的黄色光芒，凝视着他，用她的目光捆住了他，他惊恐的发现自己的四肢瘫痪了。就在他无助地看着时，她向他咆哮，他看到她嘴里巨大、尖锐的黄色牙齿。

她举起自己的双手，它们穿过她绿色的皮肤，弯曲成尖锐的黄色爪子。然后她俯身向前，他意识到绿色女人已经变成了一只巨大的黄褐色豹子，斑点毛皮下的肌肉起伏着，准备猛扑过来。那是尼汉达(Nehanda)，她被蒙多罗 (Mhondoro)或狮灵附身了。她对他大发雷霆。她要报复。她想杀了他！然后她扑了上来...

【Nehanda Charwe Nyakasikana(1840—1898)，尼汉达是绍纳人灵媒，被认为是居住在狮子中的灵体(又称蒙多罗)的宿主。她引发了一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起义，这个英国殖民地现在称为津巴布韦。她最终被英国人抓获并处决。显然，塔里罗错误地将绿色女士识别为内有蒙多罗的尼汉达。这是塔里罗小时候祖母给他讲的许多故事之一。— by 作者】

【mhondoro 蒙多罗，在津巴布韦主体民族绍纳语中意为狮子。据信，mhondoro 灵体存在于无鬃狮的身体中，直到它们拥有宿主为止。《维基百科》】

塔里罗吓醒了，浑身湿透，惊恐地尖叫着。他绝对相信蒙多罗会找到并杀死他，为过去几周他伤害的人报仇。他的祖母在他童年时代告诉他的蒙多罗复仇的故事都将成为现实。他很害怕，觉得自己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脆弱和孤独过。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塔里罗一直非常低调，格外小心地远离卡什莫尔的视线。这并不太难，因为卡什莫尔有点心烦意乱。上次辛巴和塔里罗完成任务分手后，在下山的路上受到盘查，他身上的现金和金币被警察发现，导致了他的被捕和监禁。卡什莫尔不得不贿赂一名警官以释放辛巴。

在一切异常的这段时间里，塔里罗看到了以前绅士般的卡什莫尔完全不同的一面。他在地下酒吧里尖叫、大喊、发怒，掀翻家具，砸碎玻璃杯和瓶子。辛巴最终被警方释放，回到地下酒吧时遭到的他的口头痛骂，实在让人毛骨悚然。塔里罗感到他的胃在翻江倒海，因为他知道他需要告诉卡什莫尔的事情会进一步加剧他雇主的愤怒。

但是，当塔里罗终于鼓起勇气告诉卡什莫尔他要回津巴布韦，不能再为他工作时，卡什莫尔只是露出淡淡的、冷酷而可怕的微笑，“别傻了，孩子。你当然不会离开，你当然还会为我工作。如果你不这样做，你很快就会发现自已进了监狱，同时警察掌握了他们需要的所有证据，他们会以武装抢劫的罪名把你这个可爱的小黑鬼关进监狱很多年。说回现在，明天你和辛巴将去完成你们上次搞砸的工作。我需要你找到你上次漏掉的一些东西。”

似乎就得那样。塔里罗别无选择，他决定第二天去做这件事，因为卡什莫尔现在非常密切地盯着他。但明天晚上，当工作完成后，卡什莫尔再次确认塔里罗的忠诚后，他将偷偷离开，尽可能快地回到津巴布韦的家。现在他意识到自己已经完全无能为力了，他渴望回到自己的村子过那种简单、不复杂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辛巴和塔里罗蹲在低矮的土墙后面，这堵墙把通往农舍



的路和下面陡峭的峡谷隔开。看着农夫和他的家人开着越野车慢慢地消失在尘土中，塔里罗站了起来，他注意到左边有一道绿光闪过，他朝那个方向转过去，惊恐地发现他噩梦中的那个绿色女人就站在辛巴的身后，辛巴正对着塔里罗。

“你在看什么，孩子？走吧，我们有工作要做。”辛巴咆哮着。瞠目结舌的塔里罗没有任何回应，顺着年轻人眼睛的方向，辛巴慢慢地转过身去，看到了那个长着锐牙和利爪的女人，就像她在塔里罗的噩梦中的那个样子。

“什么...！”辛巴张着嘴，惊恐地睁大了眼睛。那个女人蹲了下来，迅速变成了一只强大而有力的豹子，随时准备扑向他。“不管你是谁，离我远点！”辛巴尖叫着向后退，但她像猛兽一样扑过去。辛巴和蒙多罗(mhondoro)在塔里罗的眼前翻滚，很快变得模糊不清，最后坠落在陡峭的峡谷，消失在下面几百米的茂密的灌木丛中。辛巴最后的、长时间的、痛苦的尖叫声突然结束了...取而代之的是死一般的沉默。

塔里罗完全失去了理智。他把手放在头上，开始拽自己的头发，发出嘶哑、刺耳的声音，他满头大汗，疲惫不堪，鼻涕顺着他的脸流了下来。他跪倒在地，紧紧抓住土墙，好像它是他唯一的救赎。然后，他突然跳了起来，越过土墙，以最快速度冲刺了几百米，直到在路中间停了下来。他开始在路上转圈，一边用拳头打自己的脑袋，一边恸哭和抽泣，就在这时，他差点被当地农民撞倒，后者把他带到警察局。由于没有在塔里罗身上找到定罪的证据，经过几天的询问和调查，他最终被判有罪的唯一罪行是在南非非法居留。在克尼斯纳和最近的乔治市的不同拘留所关押了几个月之后，塔里罗最终被遣返回津巴布韦。

在被送到边境哨所的几天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村庄，他对冒险的渴望被彻底熄灭了，对美好生活的希望永远熄灭了。

写完这个故事几周后，我终于能够采访辛巴和塔里罗持枪抢劫的男人。警方在辛巴身上找到了他的现金和金币，并最终把它们还给了他。他唯一的损失是他的遗嘱和其它一些法律文件的副本，而这些对其他任何人都毫无价值。

在我们的讨论中，我们得知卡什莫尔几年前曾为这个男人工作过，但后来被其解雇，原因是卡什莫尔做了一些未公开的非法活动。男人选择不向当局报告，然而，男人仍然持有卡什莫尔那些活动的证据。卡什莫尔想要取回的正是那些证明他有罪的文件，同时也想对他的前任雇主实行报复。

就在我要离开的时候，那个男人转向我，嘴角带着一丝微笑说，“你知道吗，我请求她的保护。”看到我困惑的表情，他解释道“在第一次抢劫之后。我向那位女士请求保护。”

“那位女士？你以前见过她吗？”我的声音颤抖着，透露出我的激动。

“哦，是的！”他又笑了，显然很高兴我对他的披露做出的回应。

“多年来，我已经见过她几次了。随着我开始尝试转向有机的耕种方法，特别是当我在农场放置了一些蜂箱时，见到她的频率越来越高。她不时地出现，给我一些建议，或是对我的耕种方法有所改进表示赞赏。第一次抢劫后，我呼唤她保护我的农场和我的家人。嗯... 我想她答应了！”

\*\*\* \*\*

我听到的关于绿色女士的故事越多，围绕她的谜团似乎就越深。现在，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能见到她，了解她是谁，以及是什么促使她出现和行动。

## 07 巅峰经历 (Peak experience)

来克尼斯纳之前，我从一位热衷潜水的业余爱好者朋友那里听说，克尼斯纳河口的沉船帕基塔(Paquita)附近是一个非常有趣和受欢迎的潜水地点。

帕基塔是一艘德国船只，据称是 1903 年船长出于保险欺诈目的而在克尼斯纳岬东侧故意弄沉的。克尼斯纳岬由两座壮丽的海崖组成，它们守卫着克尼斯纳河的出海口。他们告诉我，潜水者可以下潜到十六米深的地方去探索这艘状况良好的船，那里显然还有丰富的海洋生物可以观赏，甚至有可能看到濒临灭绝的克尼斯纳海马，它们是克尼斯纳河口的土著居民。因为我以前从来没有潜过水，所以我决定完成为期一天的度假潜水课程，看看我是否喜欢这项运动。因为我必须完成我的第一个开放水域的证书，然后才被允许潜水观赏帕基塔。

可悲的是，我很快就清楚地知道，我必须放弃我的潜水野心，因为我在使用呼吸器时经历了严重的幽闭恐惧症。我还发现它几乎不能平衡鼻窦的压力，慢性鼻窦炎是我一生的困扰。我非常失望，但这次潜水探险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好处 — 我遇到了肯·布雷迪(Ken Brady)，他为我书提供了一个真正鼓舞人心的故事。

我坐在克尼斯纳岬的潜水器材店里，等着我的潜水教练出现。这时一个身材矮小、精瘦的男人，气宇轩昂大步走进店里。一头蓬松的卷发

齐肩长，只穿着潜水服和运动鞋。从我无意中听到的他和潜水器材店老板的谈话中，很明显他是一个有经验的潜水员。他自己的压缩机出了问题，所以他来到店里，要给他的气罐注满空气，准备进行他当天计划的潜水。商店老板忙着给罐子加气时，那个人坐在我旁边，打开一罐冰茶，喝了起来。我介绍了自己，然后说，“听起来你计划今天进行一些认真的潜水活动。”

这个问题打开了这位身材矮小的朋友的话匣子，他开始阐述他最喜欢的话题：濒临灭绝的克尼斯纳海马生存的全部必要条件。他的名字叫肯·布雷迪，他是开普敦大学的海洋生物学家，他在克尼斯纳呆了两年，以完成他的研究海马的博士项目的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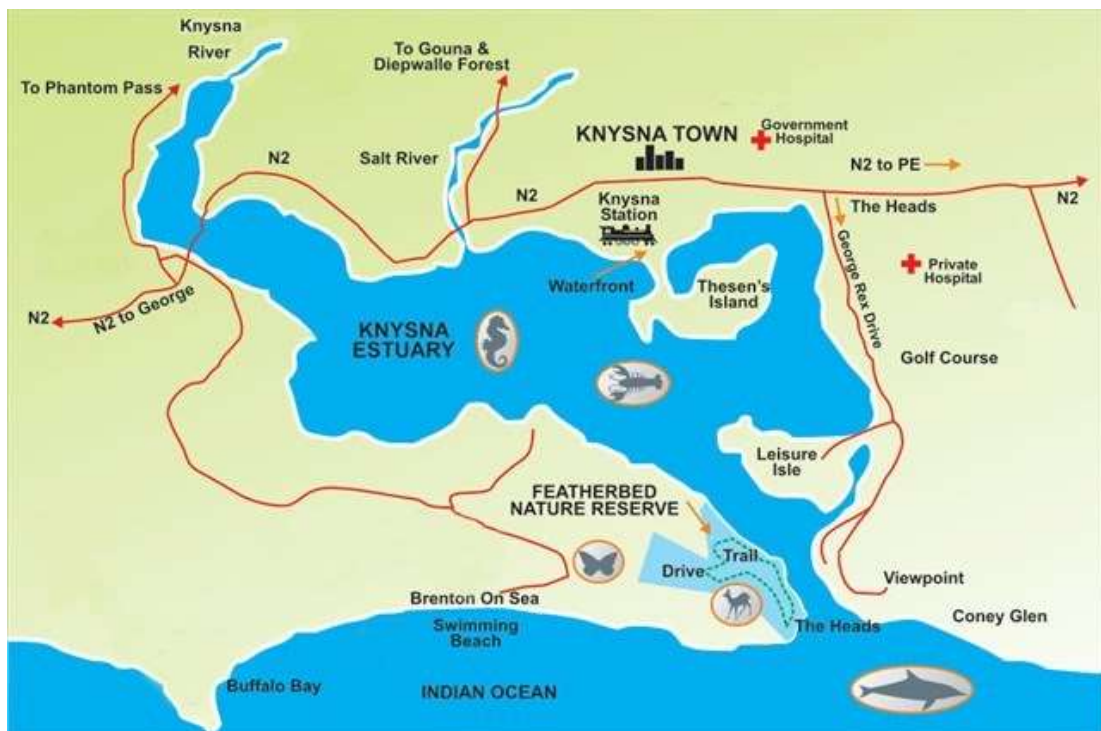
克尼斯纳海马 (Knysna seahorse)

他的潜水目的是研究海马在不同栖息地、不同植被和不同条件下的分布和种群密度。我一直很喜欢听消息灵通且专心致志的人谈论他们的爱好，所以当他和我分享一些关于濒临灭绝的海马的有趣信息时，我全神贯注地听着。

海马实际上是鱼，既有鳍又有鳔。它们头像马一样，把自己固定在水

下的植物上，在那里等待猎物。它们没有胃，所以必须不断地吃小鱼、浮游生物或甲壳类动物。克尼斯纳海马是唯一一种栖息在该地区 3 个不同植被覆盖的河口 Knysna、keurboomum、Swartvlei 的海马。

这种特殊海马的有限生长范围使它面临灭绝的巨大风险，因此肯和他的同伴们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我发现最吸引人的事实是，雄性海马会生孩子！雌海马把卵产在雄海马的育儿袋里，在那里卵受精并由雄海马携带直到出生。小海马出生后，雌海马会再次产卵，整个生育周期再次开始。肯告诉我，克尼斯纳海马种群的健康状况是河口健康的一个重要指标。为了有效地管理和保护这个生态系统，深入了解它是至关重要的。



克尼斯纳海马栖息地 (Knysna seahorse habitat)

肯突然在他的独白中停顿了一下，好像意识到他的即兴演讲也许有点过头。然后他问我在镇上做什么。当他听到我的书时，他变得比谈论

克尼斯纳海马时更加兴奋和激动。他告诉我，一年前他有过一段难以解释的变革经历，他说确信他的故事会成为我书里的候选故事。就在这时，我的潜水教练终于到了。肯从他的钱包里掏出一张皱巴巴、有点脏的名片递给我，说，“我大多数晚上都有空。今晚打电话给我？”我们握了握手，分头走开了。

就是这样，在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六的晚上，当我和肯在他那有点简朴的公寓客厅里，放松并喝着啤酒时，他给我讲了他的故事。

\*\*\* \*\*

肯的父母都是教师，他是父母的小儿子。他的哥哥擅长运动，很受欢迎。但肯一直很安静，有点乏味，对科学的兴趣远远超过对社交或体育活动的兴趣。他在学校的生物和数学方面表现出色，还是辩论社的成员。肯的父母都是高智商、理性的无神论者，在一场地区辩论比赛中，肯成功地支持尼采的关于上帝已死的论点，赢得了比赛。父亲告诉肯，他第一次为这个小儿子感到骄傲。那时肯最喜欢的书是理查德·道金斯 (Richard Dawkins) 的畅销书《上帝的错觉》 (The God Delusion) 。

肯选择去大学攻读基础科学学位。在大学期间，他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潜水证书，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对一项户外活动着迷。他决定将自己对科学以及对潜水的热爱结合起来，所以他选择了海洋生物学作为他的硕士专业，这最终促成了他的海马博士学位研究项目。

在他的研究期间，肯始终坚持这样的观点，对于一个科学家，或者任何一个聪明人来说，唯一合理的、可捍卫的立场就是无神论。事实上，

关于不可知论和无神论的智力辩论是他第一次认真的恋爱关系破裂的原因！“当时我只相信自己能够运用无可争议的证据和扎实的演绎推理直接体验和确认的事物。对于我认为是模糊的、非逻辑的想法和自我欺骗的东西，我完全没有耐心或时间。”肯告诉我。

“现在呢？”我问道，从冰箱里拿了几罐啤酒。

“现在... 现在我什么都不确定了，”他耸了耸肩，做了个鬼脸。

“我父亲认为我失去了理智，但我知道那是我的经历，它是如此难以置信的强大，如此令人费解...”他摇了摇头，说不出话来，大大地喝了一口啤酒。“而且我完全没有任何证据！”他叹了口气，然后继续告诉我一年前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

春天的一个早晨，肯计划去潜水参观克尼斯纳河口的一个小岛——休闲岛周围的海藻。他的目的是研究和记录河口这部分特定植被的分布。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着，不久他就在不到十米的深度漂流，在他的水下记事本上做笔记并拍摄水中植物。“当时的能见度非常好，我也做了一些实实在在的工作。我正准备掉头游回岸边，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回忆说。

这时，肯站起来，走到外面的小阳台，那里可以远眺克尼斯纳岬。我跟着他，尽力保持耐心，让他整理好思路，准备好与我分享他的变革经历。肯以前自信的态度消失了，对故事的叙述充满了迟疑和犹豫，长时间的沉默和持续的摇头使他的声音显得有些刺耳。我尝试着总结他告诉我的内容，并在下面以简洁明了的方式进行陈述。

肯刚刚把他的记事本和照相机装进它们各自的袋子中，突然间，明亮



的绿色光芒闪耀着他的眼睛。他抬起头，惊讶地发现水中的光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突然间，水看起来就像液态的金子，明亮的白色小颗粒在其中闪烁。

想知道他在水下停留的时间是否比他最初认为的要长，肯检查了自己的气压计，他仍然有足够的氧气以完成他的潜水。他检查了潜水表上的时间，以核实他在水下呆的时间，并确认这是绝对可以接受的。

再次抬起头，他看到一只巨大的假梅花海葵在水流中轻轻摆动它的触须，光彩照人，他被震撼了。他早些时候就注意到它，但现在那强烈的色彩几乎刺伤了他的眼睛。



假梅花海葵 (False plum anemone)

甚至连广阔的大叶藻也几乎是亮得让人无法忍受的绚烂绿色，而他瞥见脚边的绿褐色的毛茸茸的海兔，也以他从未经历过的方式，突然显得奇迹般的完美。事实上，环顾四周，他意识到他看见的每一件东西，其存在的完美形式几乎令人难以忍受。

“我怎么了？我是不是产生幻觉了？”他很想知道，但他还没有潜



到足够深的深度来体验氮迷醉的影响。他再一次检查气压，压力表指示一切正常。此外，他意识到，他没有感到任何恐惧或焦虑，反而是一种奇妙的欣喜若狂的感觉，一种自我扩张的感觉，一种联系的感觉... 是的，一种包罗万象的爱与幸福的感觉。

接着，在肯又一次担心他在水下的安全之前，他被如此巨大的感受和感觉完全淹没了。以致一年多以后，当他对我述说自己的经历时，他整个人沉在椅子上，仿佛他的腿不能支撑他的体重，泪水悄无声息地在他的脸上流淌着。

突然间，作为理性无神论者的肯，有了一种再多的逻辑推理也无法解释的体验。他感到一种强烈的团结感，一种与周围一切联结在一起的感觉。事实上，「一切万有」无论哪里、无处不在。他知道，毫无疑问，他与整个河口及其所有水中居民都有一种共同的意识。他能感觉到藏在沙子下面的泥虾和饵虫，他发现自己可以选择从爬在大叶藻上的小沙蟹的角度或从游过它的鱼的角度来体验这个世界。环顾四周，他意识到他可以选择从任何角度来体验这个世界，包括海草帽贝、微小的海参、椭圆形的藻类，甚至，他喘着粗气意识到，整个河口都是一个有生命、有呼吸、有意识的有机体。

随着他的视角不断扩大，他突然绝对地、肯定地知道，他是一个活着的、有知觉的存有，有无限的视角可供选择。他意识到，他可以透过水看到他想看的最远的地方，可以放大最微小生物的最复杂细节，也可以缩小到从宏观的角度看世界。他与一切合而为一！肯觉得自己的心脏好像快要裂开了，眼泪开始从脸上流下来，把他的潜水面罩蒙上了一层薄雾。然后，潜水面罩变得完全无关紧要，因为他觉得自己进

一步扩张，直到肯完全消失，他发现自己深深地居于他从未相信过的神的心中。他是「一」。他是爱。

无限之后，肯再次回到自己一直习惯的有限视角。他回到克尼斯纳河口的大叶藻上，他回到自己穿着潜水服的身体里。他打开面罩，又看了看压力表，惊讶地发现他的氧气量和上次检查时一样。这怎么可能？在他的经历中，时间已经流逝了千万年。但不知怎的，在河口这里，时间似乎停止了。他看了看手表，发现自从他的体验以来，确实一点时间也没有过去。

肯一直沉默着，直到我问他，“你怎么解释发生在你身上的事？”

“我简直无话可说... 没有解释。但我确实知道我已经无可挽回地改变了。我不再相信我们死后不再存在。我保留着作为一个伟大整体的一部分的感觉，尽管只是我在水下时的微弱感觉。我觉得我的生活有意义和目标，我所做的、所说的和所感受的确实很重要。”他答道。

“似乎是你的经历让无神论者相信宗教了”，我小声地开玩笑说，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不，不是宗教。我那天的经历不可能浓缩在我所遇到的任何宗教的教义中。我简直不能相信，我接触到的这种壮观能够被任何传统的宗教描述或理解。这是进入神之心的个人神秘之旅。我确实相信的是，我是远比我在最广阔的梦想中所能想象到的更宏大、更神奇事物的一部分。我们全都是。这使我感到谦卑，这使我感到振奋，这使我充满感激和喜悦，然后臣服于它。”他说。

我不知道如何回应肯的热情，但我知道我也想有这样的经历。“你觉

得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经历，肯？”我问道，希望他的回答可以为我提供获得这种经验的方法。

“伙计，我不知道！我做了很多研究，似乎我经历的是一次巅峰经历。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 (Abraham Maslow) 对此现象做了大量研究。有些人认为这些经历是错觉。但我发现我实际上并不关心别人对这个话题怎么说或怎么想。我只知道我的感受和经历，我知道我的生活永远改变了。”他令我相当失望地回答道。

“从表面上看，一切似乎都没有改变。大部分时间我仍然会去潜水，我仍然写我的笔记，拍照，发表我的研究结果并进行我的论文工作。但是，在这些平凡的细节之下，一切都不一样了。我感到有目标，我感到被爱，我感到联结。最重要的是，我感到兴奋和期待，不久后的某一天，我将可以改变我现在作为肯所持有的这种有限视角，再一次持有神之心的视角。这就是我现在生活的意义所在。”

\*\*\* \*\*

我带着更多的问题离开了肯的公寓。但他的故事再次证实，这个特殊的地方有某种东西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事实上，我在这里住得越久，我就越开始感觉到它对我生活的影响。

## 08 你究竟是谁 (Who are you really?)

我在当地杂货店购物时遇到了克里斯汀(Christine)。我们都伸手去拿同一盒自由放养的鸡蛋，然后在缩回手时痛苦地撞到了头，导致双方同时给出大量的道歉。克里斯汀有着长长的黑发、明亮的笑容、棕色的

眼睛和整洁的娇小身材，正是我喜欢的类型，所以我邀请她和我一起喝杯咖啡，对她造成的伤害表示歉意。她一定是觉得我挺有趣，所以同意了，但随后又问她16岁的儿子格里(Gerry)是否可以加入我们。这个时候，一个瘦高、长相乖戾、有着非常不幸的松散发型的男孩，带着几分主人的神气，用胳膊搂住了母亲。

我和克里斯汀各喝了一杯咖啡，分享了一个三层巧克力松饼，然后大笑，所有的尴尬都消失了。格里玩着手机，椅子上的两条腿摇晃着，这种姿态通常表现出一个普通青少年想要摆脱无聊的成年人束缚的迹象，而他又不得不与这些成年人呆在一起。

不可避免地，克莉丝汀(或简称克莉丝)问我在克尼斯纳做什么。在我解释时，我注意到她儿子听得非常专心，这与他之前的态度形成了鲜明对比。当我讲完我的故事后，克莉丝问了所有正常的、意料中的问题后，格里探过身来说，“老兄，如果你想听一个**真实**的故事，你应该和我学校的一些人谈谈。”

“真的？那么我该怎样做？”我问道，试图装得若无其事，希望他能透露更多信息。

“是的，我学校的几个孩子去年圣诞节到森林露营去了，结果他们发生了一些奇怪的事。那绝对应该出现在你的书里。”他肯定地说。嗯，当然，我很清楚，想要从青少年那里得到一个既不让他们感到恐怖又不让他们感到威胁的故事是很棘手的。所以我迅速想出了一个巧妙的计划，这计划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它将受到克里斯汀的青睐。

“嘿，格里，你愿意做我这个报道的助理记者吗？你可以采访相关的孩子，然后反馈给我，我们一起来写这个故事。如果我能把这个故事用在我的书里，我就付钱给你。”我问。

格里乜了我一眼。“多少钱？”他问，我知道计划成功了。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格里采访了所有参与其中的六名青少年。事实证明，他是一个十分周密和有能力的采访者，尽管容易出现夸张和过分戏剧化的陈述。下面是这个故事。

\*\*\* \*\*

去年 12 月的暑假期间，当地中学的 6 名十年级学生决定在克尼斯纳森林里露营过夜。其中一个男孩特伦斯·帕克 (Terence Parker) (简称特里 Terry) 的父亲为南非国家公园 (South African National Parks) 工作，因此他们得以进入通常禁止露营的森林部分。下午 4 点左右，这位父亲把孩子们送到了森林里的一个偏僻地方，严格要求他们只在指定的区域生火，不能破坏任何动植物。他告诉孩子们，他将在第二天上午十点过来接他们。特里的父亲西里尔 (Cyril) 认为不应该过分溺爱青少年，他认为孩子们应该接触最原始的大自然，这样才能对父母辛勤工作所给予他们的一切怀有应有的感激。

当然，西里尔的四轮驱动汽车消失在尘埃中的时候，男孩们藏在背包里的酒精露头，派对开始了。特里和大卫 (David) 出发去拾柴火，准备做晚饭。大卫是一个安静、害羞、急于取悦别人的男孩，因为他是这个团队中最受欢迎的杰克 (Jack) 的双胞胎兄弟，所以才被包括在这次探险中。杰克和自己的亲信、另一个非常受欢迎的男孩斯福 (Sipho) 在一起喝了几杯。当特里和大卫抱着一堆木材回来时，杰克和斯福已经

醉醺醺。剩下的两个男孩，约翰 (John)和利亚姆 (Liam)也喝多了，他们四处乱跑，互相追逐，向对方扔松果。

“伙计们，帮我生火。” 特里想让场面恢复正常。“天很快就要黑了，我们需要生火做饭和取暖。另外，森林里还有豹子和其它食肉动物，我们需要一堆火来阻止它们靠近。” 最后这句话激发了约翰和利亚姆的想象力，于是他们帮助两个男孩生火。约翰一直在讲愚蠢的笑话。杰克和斯福态度超然，只是看着孩子们生火的活动，认真地打开一瓶桃味伏特加，那是杰克从他母亲冰箱里的冷冻豌豆下面拿出来的。

没过多久，孩子们就围着熊熊燃烧的篝火烤着棉花糖，一边喝着酒，一边吃着薯片和牛肉干。过了一段时间，炭火烧好了，孩子们煮了肉，又开始认真地喝酒，开些不那么正经的玩笑。

然后，就在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利亚姆，有杂草般的红发、雀斑和尖尖鼻子的瘦高个说，“嘿，伙计们，你们中有人绊倒过吗？”

“嗨，那天我把你的鞋带绑在一起，结果你被绊倒了，你个白痴！” 约翰大叫，对自己的机智得意洋洋。

“那么，我猜约翰对尝试新东西不感兴趣。这对我们其他人来说太好了。” 利亚姆靠在一块石头上，等着别人从他口中套出实情。

“你在说什么，伙计？来吧，别让我们悬着。你知道什么？” 斯福说。

“就是，要么放弃，要么说出来，要么别再抢风头。” 杰克抱怨道，他经常发现利亚姆的狡猾和暗示的方式令他不快。

“好吧，那我就把它们都留给我自己了。” 利亚姆嗤之以鼻，对自己的秘密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对自己有利感到不太满意。

“去把它拿出来，斯福，” 杰克慢吞吞地说。片刻之后，斯福，排名第一的橄榄球队主力，从利亚姆的口袋里掏出一个透明袋子，里面放着明亮的红白蘑菇，看上去像童话中典型的伞菌，他把袋子递给杰克。

“这是什么鬼东西？” 杰克生气地问，利亚姆一直藏有这些蘑菇，杰克却不知道。

“嘿，那些是毒蝇伞 (*Amanita muscaria*)，又叫做鹅膏菌，” 特里说，他的父亲在森林动植物方面对他的孩子们进行了良好教育。



“你，什么...？不，老兄，你瞎编的！” 约翰像个白痴似的咯咯笑着。

“说真的，伙计们，这些东西很危险，它们会引起严重的幻觉。” 特里警告说。

“嗯，完全正确！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要吃蘑菇的原因。” 利亚姆大叫，重新获得一些优势令他感到很开心，因为他享受被关注。

“老兄，这主意糟透了。这些东西可能会要了你的命，或者你会摔得很惨。你根本不知道你吃了多少蘑菇！”特里说。

“什么，你是胆小鬼吗？你什么也不需要，自以为是的混蛋先生。”利亚姆冷笑着，从杰克手里抢回了袋子。“太好了，完美。我们其余人可以得到更多。蘑菇是我找到的，我来决定谁吃多少！”利亚姆打开袋子，把蘑菇分成五份，轮流递给每个男孩，故意跳过特里。特里坐在那儿，对朋友们的愚蠢摇了摇头，但暗自感觉有点失落。

杰克、斯福、利亚姆和约翰马上就着啤酒吃掉他们的蘑菇。但大卫坐在那里看着他的那份蘑菇很长时间，直到利亚姆终于生气地哼了一声，“你想吃它，还是想把它捐给别人，木乃伊男孩？”

杰克迅速跳出来保护他的双胞胎兄弟，拍着利亚姆的头，说，“他当然会吃的，你个傻瓜！来吧，兄弟，我们在这里没太多时间。”大卫害怕地瞥了他的孪生兄弟一眼，紧张地吃了蘑菇。根据经验，他知道不能让自己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出丑。然后，男孩们又围坐在篝火旁，喝着酒，有些紧张地嚼着零食，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

大约过了半小时，杰克抱怨道，“这是枚哑弹。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等一等看，”利亚姆道。说实话，他有点担心蘑菇真的是没效用。

就在这时，大卫尖声说道，“嘿，伙计们，看那儿！看火里！哦. 我的. 天，它还活着... 那东西在高温下怎么可能还活着？”孩子们目不转睛地盯着篝火，惊奇地发现有一只长着鳞片的小蜥蜴在火堆里爬来爬去，似乎不受火焰热力的影响。



“不可能... 伙计们，看，它在长大!” 约翰大惊失色地指着火堆。那只小蜥蜴开始膨胀，直到变成有一条大狗那么大，它的脖子在火焰中扭动摇摆着。然后，在蜥蜴周围出现较小的爬行动物，每一种都经历了同样的变化。它们不断膨胀，直到有十个或更多的蛇形生物在火焰中相互围绕着跳舞和扭动。大卫跳起来尖叫着跑进森林，其他四个男孩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的景象。特里没有看见其他人正在看着的东西，当大卫跑开的时候，他最震惊，所以他跟着大卫进入森林，以确保大卫的安全。

爬行动物们开始在火中越来越近地缠绕在一起，然后合为一体，形成了一条多头蛇。就在他们眼前，那蛇变成了一个高高的、赤裸的绿色女人，头发蓬松而卷曲。女人看着孩子们，表情严肃。笼罩着她身体和头发的火焰颜色，从明亮的橙红色变成了虹彩般的发光绿色。到目前为止，男孩们讲的故事或多或少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每个男孩来说，女人出现之后发生的事情似乎有所不同。以下是六个独立的故事。

### 利亚姆的故事：

利亚姆对施加于朋友们的小计谋取得的成功感到非常兴奋，尽管看到火蜥蜴和绿色女人时他的心怦怦直跳，但他可能没有他的朋友们那么害怕，因为他已经好几次和他的堂/表兄雷克斯(Rex)一起食用致幻剂。

绿色女人转身直视着利亚姆，她从火里出来，朝他滑过去，眉头皱得更深了。利亚姆这时开始感到极度恐惧，当这个女人在他面前轻松地高到 8 英尺/2.44 米时，他退缩了。她的眼睛闪着可怕的绿色火焰。

“利亚姆，你是个讨厌又无礼的小男孩。你以为你为了自娱就可以吃

我的孩子们吗？”她嘶嘶作响，她的嘴唇没有动，但话语却不知怎地直接进入了他的脑海。利亚姆试图从她面前走开，却被一块石头绊倒，仰面躺在这可怕的景象前。“你很狡猾，不值得信任，因为你不认为自己可以信任其他任何人，这是你选择体验的结果。但现在是你决定做出不同选择的时候了。小男孩，你是一条蛇，所以溜开躲起来，直到我说可以时才能回来！”

她朝畏缩的男孩吐唾沫。听了她的话，利亚姆感到皮肤上有一种奇怪的爬行感。他低头看他裸露的手臂，惊骇地发现鳞片开始覆盖他的皮肤。然后他感到自己的身体有一种奇怪的刺痛感，他的胳膊和腿开始萎缩，最终消失了。几秒钟后，男孩利亚姆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鼯鼠蛇利亚姆。鼯鼠蛇迅速溜进灌木丛，试图摆脱这个陌生女人。

他一直待在那里，直到最后睡着。第二天早上醒来，他看到自己又恢复了人的样子，但身上满是在灌木丛中睡了一夜之后留下的刮痕、树枝和树叶。

### 斯福的故事：

孩子们围坐在篝火旁的整个时间里，斯福几乎一直在喂自己。他身材高大，容易发胖，食物让他感到舒适，也是他的主要娱乐方式。在绿色女人走出火堆，向他滑来时，他正在往嘴里放最后一撮薯片，他看着她的动作，嘴巴还在张着、嚼着。

“斯福，你是个贪婪无礼的孩子，”那女人用冰冷的声音直接对他说。“看看你的周围——你因为贪食丢弃的污秽脏了我的家。”斯福环顾四周，令他羞愧的是，那女人说得对——他周围全是空袋子、纸和啤

酒罐。“你吃东西是为了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但它永远不会被填满。只有学会爱自己，你才会感到满足。现在，你是一头猪，所以你要待在这里，直到我决定可以时你才能回来!”她厌恶地说。

这时，斯福觉得自己的身体开始变化，成了一头巨大的、长着獠牙的丛林猪，浑身长满了铁丝般的鬃毛。丛林猪斯福开始在火堆边上四处乱拱，他最终在火堆旁睡着。直到第二天早上，他才发现自己又恢复了原来的身材。他的蓝色牛仔裤从背后裂开，露出了他丰满的臀部，被明黄色的内裤裹着。

#### 约翰的故事：

当那个绿色女人悄无声息地向他滑来时，约翰开始紧张地咯咯笑起来。

“约翰，你以为一切都是在开玩笑！但是，乱扔垃圾、糟蹋我家里的东西、不尊重别人，这可不是什么好笑的事。你笑是因为你不想让别人看到你没有自尊。你是个愚蠢的小猴子男孩，你将保持这个形状，直到我说可以你才能回来。”她带着鄙视的口吻直接扎进了他的脑海里。

她转身离开后约翰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灰色的小猴子，立即跑到最近的树，在恐惧中颤抖着坐在树上，他敏锐地意识到森林中豹子和其它各种食肉动物的存在。第二天早上，当约翰醒来时，他非常吃惊地发现自己在一棵树上。在他发愣的当口儿，他失去了平衡，有些沉重地摔在地面上，非常尴尬的屁股着地。不知怎的，他觉得根本没有必要为这事傻笑。由此造成的瘀伤花了一个多星期才消退。

#### 大卫的故事：

在火蛇出现并被吓坏了之后，大卫发达的自我保护意识确保他没有跑进森林太远。他钻进一丛茂密的灌木丛，坐在那里浑身发抖，闭着眼睛，用手捂住耳朵，直到他感到有人把灌木丛拨到一边，严厉的话语直接进入他的脑海。“睁开你的眼睛，小男孩。你知道，藏起来是没有用的。你必须对你自己的行为负责。”大卫把眼睛睁开一条缝，看着站在他面前的高大、严厉的绿色女人。她不像火蛇那么可怕，于是他放下双手问道，“你是谁？”

“我是谁不重要，重要的是你是谁。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强大得多，大卫。但你根本没有花时间去发现你是谁。相反，你选择继续努力成为别人要你成为的人，做别人要你做的事。你是只老鼠，大卫。你得找到自己的脊梁骨，小男孩，在我决定让你回来之前，你会一直做一只小老鼠。”她说。

这时，大卫感到皮肤表面一阵刺痛，他惊恐地看着，粗糙的灰色毛发开始遍布他的全身，一条长长的尾巴开始出现，他感到自己在萎缩，他的手变成了尖锐的爪子。小灰鼠大卫，进一步缩进灌木丛中。一想到森林里那些可怕肉食动物在等着捕捉他，他的小心脏就怦怦直跳。第二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已经恢复了人体形态。他有生以来从未有过如此的感激之情，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当小老鼠时所经历的恐惧和脆弱。从此以后，他对自己的人体形态永远心存感激，他突然觉得这种人体形态比他想象的要安全得多。

### 杰克的故事：

当绿色女人接近杰克时，她的眼中充满了悲伤。她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杰克，在所有男孩中，我对你最失望。其他男孩都崇拜你，尽管你

有各种才能和能力，但你却没有发挥真正的领导才能。看看你是如何乱扔垃圾和糟蹋我的家。看看你对我孩子们的无礼态度。你本可以说服你的朋友们做得更好，但你什么也没做，只是让这场闹剧发生。我原以为你会做得更好。你本可以成为一头狮子，但你什么都没做。现在你什么也做不了了，即使你想做！你要一直这样，直到我说可以回来。”她悲伤地摇了摇头说。

绿色女人转身离开，杰克觉得自己的身体变得僵硬，然后，突然间，他根本不能动弹，他的整个身体变成了石头。直到第一缕阳光照射到营地时，他才能够逐渐活动僵硬的身体，它已经成为参加黎明大合唱的数百只森林鸟类完美的栖息之处，因为他发现自己的衣服和头发完全被鸟粪覆盖了。

### 特里的故事：

特里跟在大卫后面，以确保他的安全，他从夹克口袋里掏出手电筒照亮自己的路。他不知道的是，出于对另一个男孩的关心，他以最快的速度跑过了大卫躲藏的灌木丛，来到了通往森林的一条狭窄的小路上。

叫着大卫的名字，他在越来越暗的光线下沿着小路走了十分钟，他觉知到自己应该放慢脚步。常识告诉他，他可能已经错过了大卫的藏身处，而且晚上沿着不知名的道路进入森林是很危险的。他注意到前方有一片空地，于是走到那里，喘口气，盘点一下，准备返回营地。

特里正要转身，这时他注意到一棵巨大的黄木树下有一种奇怪的绿色光芒，这棵黄木树被一种叫做‘老人胡子’的苔藓装饰着。他靠近了一些，他的好奇心越来越强。接着，他惊讶地张开了嘴巴，因为那道

绿光变成了一个美丽的绿色女士，长长的、用树枝和树叶装饰的深绿色的长发披散在她本来赤裸的身体周围，以保持女性的端庄。

“啊... 你... 你是谁？”特里结结巴巴地说，不知道她是不是那个著名的绿色女士，父亲在他小时候告诉他的。

“我是森林精灵。不过我其实对你是谁更感兴趣。或者更确切地说，你认为你是谁！”她微笑着回答。

“我是... 我不确定我听懂了，”特里试探性地说，觉得这可能是他有生以来最奇怪的谈话，他在想是不是其他男孩找到了方法，把一些蘑菇放进他的食物里。

“好吧，让我们一起来解决这个问题，好吗？”她问道，在一根倒下的圆木上坐下，拍了拍她旁边的座位，示意特里也坐下。特里毫不犹豫地坐了下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体验到一种最奇怪的膨胀感，好像他在成长，成为比他现在的身份更重要的人。这是一种非常温暖和深刻的经历。

“特里，你是你的身体吗？”她问。

“嗯... 不，我有一个身体，但我相当确定我不仅仅是我现在居住的这具‘肉身衣服’。”特里说，觉得这个对话越来越奇怪。

“答案正确。那么，你是你的想法吗？”她问。

“不是，因为我可以停止思考一两分钟，但我仍然继续存在。”特里说，开始享受这个对话。

“好的，你是你的财产吗？”

“噢，绝对不是——我可能会失去我拥有的一切，但我还是我，尽管失去我的电脑让我很生气！之后，我还是我，但是一个愤怒版本的我。当愤怒最终消失时，我还是我。所以我猜我也不是我的情绪，甚至也不是我的经历，也不是我对过去经历的记忆。”特里说，他过去曾与父亲进行过类似的讨论。

“好吧，那么特里，告诉我你到底是谁。”她问，温和地朝他微笑。

“嗯，我是，我觉得我有点像是我生活的观察者。某种...过去没变现在也没变的东西，一直在那里看着我的生活，但并没有真正参与其中。”特里答道，他在深入了解自己内在的真理。

“好吧，特里，我想，以类似的方式来说，我是观察者，森林的观察者，无论森林在哪里。就像你的生活，特里的生活，是一个更高存有的表达，所以森林是我的表达。但请告诉我，特里，你认为你为什么会在哪里，在这个现实中？你认为你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特里生活的目的是什么？”女士说。

“哇，这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我还不确定。我的意思是，有些人似乎知道他们的目标是成为医生或消防员，拯救生命或其它什么的。但我还不知道我的人生要做什么。”特里说。

“特里，别把目的和我们扮演的角色混淆了。医生或消防员只是我们在人生游戏中可以选择扮演的角色。但这不是我们的目的。尽管许多人误以为他们的职业就是他们的目的，他们以为自己会满足，但是当

他们无法满足时，他们就会感到受骗。人们在改变，他们的角色、职务和责任也在改变，但他们的总体目的永远不会改变。”

“Ok，那么我们生活的目的是什么？”特里问。

“任何生活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每时每刻表达你最真实的自我 (most authentic-self) 。”女士说。

“真的？”特里问，感觉十分困惑。

“是的。但诀窍是，你必须真正地深入挖掘，在每一刻找到最真实的自我，并与之联系。回到我最初的问题。特里，你是谁？你是你正在体验的那个渺小、有限的人类男孩，还是你在每一刻都能找到的那个扩展的、最伟大的自我版本？这是一个视角的问题，特里，你可以选择持有哪种视角。那么，特里，你打算选择成为谁... 当下？”女士再次微笑着说。

说完这番话，女士逐渐消失了。特里脑海中一大堆问题在跳舞。他回到营地，发现其他男孩在火堆旁睡着了，于是他也钻进睡袋，慢慢地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其他孩子怪异地克制自己，拒绝谈论他们前一天晚上的经历。除了一些污垢、划痕、瘀伤和撕裂的衣服，看到他们似乎都没有受到伤害，特里松了一口气。他知道他们这一次非常幸运地逃生了。他决定今后再也不跟这群白痴一起去露营。此外，太多的想法在他的脑子里嗡嗡作响，以致于他发现自己对普通的青少年讨论话题很不感兴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男孩们恢复了正常的生活，他们逐渐开始谈论和分享那天晚上在森林里的经历。

不过，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这段经历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每个男孩的一生，而且大多是好的。

## 09 把她写进故事里 (Writing her into the story)

在克尼斯纳的六个月里，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这个不大但藏书却惊人丰富的图书馆里，研究这个地方、它的历史和它的人民。在图书馆的入口处有一个不大但很显眼的架子，展示当地作家的书籍，其中只有一本我可以立即认出来。《亚马逊密码》(The Amazon code) 是一部充满动作场面的高级惊悚片，讲的是一群科学家发现了写入 x 染色体的密码，该密码一旦被激活，就会催生出一个超级女战士种族。

明亮的绿色 DNA 双螺旋结构在纯黑的背景下闪闪发光，封面用金色浮雕的大写字母突出书名，宣告了它是一本畅销书。这本书由南非作家史蒂文·斯莫尔 (Steven Small) 撰写，曾获得两个著名的小说处女作奖，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上停留了两周，几年前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知名度。这本书现在仍然在大多数书店的畅销书名单上，尽管比它刚出现在书架上时的排名要低得多。

克尼斯纳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轻声告诉我，这位在克尼斯纳长大的作家为了宁静与隐私，暂时在镇子外租了一间度假小屋，方便他的下一本书的写作。“他亲自在图书馆的藏书《亚马逊密码》上签名。”她低声说道，显然完全被明星迷住了。

我没有浪费时间去考虑史蒂文·斯莫尔，因为我可以肯定，像他这样地位的作家是不会有兴趣为我这种尚未出版的、可能成为作家处女作的作品撰稿的。但是，两个月后的一个周五晚上，当我在克尼斯纳一家很受欢迎的酒吧 Harry B's 喝啤酒时，命运安排我遇见了这个人。

我在酒吧等待晚上约会对象的到来，当时我已经在喝第二瓶啤酒了。约定的时间过了三十多分钟，约会对象既没出现也没回我的短信。就在我决定取消约会，买个外带汉堡，租一些录像片，准备回家过个寂寞的夜晚时，一个高大结实、蓄着浓密红胡子、像指挥官似的男人打开了酒吧的门。他在门口停顿了一下，等待着人们注意到他的出现，然后他昂首阔步走了进来，同时检查坐在酒吧小桌旁的顾客们的反应。

他有一种习惯于被人认出来且非常享受被人关注的气质。他站在吧台边，要了一杯双份加冰威士忌，把钞票扔给酒保，豪爽地对他说“不用找了”。直到这时，他才转头看我，当时我坐在他旁边的吧凳上。

“安静的周五晚上，对吧？”他说话的声音低沉而洪亮，他那不安的眼睛在酒吧里来回扫视，好像在寻找比我更重要的人。这个人的傲慢让我觉得有点好笑，既然今晚没有更好的安排，我决定满足一下我对他身份的好奇心。

“你看起来很面熟。我以前见过你吗？”我问道，故意迎合他的自尊心，但也说出了真相。这个人看起来确实有点面熟，就像你经常看到他的照片，但从来没有见过他本人的那种名人。

似乎这些是吸引我同伴注意力所需的神奇词汇，他在我旁边的座位上坐下，第一次转过身来面对着我，伸出右手自我介绍，“史蒂文·斯

莫尔(Steven Small), Small 是姓, 不是身材! 我是《纽约时报》畅销书《亚马逊密码》的作者。目前住在克尼斯纳, 正在写我的第二部小说。 “我立刻意识到, 我当晚的预期角色将是一名仰慕者, 向伟大的作家表示敬意。但我还是决定自愿扮演这个角色, 因为我暗中希望, 花时间和一个畅销书作家在一起可能会对我自己有一些好处。

“哇! 谁能想到我会在克尼斯纳遇见一位畅销书作家, 在这个昏昏欲睡的周五晚上! 那么, 最近怎么样? 我是说你的第二本小说。” 我兴奋地表示。我的同伴在我回答的第一部分得意洋洋, 在我回答的第二部分开始皱眉, 失去了一些勇气。显然, 写作没能按照预期计划进行。我没有进一步询问他现在写的书, 而是又点了一瓶啤酒, 就他写第一本书的经历向他提问, 这些都是为了抚慰他的小我。

前两杯双份威士忌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了, 当他喝下第三杯双份威士忌时, 似乎我已经赢得了他的信任, 因为这个人自信的面具开始有点滑落。史蒂文向我承认, 书的写作进展不是很顺利。承认这个事实似乎揭开了这位传奇人物内心的真实面目, 史蒂文接着向我揭示了一个悲惨的故事, 这是那些成功作家很熟悉的故事。

他坦言, 他的第一本书写得是如此的轻松, 那些内容直接从他的脑海中流到纸上, 就好像他是在听写, 而不是自己在创作。尽管他个人认为这本书能带来一些希望, 但他从来没有想过它会卖得这么好, 尤其是他在开始时源源不断地收到出版商对他手稿的拒绝信。“我想, 哦, 好吧, 至少我还有我的日常工作, 我又不是要靠卖这本书才能过得下去。不过, 书如果真能卖出去, 我倒是可以赚一些钱。” 他对我说。原来史蒂文在他的书出版之前一直在一所小型社区学院教英语, 我心想, 他当时可能比现在更需要那笔钱。

但是，奇迹发生了。这是一个激励那些想成为作家的人克服重重困难、坚持下去的故事。在一家——试图在竞争激烈的出版界留下自己印记的专门出版惊悚小说的——规模不大但很有前途的新出版社里，年轻的助理编辑在暑假期间从稿件堆里捡起了史蒂文的书，读了起来。一周后重返工作岗位时，她滔滔不绝地谈论着这本书，以致于那位在很多方面注意该年轻女子的资深编辑同意看一看这本书。

结果，编辑同意他年轻门生的看法。不久，史蒂文发现自己在一位称职编辑的帮助下修改润色他的小说。这个进展减轻了自一年前离婚后他一直承受的经济压力。史蒂文的书出版后，大大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它成就了那位可爱的年轻助理编辑的职业生涯，也让那家小出版社名声大噪。史蒂文获得的两个奖项大大提高了他的书的销量，当这本书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时，他成为一名作家的前途似乎已成定局。

这本书的销售收入足以让史蒂文放弃他那份没有前景的工作，将精力集中在更负盛名的工作上，对他而言，那就是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他非常享受被关注和被赞扬，各种巡回签名售书活动、读书会、颁奖典礼，所有这些都为史蒂文不断膨胀的小我提供了完美的动力。他穿上了圆领毛衣，留着山羊胡，戴着小小的金属框眼镜。我觉得，他相信这传达了自己的权威气质。他绝对享受这种令人敬畏的奉承，他开始考虑他应得的。他特别喜欢那些有文学癖好的年轻姑娘的关注，她们渴望和畅销书作家上床以巴结他。

一段时间里，这本书简直太棒了，但是，当然，仅凭一本书很难长期保持作家的声誉。因此，一两年后，撰写另一本畅销书的压力开始增加。最初购买史蒂文手稿的小出版社后来被一家大型的知名出版社收

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史蒂文的第一本书的成功。斯蒂文新任命的经纪人被他私下称为“十足的压榨者”，他越来越多地向斯蒂文施加压力，意欲让自己的首次登台大获成功。

斯蒂文的下一本书获得了六位数的预付稿酬，一年内交付第一稿。但史蒂文根本不能按时交出。当他坐下来写作时，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卡住了。他花了许多时间，在一系列色彩鲜艳的便利贴上写下疯狂的情节大纲，把它们贴在家里的一面空白墙上。但是，当他试图根据它们写成书的时候，却根本写不出来。书中的角色令人不能接受，对话笨拙，情节无聊且可预测。经纪人几乎每天都打电话给他询问进度。

史蒂文陷入了严重的困境，特别是因为他的进步早已被日益奢华的生活方式所侵蚀，作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的著名作者，他认为这是他应得的。简而言之，史蒂文有大麻烦了。

无奈之下，他决定回到童年的家乡，在镇外一个安静偏僻的地方租一间简陋的小屋，远离一切干扰。但是，到我遇见他的时候，他已经浪费了三个月的时间，离完成预期的工作还差得很远。“实话告诉你，我今晚来这里喝个烂醉，因为我知道这要结束了。我做不到。我现在知道了。我是一个又大又胖的失败者！”他悲伤地对我说，由于喝了太多威士忌，他的话有些含混不清。他低下头，抱着双臂趴在吧台上，大声地抽泣起来。

我对事态的转变感到非常震惊，笨拙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这相当于一个安慰的拥抱。我环顾四周，对其他人的傻笑和疑问的目光尴尬地耸了耸肩。当啜泣声没有丝毫减弱的迹象时，我意识到我必须采取一些行动，至少可以挽救我在这个小镇上的部分声誉。

于是我用胳膊搂着史蒂文的肩膀，扶他起来，把几张钞票扔到柜台上付了我们的酒钱，半拉半拖着他走出门口，进了我的车。我的车就停在酒吧外面，很方便。我把他带回我的公寓，把他丢在沙发上，脱下他的鞋子，给他盖上毯子。这绝对不是我期望的度过周五晚上的方式，几小时前我才满怀希望地换上了我唯一——一件干净的衬衫！

第二天早上，当史蒂文接过我递给他的一大杯刚煮好的咖啡时，他感到羞愧和沮丧。这个面色苍白、安静、虚弱的人与昨天晚上那个夸夸其谈的自负的人相去甚远，我想他应该后悔把昨天晚上的许多秘密告诉了我。史蒂文稍微收拾了一下，我开车送他回到自己的车上。他摇下车窗，转过脸，喃喃地说，“伙计，很抱歉我崩溃了。你是个好朋友。谢谢你！”然后他戴上一副墨镜，将他的宿醉隐藏在清晨的阳光下，慢慢驱车离去。

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有几次想到了史蒂文，但没打算再度听到他的消息。因为我知道，一个小我如此膨胀的人很可能会为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表现出如此的软弱而深感后悔。因此，大约四周后的一个清晨，我在一个空无一人的海滩上慢跑时遇到了史蒂文，这令我非常惊讶。起初我几乎认不出他来，因为他瘦了很多。他也失去了我一个月前在酒吧和公寓里看到的那种狂妄自大和自怨自艾。这位新的、健美型的史蒂文穿着被汗水浸透的运动服，肤色清晰，眼睛明亮而充满希望。一句话，他看上去很健康。

由于我们上次见面的场合不太合适，我不确定我有没有认错史蒂文，但结果他认出了我，说，“嘿，彼得，是你！你好吗？真奇怪，我竟然在这儿碰到你。我最近一直在想你，我一直想着给你打电话！”嗯，这确实让我很吃惊！史蒂文开始了从容、放松的慢跑，保持与我步调

一致。当我意识到无法逃避这种互动时，我建议我们一起去几百米开外的一家海滨咖啡店一起喝杯咖啡，我们也确实这样做了。

“彼得，我被告知要和你分享我的故事，以便你把它写进你的书里。”这是我们坐下来喝咖啡时他对我说的第一句话。这让我非常吃惊，尤其是因为我没有告诉史蒂文我在写书。

“啊？谁告诉你的？”我问。

史蒂文带着古怪的微笑看着我，说，“先听听我的故事，然后你再决定要不要把它写进你的书里。”原来，史蒂文这个人，我在酒吧里遇到的他隐藏着一个令人兴奋的秘密！而且，出于某种原因，我被选中来揭露这个秘密。随着史蒂文的故事的展开，我的心因不断增加的激动而怦怦直跳。

\*\*\* \*\*

史蒂文从未梦想过成为一名畅销书作家。事实上，他从来没有梦想过任何事情。尽管他表现出色的父母和他顶尖学校的老师们尽了最大努力，他仍然是典型的后进生，并以此为荣。在中学里，他就是不愿在任何方面都取得优异成绩。而且，尽管他当之无愧的最后一年成绩（以及他出类拔萃的父亲和祖父的影响及遗产）让他进了一所好大学，但他完全不知道自己去那里之后想要做什么。

他知道他很喜欢漂亮女孩，他喜欢啤酒，他喜欢和朋友们开心地玩。但除了这些活动，他不愿把精力放在其它任何事情上。一切似乎都没意思，学习有点像从事艰苦的劳动。他决定选修英语。理由是，他已

经会说这种语言，所以对他来说，这可能不需要太多的努力！史蒂文对自己懵懵懂懂的大学生涯的规划，是沉迷于所有他最喜欢的活动，做最低限度的功课，以使课程通过。

史蒂文的室友达雷尔(Darrell)与他完全相反，他是一个安静、紧张、好学、不善社交的医学预科生。达雷尔把他所有的空闲时间都花在了他的写作上，因为他想象自己是一名作家。他上医学院是因为想了却他父亲的夙愿，父亲是他唯一在世的亲人。在大学的第三年也是最后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史蒂文要和一群朋友去酒吧，他走进宿舍拿一件外套，很惊讶地看见达雷尔处于狂热的兴奋状态。

“写完了，伙计！我的书，我今天写完了！”史蒂文还没来得及问他为什么如此激动，他就欢呼起来了。“我希望你是第一个读到它的人。没有人知道我在写书！你正在学习英语，因此你可以阅读它并告诉我你的想法。它可能需要一些编辑和修改，但你必须要对我绝对诚实。”这些话从达雷尔的嘴里涌出来。嗯，史蒂文本人对这个荣誉并没有太兴奋，但在他们作为室友的三年里，他越来越喜欢达雷尔了，因为他没有朋友，他为室友感到难过。

所以他说，“当然，伙计，有空我会看的。”他把手稿扔在桌子上一堆乱七八糟的纸上。

当天夜晚，史蒂文回到宿舍时，达雷尔不在，这对于他那个不善社交的室友来说非同寻常。但史蒂文认为达雷尔可能是出去庆祝手稿完成了，他很可能克服重重困难，交了好运。于是他去睡觉，再也没想这件事。然而，第二天早上，史蒂文听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达雷尔和他的父亲昨晚在一场车祸中丧生，车祸的肇事者是一个喝醉酒的



学生，而这个学生在车祸中毫发无损。

史蒂文从来没有读过达雷尔的手稿。几个月后，他勉强地获得了一个英语学位。当他收拾行李时，他把手稿放在了一个文件和档案的箱子里。他在一所社区学院找到了教英语的枯燥工作，在那里他遇到了他未来的妻子玛丽(Mary)。两年后，他们结婚了。史蒂文的几个大学的文件箱子就堆放在他们简朴公寓的橱柜后面，它们在那里呆着，直到十二年后史蒂文和玛丽离婚。

史蒂文整理了他所有的旧箱子和旧文件，以便决定带些什么去他新的、较小的单身公寓时，他重新发现了他以前大学室友的未读过的手稿。出于对早年生活的怀念，他坐下来开始翻看手稿。经过五个小时的认真阅读，他终于从手稿中惊讶地抬起头来。文字糟透了，角色呆板且难以置信，对话笨拙到极点，但是故事情节绝对是太精彩了！

这本书激发了史蒂文的想象力，他要尝试过去很少有人使用的写作方式，这个想法的萌芽在史蒂文的脑海中开始迅速发展。他可以重写这本书，把它变成很棒的东西。他感到难以置信的鼓舞和活力，这是他以前从未经历过的。他要写一本达雷尔写不出的书！这将是十二年来第一次独自生活的痛苦中最好的消遣。

然后，他会试图出版这本书，作为对可怜的达雷尔悲惨的、短暂的和未开展的生活的纪念。那就是他做的。除了一个小细节。史蒂文在手稿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史蒂文从未有过如此的热情，也从未体验过如此无穷的精力。在学院枯燥的一天里，他几乎无法抑制自己的不耐烦，

甚至等不及晚上回家开始真正写作的那一刻。他每天晚上大部分时间都在写作，然后睡眠惺忪地渡过每一个白天。他休了所有剩下的假期，请了他觉得可以得到的尽可能多的病假。

公众假日和周末都在狂热地写作。他完全被他的缪斯迷住了，他从未有过如此精力充沛和目标明确的感觉。不到一年的时间，这本书就完成了。又过了六个月，史蒂文得到了出版社的出版协议。一年后，他得以一劳永逸地离开他的教书工作，致力于成为一名作家。

有时，他为窃取达雷尔的想法和情节作为自己小说的内容而感到内疚，但他告诉自己达雷尔已经死了，室友没有其他家庭成员可以继承他的作品，以此来为自己辩护。而且，史蒂文的那本书全是他自己写的...它太棒了！达雷尔的手稿太可怕，永远也不可能出版，它只会被搁在某个地方的抽屉里。但是，通过自己的这种方式，至少那部手稿获得了它的生命，这是达雷尔一百万年里都无法给予它的。

“但是，我想在某种程度上，我总是为自己从可怜的达雷尔的不幸中获益良多而感到难过。”史蒂文承认。“在我内心的某个封闭的空间里，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深感懊悔。我最近才意识到，这正是阻碍我成为作家的原因。让我们回到四周前的那个早上，酒吧外面的停车场上，我开车离开了你。”

史蒂文回到自己租来的小屋时，感觉像是快要死了一样。除了当时他的生活很痛苦之外，他还因严重宿醉而难受。他真的不知道下一步该做什么。他冲了个淋浴，吃了几片阿司匹林，倒在外面的一张帆布躺椅上，愁眉苦脸地望着周围的森林，丝毫不受它的美丽的影响。

他一定睡了很久，因为当一个声音唤醒他时，太阳已经开始下山了。他睁开眼睛，突然震惊并愕然地发现他并不孤单。坐在另一张帆布躺椅上的，是一个背衬着天空的火烧云和樱桃色、琥珀色、金色光芒的看上去很奇怪的绿色女士，当他的嘴惊讶地张开时，她对他眨了眨眼。

“终于！我一直等着跟你说话呢。”她说话时微笑着，没有动嘴唇，但是她的话直接进入他的脑海。“我只是一个梦，所以不必担心。安静地听我说。”女士安慰他。史蒂文发现自己对她的话感到很放松，他向前倾着身子，以便更好地倾听她接下来要说的话。

“史蒂文，你知道你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内疚和羞愧。你必须对其进行清理，否则你永远无法发挥出作为一名作家的全部潜力，这远远超出了你当前的设想。与你将来写的书相比，你的第一本书简直不算什么。”

“但是，如果我把我的所作所为告诉我的经纪人和出版商，他们会要求我偿还他们给我的预付款，他们将永远不会出版我可能写的任何其它作品。”史蒂文表示反对。

“他们会出版你的下一本书，因为它会很精彩，你会在第二本书出版后承认你过去的所作所为。你作为作家的声誉将会建立起来，他们永远不会放弃他们的摇钱树。现在请注意，史蒂文，彼得·艾伦是那个解决方法，你将通过他告诉公众你所做的事情。”

“彼得·艾伦？但是... 他跟这事有什么关系？”史蒂文有些困惑。

“彼得正在写自己的书，如果你除了你自己之外还关注其它事情，你

就会知道的。”她说。“彼得·艾伦将把你的故事包括在他的书中，你将提供给他需要的一切帮助来完成这个故事。你的新书会比他的早出版，因为你已经有了经纪人和出版商，他将不得不找到自己的方式去出版他的书。”

这完全出乎意料之外，但史蒂文还有其它忧虑。“但是，我完全被卡住了。几个月来，我一直在努力写这本书，但毫无进展！”他反对道。

“这本书将成为畅销书，因为我会告诉你该写些什么。现在，不要为自己难过了，坐到你的打字机前，聆听你的心声，这是将来你会听到我的声音的地方。”女士说。

史蒂文吃惊地望着那位女士，一丝希望在他内心深处燃起了。“但是... 你为什么要帮我？”他问道。

“因为我需要你的帮助。我有我自己需要讲的故事，这个故事将凸显在你的书中，这本书将成为一本畅销书，为我的信息带来尽可能多的读者。史蒂文，我需要你把我写进故事里！”她回答。

“嗯，很好，”史蒂文回答，仍然不确定所有这一切，“但我认为人们不会想读一本关于绿色女士的书。虽然她很漂亮。”看到她皱起眉头，他赶紧加了一句。

“你这个笨蛋！很明显你不会以我现在呈现给你的这种形式来写关于我的信息！你的书将着重说明世界各地森林的困境。现在，开始行动吧，剩下的时间不多了，还有很多事情要完成！”她告诫道。

“哇，这真是个难以置信的故事!”我很兴奋，听到绿色女士知道我和我的书，那让我很激动，“那本书进展如何?”

“简直太棒了!”他说，带着他以前的自大。“我感到它绝对会成为一本畅销书，它无疑地突出了我可爱的绿色缪斯关心的许多问题。”他没有透露更多的内容，所以我只能和其他人一起等待他的新作品在第二年问世。但是，第一次，我开始对自己的作品和出版的可能性真的有了一些信心。毕竟，如果史蒂文的故事要通过我的书公之于众，那么我的书最终也会出版吧?

\*\*\* \*\*

然而，我意识到，出版自己的书虽然令人兴奋，但与我能亲眼见到这位可爱的绿色女士的经历相比，这实在是相形见绌了。

## 10 生命之水 (The water of life)

我是在每周一次的农贸市场认识莎拉(Sarah)的，她在那里摆摊卖自己种植的有机蔬菜和鲜花。一个手绘小标牌告诉我，她还提供寻找水脉的服务。在我看来，她代表了典型的嬉皮女孩。尽管天气很冷，她还是光着脏脚丫，穿着各式各样的五颜六色的衣服，长长的头发梳着几根小辫子，上面插着野花、鲜艳的缎带和羽毛。她散发着一股神采活力，自带生机盎然和抑制不住的欢乐光环。

我发现不和她说话是不可能的。“哇，你肯定是宣传你的产品的绝佳广告。我很少遇到过看起来这么健康的人!”我说。

“是的，的确如此，我精力充沛，身体健康。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就在两年前，我还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人。” 她滔滔不绝。

“为什么会这样？” 我问，嗅到一个有趣故事的可能性。

“好吧，正好我也该休息了。” 她边说边向她的同伴递了个眼色，  
“你给我买一杯蔬菜汁，换我的故事怎么样？” 嗯，我怎么能拒绝这样一个诱人的提议呢，尤其是一位如此迷人的年轻女士提出的！几分钟后，我们来到一棵高大的橡树树荫下，舒服地坐在两根圆木上。我的是一杯冒着热气的卡布奇诺，她喝着一杯看起来黏黏的绿色蔬菜汁。这就是莎拉的故事。

\*\*\* \*\*

莎拉出生时，她的父母已经四十多岁，一开始就很清楚她将是唯一的孩子。莎拉的父亲是一名数学教授，母亲是医学院图书馆馆长。因此莎拉在一个安静、温和、书生气的环境中长大。在这种环境中，她在很小的时候就被鼓励进行一些室内活动诸如阅读、下棋、研究，而不是体育运动或社会活动。

结果，她在成长过程中相当安静和害羞，尽管她在学业和知识上都很优秀，可悲的是她的社交技能却是落后的。

离开中学后，莎拉决定去大学里学习会计，这一决定得到了她父母的全力支持，认为这是一个体面且受人尊敬的职业，可以为他们的女儿提供足够的养活自己的保障。莎拉在父母工作的那所大学做走读生，为了节省开支而住在家里，她选择不参加为一年级学生提供的各种各

样的社交活动。在与同学们打交道的过程中，她觉得她的同学们幼稚得令人难以理解，他们的陪伴充其量只是浪费时间。

莎拉非常喜欢把时间花在学习和阅读上，或独自在公园的湖边散步或跑步上。然而，有时候，在自己安静的心中，当她看到其他学生大笑嬉戏时，她也感到一丝渴望和遗憾的痛苦。有时候，在某个星期六的晚上，她会和父亲下棋，或者朗读一些有价值的书给母亲听。有时候，她会感到一丝不满、孤独和对某种东西的渴望，嗯... 甚至更多。

一个秋高气爽的早晨，当莎拉在湖边的小道上跑步时，她注意到前面有个双腿相当诱人的年轻男性，让路给快跑的她。莎拉加快步伐，在年轻人之前冲上小丘顶。穿着合身瑜伽裤的她，不经意间为他提供了自己光彩照人的双腿的美画。在小丘顶上，莎拉全神贯注地做着她平时做的一系列伸展动作，她觉知到这个事实，那就是这些精心设计的动作就是为了完美地展示她纤巧苗条的年轻身体。

“在训练中，是吗？”一个平稳、阳刚的声音打断了她的遐想，使萨拉吓了一跳。她吃惊地叫了一声，猛然转过身，发现自己正对着她所见过的最迷人、最深沉的巧克力色眼睛。

“训练？啊？哦，不，嗯... 这只是我的时间... 用来思考和准备我的学习。”她回应道，为自己的笨拙应答在心里踢自己，但她注意到听了她的回答，他的黑发卷曲成一团诱人地环绕在他美丽的耳朵上。当他对她微笑时，左脸颊上出现了酒窝... 莎拉立刻地、不可挽回地、灾难性地被击倒了！在她平静而谦逊的 18 年生活中，没有任何提示让她为这个完美男人无懈可击的表现做好准备。

接下来发生的事，在莎拉相当天真的观点看来，那是一生难忘的浪漫。她把自己的身体、思想和灵魂都给了马特(Matt)，他成了她生活的焦点和中心。她忽略自己的学习，以便每时每刻适应马特的异想天开，适应他相当不稳定的课程时间表。她会几小时地看着在床上睡觉的他，静静地叹息，因为她可以在他不知道的前提下尽情欣赏他那张美丽的脸。但是，唉，莎拉很快就发现，马特对她并不像她对他那么忠诚。

随后是像时间一样古老的故事，但对莎拉来说，背叛和失去初恋是完全毁灭性的打击。当她无意中走进马特的宿舍，看到他和一个漂亮又受欢迎的大二学生莉莉(Lily)在“做色的事”，她觉得胸口好像遭到了猛烈的一拳。即使几个月后，她还是感觉好像无法正常呼吸。

莎拉像只受伤的动物一样，从马特的宿舍直奔回家，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整整两个星期。在这两个星期里，她的父母无法安慰她，甚至无法真正与他们的女儿交流。在这两个星期里，她几乎不吃饭，也不洗澡，一直躺在床上，被子蒙着头。只是间或出来播放马特最喜欢的音乐，在沙发上湿漉漉地哭个不停，然后再回到床上。

最后从屋子里走出来并恢复学业的那个姑娘，跟从前的莎拉几乎没有相似之处。她的眼睛失去了光泽，脸色苍白，极其消瘦。这之后很少看见她笑了，她身上有一种已经干涸、枯萎的东西，仿佛她生命的精髓、欢乐和活力都被榨干了，她似乎有被轻风吹走的危险。她放弃了在公园里跑步的习惯，用自己的部分积蓄买了一台跑步机，每天早上都用它锻炼身体。

在家里比在外面更安全。莎拉完全停止了社交活动，她把时间分配到上课、图书馆和父母家之间，一心一意地投入到学业中。结果，三年



后她以全班第一名的成绩毕业，这使她在一家顶级会计师事务所获得了一个初级职位，该会计师事务所为莎拉提供在职培训，并承担了她的硕士学习费用。

勤奋工作、天生的聪明才智和对公司利益的奉献使莎拉的职业生涯快速发展。35 岁时，她被叫去参加董事会，获得了合伙人的资格。

当莎拉站起身离开会议室时，主要合伙人把手放在她的肩膀上，说，“莎拉，作为合伙人，你需要为手下员工提供指导和方向，你也需要参加各种社会以及与业务相关的活动。我们不会挑剔你的职业道德、你的才智和技能，或者你对公司的奉献精神，但你需要提高你的人际交往能力，你也需要花一些时间与公司其它团队进行交流。董事会强烈建议你参加一些与工作相关的体育活动和团队，以便开始在工作时间之外与同事建立联系。我知道你是一个跑步爱好者，所以加入跑步队怎么样，或者，徒步远足俱乐部也可能是个好主意。”

当然，莎拉也知道由于自己完全不喜欢社交，因此没有花任何时间去了解工作环境之外的同事们。但她确实希望建立这种伙伴关系，同样也希望得到同事们的好评，所以她同意加入徒步远足俱乐部和跑步队。

于是，在接下来的 12 月休假期间，莎拉和她的一群同事在克尼斯纳森林进行了为期 5 天的徒步旅行。在徒步旅行的第二天，莎拉的一次经历戏剧性地改变了她的人生历程。

团队从黎明开始就一直在走，这条小径交替地带领他们沿着偏僻的卵石海滩或向上进入茂密的海岸森林，但始终沿着令人叹为观止的海岸线行进。最终目的地距离这里只有三天时间。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又

累又渴，疲惫的肌肉酸痛得想休息一下。他们碰巧在较高的森林里发现了一个精致的水潭，周围是巨大的蕨类植物，水从几米高的布满苔藓的岩石上缓缓流下。

在看了地图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今晚休息的营地离此处只有两公里，这让他们非常高兴。其他人选择继续前进，他们打算在营地放下背包休息一会儿，再回到水潭来。然而，莎拉决定待在水潭那里，洗洗她疲惫的身体，然后再出发走完前往营地的最后两公里。

尽管她喜欢远足带来的身体挑战和森林美景，但她发现徒步旅行的前两天有点压力，同事们不停的闲谈干扰了她的思绪，让她没有喘息的机会。她不习惯与别人一起渡过太多时间，她喜欢不受打扰地独处一两个小时，有机会安静地欣赏她在小路上看到的壮丽的自然美景。

同伴们走后，莎拉知道他们是远足的最后一群人，也知道自己不会被任何不受欢迎的入侵者打扰，于是她迅速脱下汗湿的衣服，跳进冰冷、清澈、阳光斑驳的水中。当她扭动着、翻滚着自己的身体，把嘴巴浸在水里喝水解渴时，莎拉感到徒步一天的疲惫离开了她的身体，一种安宁和愉快的感觉笼罩着她。她的身体漂浮在水面上，感受着午后阳光照在脸上的温暖，悠闲地听着树上鸟儿悦耳的鸣叫。

渐渐地，她觉察到身体周围的水温正在升高，小漩涡和越来越强的温暖水流巧妙地按摩着她疲惫的手臂、腿和背部的酸痛。莎拉高兴地叹了口气，没有去想发生了什么，只是隐隐约约觉得，可能是水潭的一部分在白天被太阳晒热了。之后，一连串的泡泡使她的身体开始发痒，这使莎拉迅速集中注意力在她的周围。莎拉睁开眼睛，注意到空气中呈现出一种华丽的金色，闪闪发光的尘埃在水面上的光束中飞舞。

就在几米远的地方，水面上突然闪过一道明亮的绿光，接着又消失在水潭中。与此同时，莎拉感到她不再需要划水以保持自己在水里漂浮——她被柔软而温暖的水拥抱着！莎拉绞尽脑汁想为这一现象找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她试图游回水潭边，却发现自己的胳膊和腿无法动弹，只能在温暖的水流中轻轻地前后摇晃。

她在惊慌中挣扎了片刻，温柔的耳语声响起，她徐徐地、莫名地平静了下来。虽然实际上没有可辨认的字词，但她明白其中的意思，“别担心，你很安全，放松身体，好好享受。”莎拉感到一种深深的幸福感充斥着她的身体，接着那些小泡泡又开始抚摸她的皮肤，使她的身体和大脑产生相应的喜悦战栗。

她又一次听到她耳朵里的声音，“你知道你自己身体的大部分是由水构成的吗？我们比你意识到的更像！”现在，随着水流继续温柔地按摩和放松她的身体，她感到了来自内心深处的回应。渐渐地，她意识到自己体内的水分子正在响应这个让她着迷的水中声音的呼唤。

她身体细胞内的水分子响应着潭中水分子的警报，逐渐苏醒，重新补给，充满了活力和生机。尽管莎拉的头脑告诉她这是不可能的，但她仍然感到周围的水开始渗入她的身体，逐渐滋润了她那毫无生气、干涸的存在，生命多年来第一次繁茂葱茏。她感到一股力量和活力的涌动，壮丽的自然美景的生动图象开始充满她的脑海。这些图象变得越来越真实，与越来越强大的身体感觉相结合，把她带到了一个难以想象的庄严和奇妙的境界。

她经历了巨浪拍打海岸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激动。她欣喜若狂，感受到从水转变为蒸汽，创造出巨多的云层，从而释放大量的水在干旱的地

球上的奇迹。她经历了被植物吸收并被结合到植物组织中的奥秘。经历了被动物吃掉，被人类吃掉，肉体死亡和溶解后重新释放到土壤中的奥秘。然后，所有的图像融合在一起，她成为整体的、宏伟的、狂喜的水循环系统，她一下子意识到自己既是一个整体的一部分，同时也是那个整体，她对这一切奇迹带来的欣喜、美妙和神秘高兴得大叫。

似乎过了亿万年之久，莎拉才逐渐意识到水在冷却，她需要再次划水以使自己浮在水面上。就在这时，远处传来了说话声，她急忙游到水潭边，赶紧擦干身子，穿好衣服。她不想和同伴们交谈，所以在他们再次出现在水潭之前溜进了森林。无法解释在她身上发生了什么事，但她知道，她内心深处的某种渴望在她的人生中第一次得到了解脱。

我被莎拉讲给我听的故事迷住了，我问她对那天在水潭里发生的情况有什么看法。她说，“我的身体被重新补足了水分，我被重新注入了生命、快乐和愉悦，那让我想起了我与一切万有的联系。我意识到我并不孤单，我参与了更大事情的一部分。它给了我生活的意义和目标感，不知怎的，我背负了这么多年的伤害被水溶解并带走了。我意识到我需要过自己的生活，而不是简单地存在，所以我做了一些改变！”

事实证明，‘一些改变’是一个非常保守的说法！假期结束后回到城市，莎拉放弃了她宝贵的合伙人关系，辞去了工作，清算了她所有的资产。几个月后，她搬到了克尼斯纳，在那里的一个生态村买了一个小农场，开始种植有机蔬菜和本土花卉。她还发现自己在寻找水脉方面有着不可思议的天赋，因此她开始为房地产开发商和房主提供寻找水脉的服务。莫名其妙地，她与水精灵的相遇增加了她对水存在的敏感性。这将成为她养活自己的主要手段。

“但是，莎拉，你觉得你在森林的水潭里遇到了谁或什么东西？你对此有什么想法吗？” 我问道，不知为何对故事的突然结局感到不满意。

“我想我永远不会知道。也许是某种元素的水精灵，也许是森林之灵。但以某种方式，它让我找到了与生命之流的联系，与森林旋律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与我自己的联系。我确信我在水中的超自然经历使我成为如此成功的水脉探测者 — 无论在哪里，我都能够与生命之水联系在一起。我焕然一新，恢复了活力，重新补充了水分。哎，生活是如此美好！” 莎拉微笑着耸了耸肩。

嗯，这一点从莎拉身上就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天我离开她时，我在想我自己是否应该抽时间去森林水潭看一眼...

## 11 森林乐趣和游戏 (Forest fun and games)

我第一次见到杰弗里(Geoffrey)是在当地一个受欢迎的名为 Harry B's 的酒吧里，他的整个身体大声地向所有人宣告他极度的沮丧。他弯着腰，黑眼圈盯着他的啤酒杯，苍白、绿蜡状的脸色挂在他那年轻时曾经英俊的、但现在却显得憔悴且有多重下巴的脸上。

通常我会像避瘟疫一样避开醉汉，这样悲惨的醉汉更是如此。但杰弗里有条不紊地切碎他的啤酒杯垫，然后把碎片一一扔进他面前吧台上的空啤酒杯中。有些东西触动了我的新闻记者本能，我嗅到了一个渴望被讲述的故事的味道。那天晚上我感到自己有点孤独和失落，我在杰弗里旁边的吧台凳子上坐下，把我的啤酒杯放在我面前的吧台上，

然后做自我介绍。

一个小时过去了，我才醒悟到我的啤酒是温热的，没有酒味，我的下半身麻木，左腿犹如在针毡上。不知何故，我偶然发现了一个重要的母矿脉——一个绝对精彩的故事，揭示了绿色女士完全出乎意料的另一面！嗯，你自己判断吧...

\*\*\* \*\*

当杰弗里和玛吉(Maggie)决定去克尼斯纳度假时，他们已经约会五年了。他们听说这个地区有几条很棒的自行车道，所以，作为热心的周末自行车骑手，他们带来了自己的山地自行车。在彼此不知情的情况下，玛吉和杰弗里把这个假期看作是解决他们各自对双方关系的某些不同担忧的手段。

杰弗里在十几岁的时候曾有过一个短暂的荣耀时刻，当时他是一支连续获胜的省级足球队的明星，但一个不幸的球场失误导致膝盖受伤，这让他的名利梦想付之东流。在克尼斯纳度假时，杰弗里困在一份没有前景的工作里，他在当地的高中教体育，并执教由当地 15 岁以下孩子组成的足球队。

杰弗里最近担心玛吉对他的兴趣似乎正在减弱，因此他的目标是在假期中重新唤起他们最初对彼此的热情。一个朋友向他保证，该地区的森林非常美丽、僻静和浪漫，绝对能让任何一位女士动心，所以杰弗里制定了一个计划，在自行车道上充分利用森林的这些好处。

另一边厢，玛吉的职业生涯处于上升轨道，作为一名公司律师，工作时

间长且辛苦。玛吉的生物钟在 37 岁时开始滴铃铃地响起，她正在认真考虑是否终止和杰弗里的关系。杰弗里没有向她求婚的迹象，而且可能不是她未来孩子父亲的最佳选择。玛吉决定利用假期中不习惯的闲暇时间来厘清自己是否想继续和杰弗里在一起。当然，她并没有把这个想法告诉杰弗里；同样地，杰弗里也没有把他的情爱野心告诉她。

意外出现的那个早晨，杰弗里和毫无防备的玛吉早早地踏上了森林小径。这条小径从一条开阔的土路开始，但很快他们就骑着山地车进入了古老的、未被破坏的原生森林深处。当然，杰弗里的朋友没有误导他——这条路美得令人窒息。

他们骑车穿过覆盖着茂密森林的山峰和峡谷，穿过几条水晶般清澈的深褐色溪流，这些溪流的颜色是由于河边大量的蕨类植物和茂密的灌木丛释放到水中的单宁酸所致。巨树的树冠在头顶相交，他们骑车穿过绿树成荫的隧道，周围散发着腐烂叶子和肥沃土壤的活力浓郁的香气，鸟儿们的悠扬歌曲和着猴子们的喧闹声，响在高高的森林树冠上。

在越来越深的森林骑车一两个小时后，杰弗里和玛吉没有遇到任何一个人，杰弗里开始为即将发生的事情做好心理准备。玛吉看起来心情很好，非常放松，应该很容易接受提议，所以他认为现在正是实施自己计划的最佳时机。

当他们骑着自行车进入森林中一片美丽而阴凉的空地时，杰弗里叫玛吉停下来休息一下。他们从车上下来，把自行车靠在一棵巨大的黄木树上，坐在森林的地面上，让酸痛肌肉休息一下，用他们先前灌满水瓶的冰凉、清澈、可口的溪水解渴。

吃了一些果脯和坚果之后，玛吉躺在一棵圆木上，闭上眼睛，心满意足地深深叹了口气。杰弗里意识到完美时刻已经到来，他清了清嗓子，“玛吉，我有个主意。”他说。

“Mmmmm?” 玛吉喃喃地说，没有睁开眼睛。

杰弗里毫不气馁，又试了一次，“玛吉，听着，我带了我的照相机。这个地方如此美丽，如此幽静，而你又如此漂亮... 嗯，我想也许你会允许我给你拍几张照片？”

“什么样的照片？”玛吉问，睁开眼睛怀疑地斜视着杰弗里。他们在一起的五年里，这已经不是杰弗里第一次向她提出这样的建议了，她很清楚事态的发展方向。

“嗯... 我想我可以给你拍几张很有品味的裸照，玛吉。你知道... 你的皮肤和深绿色的森林之间的反差会非常漂亮，我们可以一起欣赏这些照片，其实它们可能会令人非常兴奋，你不觉得吗？”玛吉噘起嘴唇，杰弗里的声音变得有点急促，他想在她跳起来拒绝他之前说完他想说的话。

“杰夫，真的，我不认为...” 她开始说，但杰弗里已经彻底排练过他的表述，他打断了她，“玛吉，方圆几英里都没有人——只有你和我，还有这个美丽的地方，那会很有趣的。除此之外，我们不会永远年轻，我们应该在我们还拥有青春和美丽的同时，把它们留在我们的相片中。你付出了许多努力去减肥，你看起来如此美妙，让我们庆祝一下。还有，你也可以给我拍照！”



杰弗里很好地选择了切入点，因为玛吉对自己最近来之不易的减肥成果感到非常自豪，并且多年来第一次喜欢展示自己的身材。此外，她最近一直觉得自己的青春正在离她而去，频频表达她想抓住这一天的决心，在他们还可以的时候享受他们年轻的每一刻。玛吉表情丰富的脸告诉杰弗里，他的观点正在起作用，因此，为了巩固他的优势，他补充说，“来吧，玛吉，这将是我们可以告诉我们孙辈们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狡猾的策略，因为他知道玛吉迫切地想要孩子，而通过提及孙辈，他大大提高了与玛吉赌注的胜算。

“哦，管他呢！为什么不？来吧——让我们玩得开心！”玛吉大叫道，以典型的玛吉风格跳了起来，开始脱掉她所有的衣服。不敢相信自己的策略是如此成功的杰弗里，从背包里手忙脚乱地翻出他的相机。

稳重要求我们为接下来充满乐趣的一个小时的活动拉开帷幕。但是，一言以蔽之，玛吉和杰弗里都度过了一段不羁、欢闹的美好时光！随后，玛吉躺在一张干树叶铺成的床上，凝视着头顶茂密的树冠，又心满意足地叹了口气。“多么美好的一天啊！”她闭上眼睛说，“当你闭上眼睛时，你会体验到多少森林里的东西？难道这不奇怪吗？试一试，杰夫。当你闭上眼睛时，你的其它感官似乎工作得更好。”

杰弗里向来是个机会主义者，他被之前的成功极大地鼓舞着，说，“那我们来玩个小游戏怎么样？我蒙上你的眼睛，然后你可以四处走动，只是体验森林，看看你能不能感觉到向我走来的路。”玛吉觉得这听起来很有趣，所以，废话不说，杰弗里用他的大头巾系在她的眼睛上，把她转了几圈，然后放开了她。然后他尽可能地悄悄溜走，躲在离空地几米远的一个大灌木丛后面。

在最初的十分钟左右，杰弗里蹲在枝叶茂盛的灌木丛里，兴高采烈地重温着过去一小时的美妙经历。他确信这将成为他和玛吉关系的转折点，他以前从未见过她有如此顽皮的心情。回忆，更不用说照片了，会在未来的一段时间里为他的想象提供燃料。他决定将来收集各种各样的新体验以推荐给玛吉...

过了一会儿，杰弗里开始想知道玛吉怎么样了。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沉浸在自己的想法和回忆中，以致于没有注意到已经有一段时间没听到玛吉的任何声音了。杰弗里认为他可以稍微改变一下游戏规则，偷偷靠近她来寻找另一种乐趣。他从灌木丛后面爬了出来，环顾四周，寻找玛吉。接下来看到的景象使他毛骨悚然，血液因恐惧而变冷。

当杰弗里向我讲述他那天的经历时，他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他瞪大的眼睛开始疯狂地左右扫视。紧握酒杯的手抖得厉害，啤酒都洒在了柜台上，我担心他可能是某种病发了。他提高的声音开始引起其他顾客的注意，我把一只手放在他的前臂上，试图让他冷静下来。逐渐地，我开始断断续续地拼凑出了杰弗里那天在森林空地上目睹的情境。

玛吉赤身裸体、蒙着眼睛站在空地的中央，双臂环抱着一棵大树的树干，她的身体完全被这棵树包裹在里面。一棵在游戏开始时绝对没有出现过的树！一棵玛吉不顾一切逻辑和理性亲吻的树。杰弗里惊恐地看着，一束树枝从玛吉赤裸的背部“长出”，可爱地缠绕着她赤裸的臀部。茂密的绿色卷须缠绕在她的头发上，抚摸着她的脸颊，一声饥渴的呻吟从玛吉的唇边跑了出来。

杰弗里尖叫，“玛吉！那是什么...” 然后幻影立刻消失了，只留下玛吉四肢摊开趴在杰弗里面前。“玛吉，到底怎么回事... 那是什么东

西？”他大叫道。玛吉慢慢地抬起头，透过她长长的睫毛看着杰弗里，她的嘴唇上露出淘气的、会心的微笑，通常是深褐色的眼睛里闪过翠绿色的光。

杰弗里以平淡的语气讲完了故事的其余部分。在森林里的经历永远地改变了玛吉。她完全不跟杰弗里说话，似乎被什么迷住了，住在自己的魔法世界里。她辞去了工作，卖掉了所有财产，搬到了克尼斯纳森林边缘的一个小型嬉皮士公社，直到今天，她仍住在那里的那个帐篷里。杰弗里告诉我，他每年都去看望玛吉，试图说服她回到他身边，回到她以前的生活。

那天他在森林里目睹的恐怖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他认为他永远、永远也忘不了。但他希望通过让玛吉回来而找到一些解决办法。我遇见他的那天是那可怕事件的五周年纪念日，但杰弗里并没有能让玛吉改变对他的看法，甚至承认他的存在。

我暗自思忖着，杰弗里和玛吉在森林里肯定都有过变革性的经历，但我不认为这对他们俩都有积极的影响。

\*\*\* \*\*

这个故事虽然很奇怪，但最终还是有了转折。在酒吧遇见杰弗里的几周后，我在一次由新结识的朋友举办的烧烤会上偶然提到了这个故事。烧烤会上的一位林业官员表示，他听说了玛吉和杰弗里的故事，他还有其它的信息要补充。

杰弗里不知道的是，他为照片选择的空地，林业部在那里安装了几台

动作感应摄像机，目的是为了捕捉当地野生动物的活动。以下是当地护林员 Sarel Basson 和 Giel Coetzee 在办公室浏览冲洗出来的照片时的对话。

“嘿，Sarel。看这里，伙计！好像有两个白痴要在森林里拍色情照片！看这里！”

“Nee, sies man! 有些人就是没礼貌，对吧？而且，对森林也有点不尊重，你不觉得吗？豹子可是会在他们赤身裸体乱来的时候把他们抓走的！看，这个女人的身材很好。嘿，最后一张照片里是什么，Giel？”

【Nee, sies man! 哎呀，老兄！南非语中表示厌恶的一种表达。——作者】

“让我看看... 没有人呀，一定是镜头上有灰尘什么的。那小妞一定在玩什么游戏吧？但她只是站在那里，双臂举在空中，撅起嘴唇，就像她在亲吻什么人一样。但照片全是模糊的，伙计。她的身体周围全是模糊的绿色和棕色。真可惜，不然会是张非常好的照片。漂亮的女人，尽管别人猜测她对那个可怜的失败者做了些什么...”

## 12 根的重要性 (The importance of roots)

在当地的一个小画廊里，我看到了格丽塔·范·尼克尔克(Greta van Niekerk)的原创作品。在我去克尼斯纳之前的一段时间里，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这位相当神秘的隐居艺术家的报道。她的作品获得了国际上的广泛赞誉，艺术品爱好者认为她这颗明星正在冉冉升起。投资她的作品似乎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如果那时我的职业和财务状况不是那样不稳定的话，我也会去投资的。

我读过的杂志上刊登了她作品的照片，这些照片甚至没有恰如其分地反映出实际作品在我心中唤起的强烈情感。站在克尼斯纳的小画廊里，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格丽塔作品是她在 2005 年之前的作品和之后完成的作品之间的鲜明对比。在 2005 年之前，格丽塔只会用棕褐色、灰尘和灰烬的色调描绘死去的小生物。

虽然这些画都是悲伤的，有些人甚至会称之为病态，但它们无疑在观众中引起了强烈的、发自内心的反应。我完全被一幅死去小鸟的画吸住了，它显然刚从蛋里孵出来，蛋壳的碎片散落在周围，无力、虚弱的小身体覆盖着潮湿的羽毛。一只人的左手以无限的柔情握住了这只小鸟，而右手则捧着一颗完整的鸟蛋。

鸟蛋的充满希望的繁殖力和那具小尸体的绝望之间形成的对比让我几乎不知所措。其它画作分别描绘了一个破裂的陶碗，一堆洒在沙子上的死蚱蜢，一堆在一个干涸池塘里的死鱼，还有爪子间夹着一个玩具的小死猫，它的头以不自然的角度摆放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05 年以后，格丽塔的画作是大型画布上的狂野而茂盛的抽象画，绝对充满了生命、色彩和活力。多么惊人的蜕变！毫无疑问，这位艺术家经历了强大的个人转变，我发现抗拒她的故事是行不通的。

我试图采访格丽塔·范·尼克尔克，但她的电话号码没有公开，而且她显然没有参与通常能让人追踪的社交媒体活动。格丽塔在开普敦的经纪人，以及通常展出她作品的城市画廊都说，格丽塔不接受任何采访，因为她相信自己的作品已经完全表达了她需要或想要表达的一切。非

常沮丧，我在克尼斯纳的画廊里待了一些时间，注视她的作品并试图进入艺术家的脑海。

当地画廊的主人健谈又有点无聊，她在一定程度上帮助我了解格丽塔。她提供的信息是，格丽塔·范·尼克尔克在2004年经历了一场个人悲剧后搬到了克尼斯纳，住在一个非常偏远的山区。画廊主人重复了其它画廊提供的信息，即格丽塔从未接受过采访。

于是我放弃了格丽塔·范·尼克尔克的故事，继续为我的书寻找其它的故事。然而，一个月后，命运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介入，为我带来了一个精彩的励志故事。

在克尼斯纳的那段时间里，我沉迷于定期远足。我怎么能拒绝这个地方的野性和自然之美呢？在一个特定的早晨，我几乎完成了6.5公里的徒步旅行，穿过茂密的原生森林，来到一个可爱而隐蔽的野餐地点，我打算在那里吃点东西。

这时我听到左边的灌木丛中传来一阵轻柔的呜咽声，我弯下腰去查看，发现一只棕色的迷你腊肠犬恐惧地颤抖着，在舔它的左爪。我向受惊的小狗伸出手，它舔了舔我的手指，显然认为我值得信任。我抱起小狗，坐在一根木头上检查它的左爪。没有什么严重的问题，只是爪垫上扎了一根大刺。当我拔出刺时，它发出一声尖锐的吠叫，除此而外，这只狗看起来基本没有受到什么伤害。我把它放在地上，它用受伤的爪子试探性地走了几步，然后觉得没事，就跳起来靠在我的腿上，舔我的胳膊。

我给了它一些水，它如饥似渴地舔着；我又给了它一块野餐时吃的鸡

蛋三明治，它狼吞虎咽地吃了下去。现在，当然，我必须决定如何处置这小家伙。我搔了搔他的耳后，轻轻地问，“小家伙，你的家人在哪儿？你迷路了吗？”那只狗呜呜地叫着，竖起了耳朵。

然后我也听到了引起它注意的声音。一个柔柔的女声在叫，“Dash... Dash... 我的宝贝，你在哪里？”我抱起小狗，快步朝着那个女声的方向，沿着小路走下去。

当我绕过小路时，看到了她：一个娇小、精致、飘逸的生灵，脸上带着极度焦虑的表情，但当看到她的狗时，喜悦的表情洋溢在脸上。

“Dash！你在这儿！你去哪儿了，你这个小坏蛋？我找了你一上午了！”Dash 疯狂地摇着尾巴，在我的怀里挣扎着要下地，所以我把它放在地上，它跑向它的女主人，两个快乐地团聚了。

“你在哪里找到它的？”女主人问我，“我都快疯了。他追着一只丛林狼跑，我以为我要永远失去它了。”她说到最后一句时声音有点哽咽，我看得出来，小狗对她来说就是整个世界。当我告诉她我从 Dash 爪子上拔下刺时，她用她那双柔软的小手紧紧握住我的右手，深情地看着我的眼睛，轻轻地说“谢谢你”。这种由衷的感激，使我的整个生命充满了喜悦。

一时冲动，我邀请这位女士和 Dash 一起分享我的午餐。她犹豫了片刻，在做出接受邀请的回答前告诉我，她不习惯与别人作伴，但考虑到我们见面的特殊情况，她会破例。我向她做了自我介绍，当她回应我说“格丽塔·范·尼克尔克”时，我惊讶得差点跌倒在地。她对我的惊讶苦笑了一下，这使我确信她很清楚她的名字对我的影响。

但是，我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也没有询问她的工作情况，尽管我非常想听她的故事。但某种本能告诉我，在这个害羞、内向的人面前要格外小心。

有一次，格丽塔坐在一张木制的野餐桌旁，享用着蛋黄酱三明治时，她问我来克尼斯纳做什么。她已经从我的车牌上注意到我不是本地人。我小心翼翼地以最好的方式向她介绍我的作品，当她问起这些故事时，我很高兴地向她讲述了其中的一两个。当我停下来喘口气时，格丽塔说，“艾伦先生，你天生是个讲故事的人。我可以想象，新闻行业并没有真正满足你的灵魂。我想自己读一些你书中的故事。你会考虑让我这样做吗？”

我对她敏锐的评论颇感吃惊。那时候我对自己的故事有点保护欲，直到它们被润色和完善之前不想与别人分享。格丽塔一动不动，专注地望着我，她那双聪明的黑眼睛在细小的皱纹中炯炯有神，耐心地等待着我做出决定。

“是的。我很乐意。”我回答道，对自己感到惊讶。不知怎的，我知道我可以相信这个奇怪、害羞的女人，而且，她的要求有一种如此正确的感觉，我简直无法拒绝。

就这样，几天后，我把收集的八篇故事送到了格丽塔的小屋里。对于她这样的艺术家来说，这所小屋破旧得令人吃惊。我们约好一周后在那里再见面，届时她会和我分享她对我作品的第一印象。

一周后见面时，格丽塔的智慧 and 洞察力让我惊叹不已。我为她能成为我的第一个读者而感到无比高兴。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内，她极大地丰



富了我的作品。在我们讨论的最后，她的评论是我至今最珍视的一条。

“彼得，我知道绿色女士会满意你的工作，你为她伸张了正义。”

然后，就在我准备离开时，格丽塔把她的手放在我的胳膊上阻止我，说，“彼得，我有一个故事要讲。也许你可以把它写进你的书里？”嗯，你可以想象，我的心激动得几乎要炸开了。于是我又坐了下来，拿出我的记事本和笔。这就是格丽塔的故事。

\*\*\* \*\*

格丽塔出生在一个极其富裕的家族，这个家族三代人通过生产工业和实验室用的精密仪器发家。作为三个孩子中最小的、唯一的女儿，她的爱好是艺术而不是商业，她从未觉得自己被其他家庭成员重视或理解。她的两个哥哥都像他们的父亲，身材高大、强壮有力、性格外向。他们喜欢精心设计恶作剧来捉弄格丽塔，只要他们认为可以逃脱惩罚就欺负她。这种情况经常发生，因为格丽塔的父母非常相信那句古老的格言：男孩终归是男孩。格丽塔一向娇小、安静、内向，根本不善于为自己辩护，每当有家人在身边时，她总是觉得自己好像完全消失了。格丽塔母亲的生活重心则围绕着支持和养育她的儿子、丈夫。她和自己的女儿从来就不亲密。

格丽塔的兄弟们从一开始就成绩斐然，最后都获得了名校 MBA 学位。而格里塔难以集中注意力在学校，或者把自己投入学业中，她好像只是飘荡在梦的世界里，没有掀起波澜，也没有被太多人注意到。

格丽塔 21 岁时，她的外祖母为她的外孙女提供了资金和动力，让她在大学里学习艺术，延续她自己多年前喜欢的东西。如果不是这样，

格丽塔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自己这一生想要做什么。

事实上，在大学里，格丽塔终于找到了她的激情。她就是喜欢她的课程，当她画画时，她觉得整个世界突然变得有意义了。她发现自己能够通过艺术的方式来表达自己，而这种方式仅靠文字是无法做到的。她还发现，当她通过艺术说话时，人们实际上在倾听；而当她用语言说话时，人们很少会倾听。

在她学习生涯中的最后一年，格丽塔在一个展览中赢得了一个享有盛誉的奖项，这个奖项为她预言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她的家人都没有去看她获奖的展览，尽管她告诉自己没关系，但悲伤和不被爱的感觉藏在内心深处。

就在这个时候，格丽塔在一个朋友家里遇到了律师萨姆(Sam)。萨姆比她大 5 岁，是个强势、固执、有野心的女人。她使格丽塔一见倾心，并深深地爱上了她。约会了将近六个月后，当格丽塔终于把萨姆介绍给她的家人时，他们都吓坏了。

格丽塔的父亲告诉她，她的选择有违常理，是家族的耻辱，不再受家族欢迎。格丽塔的母亲只是低着头，默默地接受丈夫的决定。虽然格丽塔哥哥们不时打电话来查看她的情况，但这几乎是她与家人联系的最后一次了。说实话，她几乎不想念他们，而且她在经济上很安全，她祖母为她留了一笔信托基金，确保她在余生中不需为谋生而奔波。

接下来的十年里，格丽塔和萨姆过得非常幸福。尽管格丽塔很享受她们共同创造的稳定而安全的家庭生活，但她在自己的艺术上却找不到任何方向。在这段时间里，她创作并销毁了数百件艺术品。看来她早

期的承诺注定无法兑现。格丽塔觉得她仿佛在等待着什么事情发生，等待着一些能给她灵感或给她人生目标的东西。

萨姆经常对格丽塔的缺乏方向和漫无目的的漂泊表示失望。部分原因也许是格丽塔缺乏野心，所以才能让她们在一起这么久。如果格丽塔成功了，萨姆将无法应付竞争。萨姆需要永远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和领导者，而格丽塔很高兴自己担任这个角色，只要她，格丽塔，能在她小小的梦想世界里不受干扰地漂流。

格丽塔 36 岁时，她和萨姆决定要一个孩子。格丽塔小时候患过盆腔感染，导致无法生育，所以这对伴侣决定让萨姆来怀她们的孩子，尽管那时她已经四十岁出头了。两人从上百种选择中非常仔细地选择了孩子的父亲，在人工授精后的两个月内，萨姆怀孕了。接下来是格丽塔最快乐的时光。她和萨姆从来没有这么亲密过，萨姆似乎因为即将成为母亲而变得温和起来。她对格丽塔更友善和亲切，而格丽塔在她伴侣爱的温暖光芒中绽放。然而，怀孕六个月后，灾难降临了。

萨姆准备进入法庭对她处理了几个月的案件进行结案陈词，这时她突然感到骨盆剧烈疼痛。她弯下腰，因痛苦和恐惧而喘着粗气，向她的同事寻求帮助。八小时后，尽管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萨姆还是产下了一个夭折的婴儿，这也为她与格丽塔的关系敲响了丧钟。

不知何故，她们的伴侣关系没能挺过这场悲剧。两个月后，萨姆带着泪水和指责旋风般地离开了格丽塔。萨姆离开后，格丽塔感到震惊和难以置信。她的生活怎么会这么快就分崩离析了？当然，失去孩子的悲痛占据了萨姆的中心位置，让格丽塔现在有时间或空间来悲伤。所以，萨姆离开后，格丽塔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独自一人，与世隔绝，

默默地为失去孩子和生命中的挚爱而悲痛。

一天早晨，格丽塔起床，赤脚走到空白的、绷好的画布前，开始调颜料，这幅画布在她的画架上已经放了一年多。十小时后，她突然觉察到自己饿得头昏眼花，累得浑身发抖，睡衣上溅满了油彩。但是，在她面前的画架上，是她离开大学后创造的第一幅画的雏形，它准确地表达了她的感受。最终，这幅画变成了我在克尼斯纳画廊里第一次欣赏的那只死去的小鸟。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当她疯狂地作画时，格丽塔发现她开始越来越讨厌朋友、兄长、报纸、邮件和上门的邻居们对她生活和绘画的干扰。因此，她决定卖掉她在城里的那所大房子，搬到克尼斯纳山区的一所偏远的小屋里，因为那所房子无论如何都会强烈地让她想起过去的幸福时光。

她之所以选择克尼斯纳，仅仅是因为她知道这是一个安静的小镇，也因为她的祖母总是喜欢谈起这个地方。格丽塔被她的缪斯女神分心了，没有时间考虑那个小镇是否适合她，只觉得它应该既小又安静。她找到的那间小屋有些年久失修，但在格丽塔看来这无关紧要。它非常安静和偏远，周围的山脉和森林非常适合鼓励创造性的努力。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格丽塔只为画画而活。在小屋阳光明媚的客厅改建的画室里，迅速堆积的画布上表达了她所有的伤痛、悲哀、孤独和不幸。她一连好几个星期不见一个人，她偶尔到镇上去买东西，这成了一种考验，也成为了对绘画工作的一种不受欢迎的干扰。她变得有些古怪，夏天穿着内衣、冬天裹着浴袍作画。

她的衣服变得破旧，她所有的东西都涂满了颜料。她日渐消瘦，变得孱弱而虚幻，飘浮在她充满创造力的梦幻世界中，与现实脱节，只有她的缪斯陪伴。

一个春天的早晨，格丽塔浑身冰冷、赤裸裸地在画室的地板上醒来。她的脸上和头发上沾满了棕色和灰色的颜料，这些颜料是在她睡着时从调色板上掉下来的。她记得的最后一件事是，前一晚她在画画，窗户大开着，暴雨倾盆。一个微弱却坚定的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告诉她，她走得太远了。她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正在慢慢死去。

她知道自己必须做出是否活下去的决定，她知道这个决定并不是什么定论。她用厨房剪刀把干了的油彩从头发上剪下来，然后剃了光头，洗了澡，换了件稍微干净一点的衣服，坐下来喝茶，吃烤面包片，这是她记忆中很久以来吃的第一顿饭。格丽塔没有回到画架前，而是穿上一件羊毛连帽衫，在她潮湿、杂草丛生的花园里散步。

当她走过开满紫色花朵的巨大、茂密的灌木丛时，格丽塔低头看了一眼，注意到黑色的土壤是如此肥沃。一个念头掠过她的脑海，那片土地上几乎可以生长任何东西。一时冲动，她弯下腰来，把双手深深地插进那潮湿而富含腐殖质的泥土里，用手指捏着潮湿而又凉爽的泥土。她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泥土和肥沃花园的潮湿气息，她忽然觉得很长时间以来她第一次感到幸福。

格丽塔的手开始感到愉快的刺痛，她把双手往土里钻得更深了。忽然，觉得自己的手指好像在往地下伸展，她震惊地睁大了眼睛。喘了一口气，她发现自己的双手确实变成了根，在深入土壤寻找水分和养分的过程中，这些根正在迅速地伸展和生长。

“别害怕”，格丽塔听到内心深处传来一个轻柔的声音，她抬头看到一位可爱的绿色女士正朝她微笑。格丽塔目瞪口呆，只是盯着那位女士再度开口，“格丽塔，你放任自己，远离生活，但你有充分的理由留在这里，活着。你被赋予了非凡的才能，它可以让你感动人们的心，让世界变得更美好。但你没有分享这种才能。你生活在一个可以免费获取如此多营养的地方，但你选择不滋养自己或维持你自己的生命。感受你的根，格丽塔，感受它们如何深入土壤，吸收养分，用生命之水滋润自己。格丽塔，根非常重要。”

当绿色女士说话的时候，格丽塔觉得她的根长得又远又宽，这些根为她的身体提供了一个营养管道，让她的身体慢慢地、轻轻地展开成为一棵强壮而美丽的树。这种联系和养育的感觉远远超过了格丽塔迄今为止在她孤独、断联的生活中遇到的任何事情。

“格丽塔，你会开始发现你感觉到的联系有多么紧密了。通过一个极其复杂的共生菌根网络，你的根将你和周围所有的树木和植物连接起来，让所有的植物相互交流。随着你的成长，请注意有多少其它生物被你吸引，前来和你共同创造。”



许多常见的真菌，如毒蝇伞(左上)在树的细根上形成外生菌根(右上)。丛枝菌根(左下)在许多植物中都比较常见，如小麦(右下)

【mycorrhiza 菌根，指的是维管植物的根与真菌组成的互利共生关系体，可协助植物吸收水分及养分。《维基百科》】

格丽塔开始注意到昆虫在她的树冠周围嗡嗡作响，鸟儿落在她的树枝上，然后一只灰色的小牦鹿害羞地出现，开始小心翼翼地啃她的叶子。各种苔藓、真菌和地衣开始在她的树干和根部周围生长，她逐渐意识到土壤中的微生物正在生长和繁殖并为她提供营养，就像她为它们提供生长所需的重要糖分和其它化合物一样。

“你看到了吗？格丽塔，你是与所有其它生物重要而宏伟的共同创造的一部分。你与生命相连，你的力量和生存取决于成为整体的一部分，并为整体贡献你的全部。你并不孤单。你从来都不是一个人。你只是想象你是断联的、孤独的。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吗，你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灵感也来自于成为万物的一部分？当你作画时，你正在使用你所参与的集体创造力。这就是你的目的，格丽塔。你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纯粹地表达你的独特视角，尽你所能地把它表达得美丽、壮观、宏伟。这是你给一切万有的礼物，这是你存在的理由。”

对于绿色女士的这些话，格丽塔感到心中充满喜悦和惊奇，她只是享受与生命联系所带来的狂喜。过了一段时间，她才渐渐明白，自己蜷缩在杂草丛生的花园里，手里抓着两把泥土，脸上挂着大大的笑容！

“从那天起，我发生了一些变化。有什么事情发生了，我不再悲伤。悲伤和沮丧的释放使我意识到，我这辈子几乎没有活着。现在，我想活着并充分体验生活。我想画画并和世界分享我的作品。我给自己找了个经纪人，剩下的，就像他们说的，都是历史了。当然，除了我的宝贝，Dash 进入我的生命，是为了陪伴我，也是为了提醒我留在地球上，扎根于地球！” 格丽塔告诉我。

\*\*\* \*\*

格丽塔的故事在我心中引起了深深的共鸣。我也曾有一段时间感到孤独，与世界隔绝。我知道我可以以格丽塔为榜样，与内在的生命力量相联系，从而找到通往更真实版本的自己的道路。突然间，我以前的生活和我在报社的工作似乎很遥远，与现在有点不相干。我感到一股兴奋的颤抖顺着我的脊椎往上窜。我的未来会怎样？是否也会有一次深刻变革的体验在等着我？

### 13 受苦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suffering)

当我到达克尼斯纳时，我最先去的地方之一是卡拉塔拉(Karatara)，距离克尼斯纳最近的小镇 Sedgefield 约 30 公里的小村落。我听说南非第一所为企业家提供的免费农村生态商学院就设在卡拉塔拉，我的记者感觉认为这是个好故事。然而，最终让我在那里找到的故事与商业无关，而是与心有关。



卡拉塔拉 (Karatara)

卡拉塔拉在 1920 年代曾是一个林业站，在 1940 年代成为林业工人的聚居地，称为森林村(bosdorp)。黑人和混血的林业工人受雇于国家林业部，他们和家人住在村里的 53 座木屋中。卡拉塔拉最终不再是林业站，经过多次争执和官方调查，这些房屋的所有权于 2014 年合法转移给了历史上的居住者。



这些家庭的一些居民受益于卡拉塔拉农村商学院的活动，并获得了商业实践管理证书。其中一些毕业生继续建立小型生态企业，与他们的环境和谐相处，并在社区内提供急需的就业机会。也有来自更远的南非学生，学校每年为 65 名非本地学生提供 10 个月的食宿。学校的活动和成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我的故事是在厨房而不是教室里发生的。

【TSiBA 工商管理学院伊甸园校区是一所私立的非营利性商学院，成立于 2004 年，旨在为企业家“燃点机会”。——作者】

\*\*\* \*\*

玛莎(Martha)是在校学生，也是森林村的居民。在学院的自助餐厅里，她为我提供了午餐。所有的学生都有义务为维护学院贡献一定的时间，而自助餐厅是为玛莎准备的特别职位。离开时，我探头进了厨房，感谢玛莎为我准备的美味午餐。这时，我注意到一个小女孩蹲在厨房的角落里，低着头，膝盖抵着胸口。当我叫玛莎的名字时，她抬头看着我，我惊讶地发现她那瘦弱的、拿铁咖啡色的脸庞极其苍白。“你好，你是谁？”我蹲在小女孩旁边问道，她没有回答，只是将头靠在膝盖上，无精打采地叹了口气。

“那是我的女儿，艾尔莎 (Elsa)。”玛莎说，看着小女孩的姿势，眼睛里满是担忧。

“她还好吗？”我问。我不是儿童方面的专家，但我本能地感觉到这个孩子有点不对劲。

“这是一种血液病 (Dis bloedsiekte)” ，玛莎用南非荷兰语低声说，她

缓慢而绝望地摇摇头。对我来说，血液病(bloedsiekte)只能解释一件事，那就是艾滋病。想到这个漂亮的孩子可能是这种病毒的受害者，我毛骨悚然，这种病毒已经毁掉了许多南非人的生活。但后来玛莎让我看了她的医生给她的一些印刷传单，我意识到这个孩子得了急性淋巴性白血病 (ALL, Acute lymphoblastic leukemia) ，或是骨髓中的白血细胞癌。

玛莎一屁股坐在厨房的椅子上，边哭边倾吐她的伤心事。几个月前，6岁的小艾尔莎似乎开始抱怨她的关节疼。孩子没精打采，虚弱无力，脸色苍白，不肯吃东西，还发烧。玛莎以为艾尔莎得了流感，这种病当时正在流行，所以她让小女孩上床躺着，给艾尔莎吃了一些阿司匹林，哄她一天喝好几次鸡汤。

但艾尔莎的病情并没有好转，当玛莎注意到艾尔莎身上有几处不明原因的瘀伤和皮肤下的小红点时，她开始担心起来，便带着艾尔莎去了当地的诊所。在诊所给艾尔莎做检查的医生立即把她转诊到离克尼斯纳镇最近的乔治市的一位专家那里。玛莎的家庭没有能力带艾尔莎去专家那里，更不用说负担不起请专家的费用，所以学校的校长表示愿意提供帮助，作为交换，待艾尔莎将来恢复健康后，玛莎可以做些额外的工作。

接下来是令人困惑和不安的医疗检查、血液检查、扫描，甚至骨髓活检，所有这些最终都证实了艾尔莎患有白血病，如果得不到适当的治疗，她可能会在几个月内死亡。艾尔莎需要在乔治医院待很长时间以接受化疗，这将持续三年多。

专家向玛莎解释说，可能还需要其它疗法，目的是让艾尔莎获得持久的缓解，即体内没有可检测到的癌细胞。然而，如果艾尔莎想要活下

去的话，尽快开始治疗是至关重要的。诊断结果早在两周前就已经发出，但玛莎仍然处于震惊状态。

她很清楚这样一个事实，即她永远也不可能负担得起艾尔莎要求的治疗费用，而且在可预见的未来，学校也无法继续提供所需的帮助。情况似乎没有希望了。

我带着阴郁而沮丧的心情离开了卡拉塔拉。艾尔莎那美丽而疲惫的小脸开始在我醒着和睡着的时候出现。我希望我能想个办法帮助她。一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嘴边挂着海伦娜·克鲁坎普的名字。她是一名记者，写了一篇报纸文章，这给了我一些灵感让我开始写书。不知何故，我确信她能帮助艾尔莎。我去了海伦娜位于克尼斯纳中心的简朴办公室，在我向她解释艾尔莎的情况时，我看到她那有点尖刻的脸变得柔和起来。

当我讲完时，她喊道，“我们需要为艾尔莎的治疗筹集资金！”我以前从未听说过众筹的概念，但海伦娜向我解释说，如果一个人知道如何最好地利用社交媒体和在线融资机制，他就有可能从全世界成百上千的关心普通民众的人那里获得资助。

海伦娜立即着手在一个慈善众筹平台上注册帐户，并在 Facebook 上为艾尔莎创建了一个页面，上面贴满了由一名自由摄影师拍摄的艾尔莎、她的家人和她的家的令人心碎的照片。她还撰写了关于艾尔莎困境的文章，刊登在所有的花园大道报纸和地方报纸的分类广告、活动广告上。她利用自己的空闲时间狂热地工作来实现这个目标，而我则尽可能地提供帮助，并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很多。

所有这些活动的结果是，在一个月內，海伦娜就设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来支付艾尔莎第一年的治疗费用，她相信其余的很快就会到来。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每周至少去乔治市的医院看望艾尔莎一次。玛莎被免除了在学校的义务工作，她的学习被推迟到她能够再次完全集中精力学习时。医院为她提供了免费的临时住所，她醒着的时候大部分时间都在艾尔莎的床边度过。

小女孩的身体情况不容乐观。看着她那苍白得像鸟蛋一样脆弱的小秃头躺在枕头上，她那瘦得令人痛苦的小身体在光秃秃的床单上几乎没有留下一点凹痕时，我的心都要碎了。医生通过外科手术在她的锁骨附近的皮肤下植入了一个 portacath，并通过它给药。我意识到这个装置对她来说不舒服，这让我感到几乎是我身体上的痛苦，她用咬掉指甲的小手在锁骨附近快速、不断地拍打着。

玛莎告诉我，医生最担心的是感染风险的增加，特别是肺炎，他们对气短、胸痛、咳嗽或呕吐等症状保持高度警惕。艾尔莎在化疗期间必须留在重症监护室，直到医生认为这种感染的风险已经降到最低。

尽管困难重重，艾尔莎挺过了第一轮化疗，并在几周内从重症监护室转到了普通肿瘤科病房。小女孩在这里看起来快乐多了，第一次，她的眼睛变得明亮。当我再次去看望她时，她可以坐直，显得警觉，对周围的环境很感兴趣。

我到的时候，玛莎正要离开去见艾尔莎的医生，再到商店买几件艾尔莎需要的东西。因此，她见到我很高兴，临走时对女儿说，“艾尔莎，把你的梦告诉艾伦先生，我的宝贝。”然后她向我眨了眨眼睛，向艾

尔莎飞了一个吻就离开了。很高兴能第一次看到玛莎有顽皮的心情，这要感谢她女儿的健康状况有所改善。

我弯下身去吻艾尔莎的脸颊，她抓住我的手在我耳边轻声说，“这不是梦，你知道的。”

“真的？”我说着，在床边的椅子上坐了下来。“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切呢？”接下来的故事可能会被任何理性的成年人认为充其量只是个梦或幻想，最糟糕的可能是错觉，甚至是药物引起的幻觉。然而，出于某些原因，这个故事对我来说非常有趣，这可以从下面看出来。

前一天，艾尔莎感到非常悲伤，非常想家。她已经开始感觉好一点，她很想念她的朋友和其他家人。但她最想念的是她家周围的森林，它一直是她最好的朋友、她的避难所和她的游乐场。她发现自己所处的无菌、明亮的白色环境寒冷且不友好。艾尔莎的妈妈给她盖好被子，为她读了故事，然后就离开了。艾尔莎开始悄悄地啜泣，想着自己是多么孤独，多么想回到森林里的家。

突然，艾尔莎听到窗外传来一种陌生的、几乎听不见的嘶嘶声，于是她从床上爬下来，拉开窗帘。令她吃惊的是，她看到一只大雕鸮栖息在窗台上。猫头鹰直直地盯着艾尔莎，缓缓地眨了几下眼睛，然后她听到心中有一个深深共鸣的声音。“艾尔莎，跟我来。”猫头鹰叫道。

“但是... 但是我不能。我病了，我不应该下床。还有，我妈妈告诉我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她回答。

“艾尔莎，你的心怎么跟你说的？我对你来说是陌生人吗？”猫头鹰

问，它橙色的大眼睛深深地盯着她的眼睛。



雕鸮 (Eagle Owl)

“嗯，不，我想不是，” 埃尔莎回答，因为她意识到她其实很了解这只猫头鹰。她在她家附近的树上见过它好几次，晚上睡觉前还经常听到它呜呜地叫。

“我让你跟我来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病了。我们要去一个能让你感觉好点的地方。” 猫头鹰接着说。

“嗯，好吧。但是我们该怎么去呢？明天早上我妈妈来了而我不在，我妈妈会不会伤心呢？” 艾尔莎说。

“艾尔莎，我们飞到那里去，早上之前我们就回来，没人会知道我们走了。” 猫头鹰回答。“现在，打开窗户，爬到窗台上。” 艾尔莎照猫头鹰说的做了。

她发现自己一点也不害怕，即使她的病房在这栋楼的三层。“现在爬到我背上，抓紧我！” 猫头鹰说道。艾尔莎惊奇地发现自己已经小得足以舒适地贴在猫头鹰的背上，她紧紧地抓住猫头鹰的羽毛。猫头鹰叫了一两次，然后嗖地一声从窗台飞了出去，消失在漆黑的夜空中。

这次飞行绝对是令人兴奋的，猫头鹰俯冲又拉高，然后以最快速度飞行，艾尔莎偎依在它的羽毛中取暖。他们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原来是艾尔莎长大的那片森林。猫头鹰在一片森林空地上猛地停了下来，满月照亮了他们的路，周围的树木和灌木丛的叶子上也闪着银光。

“我到家了！”埃尔莎欢呼着，深深地呼吸着肥沃、富含腐殖质的潮湿土壤和绿叶植物的熟悉气味。“但是，我们来这里做什么呢？”她问，“现在很晚了，我的家人和朋友一定都睡着了。他们现在不想和我玩，他们可能会告诉我妈妈，然后我就会因为起床而惹上麻烦。”她皱着眉头担心地说。

“你今晚要和你的森林家人见面，小家伙。”猫头鹰回答说。

“可是，他们在哪里？”艾尔莎扫视着林中空地问道。

“你看到那边的两棵大树了吗？”猫头鹰问。艾尔莎点点头。“嗯，它们是通往这个世界之外的一个美妙地方的大门。那就是我们今晚要去的地方。”猫头鹰把艾尔莎领到两棵树前，鼓励她从中间走过去。有那么一会儿，艾尔莎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一团奇怪的银色雾气在她周围旋转。她又走了几步，雾散了，她发现自己来到了一个她所能想象到的最奇妙的地方。

她在一片林间空地上，但她周围的树木却是巨大无比，完全被五颜六色、闪烁的小光覆盖着。她仔细看了看，她发现它们原来是些小小的、有形的、美丽的小生物，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在树叶间跳着狂野的、欢快的舞蹈。“哦！看，是小仙女！”艾尔莎吃惊地瞪大了眼睛。

一些更大的有着各种各样动物面孔的生物，在空地上排成两圈起舞，摆动和编织着一种眼花缭乱的舞蹈，不断分解成复杂的图案。在两排圆圈的中心是一位高大、可爱的绿色女士。艾尔莎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的景象，这时舞圈分开了一条道路，绿色女士从跳舞的生物中间滑到艾尔莎身边，向艾尔莎伸出手来。“你是小仙女的女王吗？”艾尔莎敬畏地低声说，但仍然毫不犹豫地握住了女士的手。

“我是森林精灵。”女士一边回答，一边领着艾尔莎去跳舞。让艾尔莎完全惊讶的是，她发现她知道所有的舞步。她转呀、跳呀、跳呀、转呀，意识到自己感觉完全健康，她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这样健康的感觉了。音乐越来越响，越来越快，直到艾尔莎的脸颊因为用力而变得红扑扑的，她的头发在身后乱七八糟地散开。

最后，舞蹈结束了，跳舞的生物们带着兴奋的笑容叽叽喳喳走向空地边的长桌旁。桌上满是摆在叶子上的诱人食物，大大的橡子里装满了闪闪发光的粉红色饮料。跳了那么久舞，艾尔莎渴了，马上尝了一口，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东西！它尝起来就像流动的阳光、成熟的桃子和幸福。

喝完饮料，她感到一股温暖的金色光芒弥漫了她的整个身体，她马上又拿起一个橡子喝了起来。然后，她用手背擦了擦嘴，尝了一个涂着薰衣草糖霜、上面点缀着银光的粉红色小蛋糕。这是神圣的。她高兴地闭上眼睛，躺在春天草地的香味中，吃着蓝莓冰淇淋。绿色女士微笑着出现在她身边。“看来你很享受我们的盛宴，我看到了。”她说。

“我从来没吃过这样好的东西！”艾尔莎回答，咬了一口淡绿色的蛋糕，它尝起来有太妃苹果和节日的味道。“我只是太饿了！”艾尔莎



叫着，抓起另一块蛋糕，它是橙色的，上面点缀着闪耀的小小的金光。

吃饱喝足之后，艾尔莎坐在一个长满柔软嫩绿苔藓的树桩上，听着仙女们演奏的音乐。就像那位女士的声音一样，她是直接从内心听到音乐，而不是通过她的耳朵。音乐听起来像笑声，像清澈的流水，像小小的玻璃铃铛，让艾尔莎感到深深的、完全的快乐和满足。绿色女士坐在她身后，把小小的白花编在她的头发上。

“这些生物是谁？” 艾尔莎问绿色女士。

“它们被称作空气精灵(sylphs)，它们确保树木和花朵正常生长并保持快乐和健康。” 女士回答。

“我真希望有个精灵能让我恢复健康” 艾尔莎悲伤地低声说，她的嘴角耷拉着，下嘴唇颤抖着。

女士紧紧抱住她，对她说，“你知道的，你知道的！有一个灵性存有正在照顾你的身体，确保一切都按照你在出生之前决定的计划进行。”

“那么，我的精灵在哪里？她的工作做得不是很好，因为当我不在这里的时候，我通常病得很重，你知道的。” 艾尔莎愤愤不平地问道。

“我知道” 女士以无限的温柔和同情肯定地说。“但你知道吗，艾尔莎，你比你想象的要广阔得多。你相信你只是一个生病的小女孩，但你实际上是一个强有力而伟大的灵性存有，你决定让自己的一小部分忘记它的真实面目，假装自己是艾尔莎一段时间。这个存有爱你，艾尔莎，远远超过地球上任何人对你的爱，甚至比你爱你自己还多。

当你不再假装受到地球上的限制，就像现在你经历的，你就会成为这个存有；当你离开地球时，你会再次记起你究竟是谁。这个存有之前决定，它选择用自己的一部分表达为出生在地球的艾尔莎你，在很短的时间内，出于一些很好的理由，经历一些艰辛和困难，一些痛苦和折磨，这样的话，当你离开这个地方时，你会记得这些。

我不知道你的理由是什么，但是，对一些人来说，苦难和艰辛使他们变得坚强，帮助他们在爱和同情中成长，这样他们以后就可以做更多不可思议的事情。”

“有什么事是我以后必须做的？我长大后还会是这样吗？” 艾尔莎想知道。

“只有你才知道，艾尔莎，再过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可能是在另一生中，不是作为艾尔莎，而是作为另一个人。时机到了，你会清楚地知道你必须做什么。请相信我，这将是非常美妙的事情，将给世界带来美好的改变。” 女士说。

艾尔莎向后一靠，深深地叹了口气。“我想帮助人们并带来改变，特别是对其他也生病的孩子。在医院里，有时候总是感到痛苦和虚弱，真是太难了。” 她说。

“这就是为什么你需要时不时地回到这儿来和我们在一起，这样你也可以有一些时间感觉良好，过得开心。这样病痛就不会那么难以忍受了。” 女士说。

“哦，那是不是说我又可以来这里了？我明天晚上可以再来吗？” 艾

尔莎兴奋地问。

“也许不是明天晚上，但很快。”女士回答。

“哦，好吧，我玩得太开心了。”艾尔莎低声说，满足地叹了口气。眼睛开始因疲惫而闭上。对这个小女孩来说，这是一个漫长而有趣的夜晚。

艾尔莎完全不记得是怎么回到医院的。当她睁开眼睛时，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护士正将她的早餐放在她面前的托盘上。令她吃惊的是，她非常饿，几个星期以来第一次吃光了所有的食物。

艾尔莎在医院的这段时间里，又去了几次森林空地。大多数时候，当我去看她时，她都会给我讲一些愉快的新故事。我开始很期待我们的见面，这样我就可以听到艾尔莎最近在森林里的冒险经历。她不再告诉别人她的森林之旅，因为他们都认为她只是在做梦，但艾尔莎知道我真对待她的故事。如此认真，事实上，有一天我让艾尔莎替我给绿色女士捎了个口信。“请你问问这位女士，我能不能亲自见见她。”我对艾尔莎说。

令我非常高兴的是，接下来的一周，艾尔莎收到了绿色女士给我的回复。“那位女士让我告诉你，毫无疑问，关于她的所有这些故事都在以它们自己的方式走向你。”艾尔莎一边说着，一边眯起眼睛努力回忆那位女士的原话。“当你选择敞开你的心扉，更多的故事将会到来。当你准备好了，你自己将会遇到这位女士。”听到这些话，我的脊背一阵发凉。我确信这不是一个六岁小孩说的话，而是那位女士给我的口信。我发现自己对留在克尼斯纳的剩余时光充满极大的期待。

与此同时，艾尔莎和绿色女士访问森林的故事让我非常高兴。她告诉我在白天的一次访问中，她帮助森林精灵建造了一座树屋，她们用藤蔓和花朵迅速缠绕成美丽的、活着的墙壁艺术来装饰树屋。还有一次，月光下她在一个神秘的岩池中游泳，周围是蕨类植物和长满苔藓的鹅卵石，银色的水里有发光的小鱼在啃她的脚趾头。

她向我描述了一次午夜野餐，在一棵挂着老人胡须似的巨树的最顶端的树枝上，森林精灵教她用想法自个儿飞行。有一次，她骑在一只巨大的牡鹿的背上，在森林里疯狂追逐，伴随着成百上千的其它动物，只是为了纯粹的好玩。还有盛宴！艾尔莎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么美味可口的食物，她可以花几个小时来跟我讲述她经历的味觉感受。

我无法证明这些访问是真实的——它们很容易是难以相信的生动想象的产物。艾尔莎和我选择相信它们是真实存在的，我确实知道它们让一个病得很重的小女孩非常开心。更重要的是，它们给了她一种方法来理解自己的痛苦，让她在疾病中找到意义。为此，我将永远感激让这些访问成为可能的人，无论这些访问是真实的还是想象的。

然后，出乎意料地，艾尔莎的病情突然恶化了。一天早上，她醒来时胸口刺痛，咳嗽得很厉害。到了下午，她开始发高烧。检查证实艾尔莎患了肺炎，她立即被再次转到重症监护室。两天之内的一个清晨，她陷入昏迷状态，从此再也没有恢复知觉。一天后，尽管得到了最好的医疗照顾，小女孩还是死了。

艾尔莎故事的最后一部分纯粹是我自己的想象。也许我需要一种方法来理解这种极其不公平的做法，让她短暂的生命就此结束。也许这是我向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女孩献上我最后敬礼的方式，我非常爱她。不

管怎样，这是艾尔莎故事的最后一章。

艾尔莎陷入昏迷的前一天晚上，猫头鹰再次出现在她的窗外。“我想我爬不出窗户了，我没有力气了。” 艾尔莎对她的客人低声说。

“那我们试试另一种旅行方法。闭上眼睛，艾尔莎，想象你回到了森林里，和你的朋友们在一起。” 猫头鹰回答。艾尔莎照吩咐做了，在非常短暂的黑暗之后，她睁开眼睛，发现自己又回到了森林的空地上，被精灵们包围着，绿色女士站在她的面前。

“艾尔莎，今晚有一个特殊的庆典，是为你而举行的。这是你的告别派对，因为很快你将踏上激动人心的旅程，前往一个全新的、不同的地方，那里甚至比这个地方更漂亮、更好玩。” 女士说。

“比这里更好玩？那不可能！” 艾尔莎道。但那位女士只是微笑着，拉着艾尔莎的手带她进入舞蹈。那天晚上是艾尔莎参加过的最好的派对。她跳啊跳，直到脸颊红润，她的头发缠绕在头上，形成一团狂野、互相缠绕的光晕。她一直跳着舞，直到双腿瘫软，跌倒在脚下柔软的树叶上，不停地打滚，开心地咯咯笑着。她吃啊吃，直到再也吃不下去为止。她和她的朋友们以及绿色女士一起玩遍天下每一个游戏。

最后，女士对她说，“艾尔莎，时候到了，该走了，小家伙。派对结束了，但你的新生活即将开始。” 根据自己脊椎上涌出的兴奋小泡泡，艾尔莎可以看出绿色女士是对的。她知道她现在已经为下一次探险做好了准备，因此她向所有的朋友告别。

然后艾尔莎拉着女士的手，她们最后一次一起走在两棵树之间，进入

一个全新的世界。

## 14 克尼斯纳的巨大灰色幽灵 (The giant grey ghosts of Knysna)

几乎不可能在花园大道上停留一段时间而不碰到围绕克尼斯纳大象的神话和传说。所以，当然，我听过这些故事，但我从来不敢奢望我在克尼斯纳逗留的这段日子里，能有幸亲眼见到这些壮观而神秘的生物。

\*\*\* \*\*

克尼斯纳大象是大规模群居的动物，数量可达上千只。它们在森林、fynbos 和草原上自由地游荡，直到因人类狩猎而几乎灭绝。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官方消息坚称只剩下一头大象，也就是所称的“女族长”，这可以通过她那根折断的象牙辨认出来。将大象从其它地方重新引入克尼斯纳森林的尝试都失败了。当然，这意味着克尼斯纳大象现在被认为已经功能性灭绝。

【functionally extinct 功能性灭绝，是生物学术语，指某类生物在自然条件下，种群数量减少到无法维持繁衍的状态；换言之，功能性灭绝指某物种在宏观上已经灭绝，但尚未确认最后的个体已经死亡的状态。功能性灭绝是物种灭绝的前兆，当一个物种停止繁殖后，最终灭绝只是时间问题。因此功能性灭绝的物种被称作“僵尸物种”，其残存的最后若干个体被称作“活着的死者”，即无法产生后代而不可避免地使种群走向灭绝，甚至连其自身也无法维持生存。《百度百科》】

然而，最近对粪便样本的 DNA 分析，使科学家们相信还剩下五头母象、几头小象，可能还有三头公象，它们代表了非洲大陆最南端自由放养的象群。近年来，有些大象被摄像机拍到。这些神秘的生物不得不调整它们的饮食，变得沉默，像幽灵一样，善于在几乎看不见的情

况下移动，避免与人类接触，以确保它们继续生存。

这群与世隔绝的大象群秘密地生活在克尼斯纳古老森林的深处，它们在文学作品中被永久地保存下来，比如作家达琳·马瑟(Dalene Matthee)的著名著作《森林中的圆圈》(Circles in a Forest)。它们的存在笼罩在神秘之中，是这个地区许多历史和民间传说的核心。

在 DNA 证据出现之前，许多人甚至完全怀疑大象群的存在。要追踪这些大象极其困难，因为传说中它们避开人类。大面积的森林，加上超过 6 万公顷的开放、没有围栏的区域，它们漫步在森林覆盖的奥特尼夸山脉的南山坡上。

\*\*\* \*\*

我读过很多关于隐藏在迪普瓦尔(Diepwalle)森林里的大象旅行路线的书，这是曾经广袤壮丽的热带雨林的最后幸存地，在那里成群的大象自由地漫步而不用惧怕人类。我知道在克尼斯纳的逗留期间，我必须抽出时间探索这些小径。



迪普瓦尔森林 (Diepwalle Forest)

一个周六的早晨，天还没亮我就醒了，沿着一条陡峭的土路开了将近一个小时的车。这条土路蜿蜒数公里进入森林，最终到达迪普瓦尔森林，大象的漫步旅行就从这里开始。我选择了三条路线中最长的一条——9公里徒步穿越该地区最茂密潮湿的森林。早上7点，我已经在路上了，我的早午餐装在背包里。这是一次多么美妙的经历啊。

森林内部密密实实的、种类繁多的植物群被直冲云天的古老树木的巨大树冠保护着。这条徒步路线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下延伸，进入郁郁葱葱的绿色世界，那里有苔藓、蕨类植物、地衣和晶莹剔透的棕褐色溪流。当我弯下腰在溪边重新装满我的水瓶时，突然被灌木丛中的沙沙声吓了一跳，然后发现自己与一只受惊的丛林雄鹿面对面。

愣了片刻，它飞快地跑开了。我很高兴地瞥见跟在它后面的母鹿也迅速跑掉了。从河床爬回陡峭的斜坡，我抬头看到了难以捉摸和害羞的克尼斯纳白梢冠蕉鹃(Knysna loerie)明亮的鲜红色翅膀。多么令人惊叹的景象，我确实非常幸运。我不禁想，这个景象应该是我接下来的徒步旅行的好兆头。



白梢冠蕉鹃 (Knysna loerie)

大约在我徒步旅行的半路上，我遇到了一棵巨大而宏伟的古老黄木树，它的几个树根高出地面，形成了自然、隐蔽和受保护的座位。奥特尼



夸黄木树(Outeniqua Yellowwood) 可以存活一千多年，人们知道它可以长到 60 米高，尽管眼前这棵只有 40 米左右。我觉得这里是享受早午餐的最佳地点，因为我的早餐只有咖啡和几块饼干，几个小时前我就饿坏了。

我舒舒服服地躺在两个巨大的树根中间，背靠在树干上，开始享用我的三明治和水果。用完餐后，我靠在树干上，向四周看了看，金色的阳光透过嫩绿的树叶轻轻洒下来，薄雾在树梢间打转，一切美得令人窒息。我闭上眼睛，深深地呼吸着这个隐秘而美丽的地方的气息。

由于森林生物隐藏自己的行踪，这里非常平和与宁静，只有偶尔的鸟鸣和树叶的沙沙声。我觉得很困，昨天晚上写书一直写到很晚，今天早上又起得这么早。我觉得自己开始打起盹来了，头向后靠在树干上。我梦见森林里神秘的大象，安静的灰色幽灵，在古树间的秘密小径上溜达，带来希望的信息，这是生命战胜一切困难存活下来的信息。

过了一段时间，我被一个急切的耳语声吵醒，“彼得，醒醒。现在！”我的眼睛飞快地睁开了，我清楚地听到同一个声音在告诫我，“安静，不要动！”我从眼角处瞥见一道明亮的绿光。我还没来得及朝那个方向看过去，就听到了灌木丛中的哗啦声。我顺着声音的方向转头，在惊讶和恐惧中屏住了呼吸，用颤抖的手捂住嘴巴，以免自己喊出声来。

一头巨大的灰色大象，面无表情地沿着小路缓慢地向前走着，直接经过我藏身的树根！然后，当我意识到她并不孤单时，我的心几乎停止了跳动。跟在第一头大象后面的是另一头大象，然后，又是另一头！我数了数，五头巨大的母象和三头小象排成一列，从我身边走过。如此庞大的生物，移动时却出奇地悄无声息。

它们一个接一个地从我身边走过，离我不到五米。我得承认，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这么害怕过，或者这么兴奋过。我静静地坐着，几乎没有呼吸，全身的每一块肌肉都绷得紧紧的。但是，不知何故，奇迹般地，它们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存在。只有最后一头大象，也是象群中最大的一头——长着一根断牙的巨大雌象——意识到了我的存在。它停了一下，慢吞吞地走了过来，提起鼻子，轻轻地嗅着我汗水湿透的脸——两米远的空气。

它离我很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它那粗糙脸上的每一道深深的裂缝，以及它那长长的、灰白的眼睫毛。然后，它转过头来直视着我，它的眼睛里充满了古老的智慧、耐心和接纳。在那令人窒息的永恒时刻，我们彼此凝视着对方。然后它发出一声鼻息声，上下晃动了几下它巨大的头，然后继续往前走。

一两分钟之后，大象消失在小路上，消失在前方茂密的树林里，就好像它们从来没有经过这里一样。

我似乎坐了好几个小时，因震惊和敬畏而动弹不得。渐渐地，我的小小头脑控制了我，我开始认为也许整个经历都是我的梦境或想象。毕竟，我一直在打瞌睡。也许整个经历只是某种清醒的梦，由我周围的环境和我最近对克尼斯纳大象传说的注意所引起的。我那惊恐的头脑急急向我保证，我根本不可能经历我以为自己经历了的情境。最终，我晃动着僵硬而痛苦的身体，踉踉跄跄地站起来，继续我的徒步旅行。现在，我彻底地相信，整个事情的经过都是我想象出来的。

然而，就在离我享用早午餐的黄木树十米左右的地方，我看到了无可辩驳的证据。一大堆大象的粪便... 在凉爽的森林空气中轻轻冒着热气。

## 15 一切归一 (All is One)

随着我在克尼斯纳收集故事的假期接近尾声，我发现自己的问题远远多于答案。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在这个地区的森林中经历了变革性事件？人们在森林中与谁或什么产生了联系？这里隐藏着什么不可思议的秘密？最重要的是，这位绿色女士是谁，她与所有她选择向其展示自己的人有什么关系？

我遇到了如此多有趣的人，记录了如此多引人入胜的故事，我感到与这座小镇和它的居民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联系。我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属于这个美丽的地方，我知道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当我离开这里时，我将把自己的很大一部分留在这里。我在这个地区的多次徒步旅行中，我感到对美丽森林和当地自然植被的联系和爱越来越强烈。所以，在我的最后一周，我决定去森林里做最后一次徒步旅行，以清理我的思绪，并向神秘而奇妙的克尼斯纳森林说声再见。

踏上进入森林的步道，我加快了步伐，逐渐意识到我的身体在工作，我的肌肉在伸展，我的呼吸在加深。当我沿着斜坡向上走时，血液涌向了我的脚和腿。我发现自己在逐渐释放积累的压力，因为随着每一次深呼吸，占据我脑海的无数小问题和小担忧都在减少。慢慢地，我脑海中无止境的喋喋不休的声音安静下来，我开始注意到我周围难以置信的美丽。

我放慢脚步，开始通过我所有的感官，通过我皮肤的每一个毛孔吸收森林的本质(essence)。渐渐地，我对森林的感知开始改变，我的能量和活力增加，周围呈现出舞台或电影似的场景，森林的存在开始变得过于强烈及完美以致于感觉不真实。近乎迷幻的色彩、无数的纹理、

丰富的气味，每一枝细小的树杈、每一颗小石头的放置似乎都太完美了，不可能是偶然发生的。

【essence 本质，指事物本身所固有的根本属性，它对事物的性质、状况和发展起决定作用(与现象相区别)。《Oxford Languages》】

相信这一切的背后没有难以置信的设计，没有一些令人敬畏的智慧，这对我来说变得不可能。我蹑手蹑脚穿过巨大的树木大教堂，敬畏地凝视着树木叶子如彩色玻璃窗透出的精致的绿色蕾丝光，我开始相信我是在集体智力的面前——森林之灵(a spirit of the forest)。嗯，我可以相信我听到的那些关于绿色女士的故事吗？我坐在一个小瀑布旁边，水流穿过精致而明亮的绿色植物，进入下面的水潭，我带着感激和欣赏深深地呼吸着。

突然，一道绿光闪现，一丛茂密的蕨类植物后面出现一位美丽的女士，向我滑来。她的皮肤是淡绿色的，微微发光，仿佛是从内部向外发出的。一头蓬蓬的齐腰深绿色长发，上面点缀着白色的小花和精致的蕨类植物的叶子。她没有穿传统的衣服，但她轻盈的身体散发出如此美丽的光芒，似乎她穿着完整的衣服。

我猛地跳了起来，我的心因恐惧和兴奋而怦怦直跳，因为我意识到自己最终也见到了这位我听过很多关于她的故事的女士。她对我笑得如此甜蜜，我确信她能读懂我的想法，我感到被深深的、平和的温暖和接纳所吞没。

“你究竟是谁？你从哪里来？”我问道。

“我是森林的 Deva，我一直都在这儿！你现在之所以能看到我，是

因为你沉浸在那深深的感激和欣赏的放松状态。我经常看着你在森林里徒步，我相信你已经准备好向人们展示一些奇妙的东西，这将增加你对森林的了解，以及你与森林关系的了解。”她回答。一边说着，女士一边走到我的面前，将她冰凉柔软的手轻轻地放在我的眼睛上。

“你在做什么？”我问，对这出乎意料的事态发展感到相当困惑。

“只是把面纱从你的视线中移开。看看摆在你面前的是什么！”她大声地说，把她的手从我眼睛上移开。

睁开眼睛，我欣喜地深吸了一口气，我看到了一个神奇的仙境。穿过树木的光线呈现出一种液态的金色，无数的微小生物舞动着闪闪发光的翅膀，它们闪烁着五光十色的光芒，使得我们周围的空气都陶醉了。

“那是... 怎么回事？”我惊奇地叫了起来，突然意识到我终于看到了那些曾经让我生病的小朋友艾尔莎如此开心的生物。

“它们是精灵，空气精灵，有利于树木、植物和花卉的生长。精灵是一种元素存有，它们的工作是将思想形式(thought form)转化为物质形式。”

“可是，它们是怎么做到的？”我惊讶地问道。

“这对你来说可能有点难以理解。基本上，精灵们使用它们的领导天神们(the Devas)提供的蓝图，传导以太能量产生植物的物质形式。”

眼角闪过一道明亮的光，我转过身，瞥见一只像蜥蜴似的火红小生物，冲进倒下的树桩旁边的灌木丛中。“那是什么？”我问我美丽的向导。

“那是火蜥蜴(salamander) — 火精灵。它们的工作是将物质从一种形式转化为另一种形式。在这种特殊情况下，火蜥蜴将腐烂的树干和植物转化为支持新植物生长的营养物质。你知道的，森林里的所有东西都是循环利用的！森林中的火蜥蜴通常很小，但参加火山、闪电或其它大型能源转化的火蜥蜴可能是巨大的。点燃火种的时候要有最纯粹的意图，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火蜥蜴就像淘气的孩子，如果你的意图不纯粹，会造成很大的伤害。”

“这些元素存有是由什么构成的？确定不是血和肉组成的？”我问，开始真正享受这种独特的经历。

“绝对不是血和肉组成的！每一种不同类型的元素存有都是由以太物质(Etheric matter) 构成的，每一种以太物质对应的元素存有 (elements being) 是唯一及特定的。当然，这四种元素存有是土(earth)、气(air)、火(fire)、水(water)。虽然元素存有不是不朽的，但它们确实可以存活数百年，在它们再度回到最初形成它们的以太物质之前，执行它们的特定功能。现在，你看看那个瀑布，你会看到一个水仙(nymph)，一种水精灵 — 处理植物和动物的重要本质和液体的水元素存有。”她笑了。

【elements being 元素存有，在古典哲学中，这是一种构成世界上所有物质的最基本实体/能量。历史上的许多民族都曾经建构出属于他们自己的元素思想，最著名的代表有古希腊的四元素说(土、气、火、水)，印度佛教的四大种(地、风、火、水)以及中国的五行(土、木、金、火、水)。《维基百科》】

看向瀑布，我见到一束明亮的淡蓝色光芒，闪烁着问候我们，然后消失在水里。

“但是... 这些只是神话和传说的素材！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它们真的存在！为什么人类平常感知不到它们？”我问 Deva。

“在远古时代，实际上人类感知元素存有的能力比你们现在要大得多，所以才有了神话和传说。然而，在近代和现代，因为工业化的有毒废物和大片以前未受污染的土地遭到破坏，许多元素存有已经隐居或完全离开。由于人类小我和头脑支配的后果，人类感知自然的能力几乎关闭，元素存有几乎对每个人都变得不可见。然而，孩子们往往会感知到它们，那些处于接纳状态的人也会如此，比如你今天的情况。”她回答道。

她指着瀑布旁边的一堆岩石，我看见那儿有一个棕色的小生物在岩石表面稳步移动。“你看见那个土精灵了，它们与岩石和土壤中的矿物质有关，你会惊讶地发现它们也是活着的实体。它们在所有生物体内执行重要的营养功能。没有矿物质，植物和动物就无法生存。”她说。

Deva 再次转向我说，“除了我向你展示的元素以及无数的其它元素之外，你还应该觉知到你的宠物，甚至你自己的身体，都有相关的元素精灵。如果你与这些元素一起工作，你可以确保你自己和你的动物伙伴的持续健康和福祉。只要回到这种放松、冥想的状态，让自己在内心深处感受到感激之情，然后请特定的元素精灵来帮助你寻求健康、平衡和福祉。帮助你是它们的职责，也是它们最大的乐趣。”

“但是，在遇到了所有这些不同的元素之后，我想知道**你**究竟是谁。”我说。

Deva 对我轻轻笑了笑，回答说，“整个森林，包括所有的植物、动

物、矿物质、微生物、空气、水，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共同创造的、活着的实体。我是这个实体的能量本质，我负责它的健康和福祉。当你觉得自己在与森林交流时，你就是在与我交流。”

在给我片刻的时间内化这条信息之后，Deva 继续说，“现在，我想引导你在你的探索中更好地了解森林。我很清楚你在这方面一直在问自己的问题，今天我将帮助你找到一些答案。

首先，我想让你意识到，当你在森林中行走时，你实际上是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与森林进行对话。在化学层面，你吸入氧气和生活在森林中的植物、动物及微生物产生的大量微观化合物。作为回报，它们吸收你呼出的二氧化碳，同时获取有关你、你的饮食、你的压力、你的态度的重要信息，以及来自你呼出的分子的许多其它信息。这种化学对话改变了你和森林。我想你已经注意到当你在森林里徒步时是如何变得更加平静和放松了吧？”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Deva 继续说，“当然，你也在与森林进行情绪和灵性层面的交流。你的爱和感激之情确实滋养了森林，因为它们为元素存有提供了重要的能量以完成帮助植物和动物生长的工作。你的爱的意图被这些灵性工作者显化了。”

“但... 这太不可思议了！这意味着我确实以许多不同的方式与森林相连。我经常感觉到这种联系，但一直认为这只是我自己的想象！”我争辩道。

Deva 缓缓微笑，仿佛一直在等我得出这个结论。她俯身拉住我的手说，“我会向你展示这种联系到底有多深。当我带你踏上一段深入



物质(matter)核心的小旅程时，请放松，不要抗拒。”

这么说着，她拉我站了起来。然后突然，我们周围的金光开始以疯狂的能量螺旋形式扭曲和旋转，我们被卷入了螺旋中，在令人眼花缭乱的色、光、声中以惊人的速度移动。当我逐渐习惯这些感觉时，她的声音在我的脑海里响起，“我们现在正在向内朝着物质的最小单位旅行。沿途我会指出一些景点。在你的右边，你会看到我们经过一只变形虫。”

【amoeba 阿米巴虫，是一种单细胞原生生物，由一个细胞构成，可以根据需要改变体形，因而又名变形虫。《维基百科》】

我还没来得及看这个向我们挥舞触角的巨大单细胞怪物，我们就冲过了一个管状大肠杆菌。下一个是个病毒，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太空探索装置。然后，我们冲过分子、原子和电子，经过很长很长一段路，我们到达了原子核与亚原子粒子。当我们最终到达最小的亚原子粒子时，我的脑袋在旋转。

Deva 向我解释说，这些根本就不是粒子，而是“潜在的可能”在每时每刻的突然出现和突然消失。意识到我们的整个物质世界实际上是由并不存在的东西组成的，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这个现实确实是一种幻觉，正如神秘主义者们一直断言的那样。但更奇怪的景象还没有出现。

我们疯狂的冲刺突然结束了，我环顾四周，发现自己置身于一块奇异的、闪闪发光的、溢满“潜在的可能”的能量海洋中。“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低声问 Deva。

“这是零点能量场，在这个层面上，一切都是真正的「一」。”她低声回答。当我环顾四周时，对我来说，她所说的真理变得清晰起来。无限的能量场遍布并相互渗透了我所看到的一切。低头看看我自己的身体，我可以看到我体外的能量和我体内的能量是完全一样的。能量在我的身体中自由移动。事实上，我的身体与其它所有的东西一样，都是由同样的能量构成的。

旅程还没结束。我在迷茫中看着 Deva，我看到她也是不断移动、不断变化的一团能量云 (a cloud of energy)。我突然想到，如果 Deva 代表森林，如果她和我都是由相同的能量组成，那么森林和我就真的是同一个存有。我的头脑挣扎着去反驳这个想法，于是我向 Deva 求教以帮助理解。

“可是... 那... 那我是什么呢？”我问，完全被我正在经历的神奇和魔力所征服。

“有很多种方法可以用来描述你是什么，这完全取决于你提出的问题和你的视角。你的身体、你的人格、你的思想，这些都像是能量流中的一个漩涡。能量流不断移动和不断变化，正如你所观察到的那样，它自由地流过你。但在短暂的片刻里，你是能量流中一个不动的模式。

然而，如果从更高的视角来看，那么你可以被描述为构成一切的意识流中的一个视角。有无限的视角，但从最高的视角来看，你、我、森林、地球和她所有的居民、行星、恒星、星系、整个宇宙以及更远的地方... 都是「一」。这全是神的表达。你，我亲爱的朋友，是神的一个表达。”她回答道。

灵光突然一现，我顿悟到我们人类一直在错误的幻觉下劳作，以为我们是分离和孤独的，我们极度渴望团结和联系的自然状态，所以我们追逐金钱、职业、财产、性、恋情、上瘾。我们希望的任何东西都能带给我们——即使是转瞬即逝的——我们所渴望的合一体验。当然，最大的讽刺是，我们不可能不是「一」，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真实本性，它是一切万有的真实本质。

我所了解和经历的一切壮丽奇观，渗透了我的存在和我的意识。当我作为一个独立实体的视角慢慢消失时，我感到我的界限逐渐开始瓦解，我感激地沉入了成为(BE-ing)... 一(One)... 的无限奇迹中.....

很久很久以后，我在熟悉的分离幻觉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瀑布边一堆柔软的枯叶上。森林已经恢复了它自己的熟悉但平凡的美丽。当我起身准备离开时，一道绿光在树林间闪过，我笑了并且欣喜地意识到，在我自己的存在中，我现在对我与我心爱的森林之间的联系有了确切的了解。但最重要的是，我对与一切万有的联系有了了解。

我也非常肯定地知道，就像在我之前的许多人一样，我很快就会回到这个地方，再也不会离开。我只是不知道我将如何做到这一点。

## 后记 (Epilogue)

我长久等待且热切期盼的与绿色女士的会面，对我来说确实是一次巨大的变革经历。我发现自己完全相信她确实存在，就像我记录的那些说起他们故事的人一样。在我看来，在森林里待过一段时间的任何人都会永远改变。

在克尼斯纳的日子即将结束前的最后几天，当我对我的书做最后的润色时，我逐渐意识到我再也回不去以前的生活了。我在世界上的这个美丽地方的经历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我，我甚至不可能再考虑城市生活和新闻职业。但我的人生该怎么办？我有没有可能在克尼斯纳找到一种生活方式？靠近那些改变了我对生活看法的森林？

在克尼斯纳的最后一天，我走了一小段路，向森林告别。我坐在山间溪流中的一块大石头上，周围是郁郁葱葱的绿色蕨类植物，被头顶高耸的树冠保护着。我向自己发誓，无论如何我都要回到克尼斯纳来生活。我已经做出了选择。这是关于爱、联系以及开放的心的选择。这是一个关于与我最真实的自我联系的选择，相信我在那里发现的东西，而不是接受我的小我想法的有限视角。

的确，当我们跟从心做出选择时，整个宇宙似乎都会合谋，以最意想不到的方式使其发生。我刚回到开普敦，就接到了海伦娜·克鲁坎普的电话，我曾和她一起为艾尔莎的治疗进行众筹。海伦娜告诉我，她的德国男友终于向她求婚了，她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搬到德国和他住在一起。

她问我是否有兴趣接手她在当地各种报纸和杂志上的定期专栏。她说，如果我有兴趣写奇怪的文章或评论文章来赚外快，她也愿意提供个人推荐，把我介绍给她所有的联系人。虽然收入只是我在开普敦挣的一小部分，并且这是职业生涯的死胡同，但我很高兴。此外，海伦娜告诉我，如果我想租她的公寓的话，她会在她的房东面前为我美言几句，她那套非常便宜的小公寓将在下个月初挂牌出租。

就这样，离开后仅仅两个月，我发现自己又回到了克尼斯纳。我有了

一份工作，一个家，每天结束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继续我对写作的热情。第二天，我计划去森林里远足。我希望能见到绿色女士，感谢她为我所做的一切。接下来发生的是另一本书的主题...

\*\*\* \*\*

谢谢你读我的书。我真的很喜欢写它！如果你喜欢读这本书，请花点时间在你最喜欢的零售商那里给我留下评论好吗？— 丽莎·皮卡德

### 关于作者 (About the author)



丽莎·皮卡德 (Lisa Picard)

我以前是一名企业董事会成员，几年前，就像我在《绿色女士》一书中的许多角色一样，我在克尼斯纳的森林中经历了一次变革性的经历。我记录了自己的经历，包括我的神秘时刻以及与我的伴侣阿恩一起搬到森林并建造自己的家的过程。我邀请你在我的网站上阅读所有相关的内容。

这种变革性的经历是催化剂，最终促成了我离开城市生活和企业工作，搬到了南非花园大道的奥特尼夸山脉的一个偏远小农场。我的生活伴

侣、作家兼灵性治疗师阿恩·阿林汉姆(Arn Allingham)和我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这座远离世界的家。截至 2010 年，我们一直在美丽的原始森林边上享受简单但紧密联系的生活。通过写作与他人分享我对森林的热爱和欣赏，这是我最大的快乐，也是我最真实自我的表达。

与我联系：

访问我的网站：[thegreenlady.zingdad.com](http://thegreenlady.zingdad.com)

关注我的博客：[thegreenlady.zingdad.com/blog](http://thegreenlady.zingdad.com/blog)

访问我的脸书专页：[facebook.com/thegreenladybook](https://facebook.com/thegreenladybook)

加入绿色女士大家庭！注册我的免费时事通讯，以了解有关“绿色女士”世界的新出版物、博客文章和产品。

你可以在我的网站上阅读我记录的从小我到心的个人旅程，从城市生活到当前生活的转变。其它作品，包括一些短篇小说，也可以在我的网站上找到。

在我的生活伴侣 Arn (Zingdad) Allingham 编写的《扬升书》里，《绿色女士》中的许多主题都得到了更深入的探讨。你可以从他的网站上免费获得这本具有变革性和深刻治愈性的电子书。如果你喜欢纸质书，也可以从阿恩的网站上订购。

除了是一名作家之外，阿恩还是一位天才的治疗者和引导者。如果你对治愈自己的痛苦或寻找自己最真实自我的表达感兴趣，那么我邀请你访问阿恩的网站，以了解更多有关“灵魂重新整合”的治疗方式，他的自我发现手册《创造你自己，创造你的生活》，以及真正改变生活的《梦者觉醒!》(Dreamer Awake!) 系列研讨会信息。

如果你有兴趣将壮丽的克尼斯纳森林之旅与强大的灵性治疗相结合，请在阿恩的网站上查看他的非洲灵性之旅 (African Spiritual Safaris) 的信息。你也可能会自己遇到绿色女士！

### 问与答 (Q & A with the author)

**问：**《绿色女士》是为成年人还是为儿童写的？

**答：**这本书是为所有能够感知并欣赏森林深处的奥秘和神奇的各个年龄段的儿童编写的。

**问：**写作这本书的灵感是什么？

**答：**南非花园大道森林的壮丽美景，还有我游历过的世界各地的森林。每当我身处森林时，我都会感受到某种不可思议的联系，某种平和的感觉，以及难以形容的兴奋。这是我的灵感。

**问：**人们常说所有的小说都是自传体。《绿色女士》也是这样吗？

**答：**这本书的背景是南非的花园大道，主要是克尼斯纳镇，这是离我居住的地方最近的小镇。因此，我在书中提到的许多地方都是真实的。但书中的人物和事件都是虚构的。尽管像大多数作家一样，我也常常从遇到的人或经历中受到启发。

在过去五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在《绿色女士》中收录了关于我的生活和个人发展的几个主题。这些主题包括：与心相连，信任自己的内在指导，以及寻找生活的意义和目的。此外，我书中的许多人物代表了我的人格和我的激情的不同方面。例如，在“真实自我的表达”这个故事中，本杰明·利对外来植物管理的热情也反映了我自己的其中一种热情。

在“聆听你的心声”中，格雷格和桑迪的故事反映了我的伴侣和我用自己的双手建造远离世界的家的一部分过程，尽管我们的确使用了比故事中的角色选择使用的更传统的建造方法。

在“巅峰经历”中，肯和其他几个角色的故事也是基于我个人的经历，最终导致我搬到了克尼斯纳。所以，是的，我想这本书在某种程度上是自传。

**问：**你自己见过绿色女士吗？

**答：**我认为我的一部分实际上就是绿色女士！当我在森林中并经历我之前提到的那种联系时，我常常确信，我正在被某些更大的实体观察着。我常常觉得森林仿佛正在与我进行很深层的交流，我从这里汲取了如此多的能量和灵感... 怎么可能没有绿色女士！

**问：**就像书中的许多人物一样，你也从城市搬到了克尼斯纳小镇。请告诉读者关于你的一些旅程。

**答：**当我在克尼斯纳地区体验变革性的经历时，我是一家大型跨国企业的董事会成员。你可以在我网站的日记中了解更多有关我的经历的信息。我和我的生活伴侣，就像我在《绿色女士》一书中的几个角色一样，清算了我们的资产，搬到了位于奥特尼夸山脉高处与原始森林接壤的一个小社区，在那里我们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了远离世界的家。这是我们继续生活和继续写作的地方。

**问：**克尼斯纳和周围的森林有什么特别之处？

**答：**这是一个神奇而美丽的地方。我周游了世界，但这个地方才是我的家，也是我唯一想长待的地方。来参看看吧！



**问：**还会有更多的关于《绿色女士》的书籍吗？

**答：**这将取决于我可爱的绿色缪斯女神是否决定再次拍我的肩膀！我目前正在写作《绿色女士》的续集，初步定名为《绿色女士的故事》。在这本书中，绿色女士与彼得·艾伦分享了她自己的个人故事。

绿色女士究竟是谁？她从哪里来？她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是什么？她要和我们分享什么信息？

你可以在我的新书中找到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它问题的答案。本节后面可以找到节选的《绿色女士的故事》。

**问：**你为什么决定写这本书？

**答：**我一直在写作，把它作为我解决自己脑海中问题的一种方式，作为我内在自我的一种表达，或者只是为了好玩。但是绿色女士要求我写她，所以我不得不写。

**问：**你看起来对保护森林充满热情。 请告诉你的读者更多有关这方面的信息。

**答：**我非常热衷于保存和保护这个完美的地方。通过将我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这个目标中，我发现我与森林的联系不断加深，同时我收获的好处远远超过了我所消耗的精力。

**问：**你希望带给读者的回家信息是什么？

**答：**总是有魔力、美丽和魅力... 只是一个心跳的距离，如果你愿意选择去看它。

## 《绿色女士的故事》节选

(Excerpt from: *The Story of the Green Lady*)

在冬天的一个寒冷潮湿的星期六下午，我到达了宁静的海滨小镇克尼斯纳，我所有的世俗财产堆积在小皮卡车的后厢里，那车是我从一个饱受它折磨的朋友处借来的。沿着空无一人的主干道行驶时，我突然感到不安。想起我最近离开的开普敦充满活力、繁忙的道路，我想知道我是否适合在一个安静的小镇生活，那里没有任何我作为城市居民所习惯的干扰。

天哪，这个单行线的镇上连个电影院都没有！更别提时尚咖啡馆、屡获殊荣的餐厅或各种豪华俱乐部了。我一直是个城市居民，但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因为我回头的桥梁已被彻底烧毁。我沉思着，将小皮卡车轻松地驶入在可预见的未来将要居住的那栋小公寓楼的停车场。有足够的停车位——至少任何城市居民都不会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

一个小时后，我那几样东西被搬空了，其中大部分现在放在我客厅的中央，挤在一堆可怜的湿漉漉的纸箱里。我把湿淋淋的雨衣挂在淋浴间，看见下垂的发霉窗帘上还装饰着 70 年代风格的芥末色漩涡，我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振作起来。辞去开普敦一家顶级日报社记者的高薪工作，我到底是怎么想的？我怎么可能把我舒适又时尚的城市住宅换成这间狭小又糟糕的公寓？

心理上给了自己一震，我把在自怜泥潭中打滚的自己拉了回来，提醒自己这是我的选择。我心甘情愿地放弃了我的职业和城市生活。无论是好是坏，我已经决定，这就是我的梦想，我决心充分利用它。

我从地板上的冷藏箱里拿了罐啤酒，把自己扔在了沙发床上的一堆靠枕里。在我斯巴达式的新住处里，沙发床具备了床和沙发的双重功能。我打开罐子，冷静地喝了一大口，回顾了导致我目前状况的那些事情。

十个月前，由于我们对共同未来的愿景无法协调，我交往已久的女友克莱尔离开了我。她的生活包括婚姻、孩子和我的... 嗯，实际上我当时并不确定自己到底想要什么。作为一名有 15 年工作经验的备受尊敬的记者，我以前珍视的工作现在对我来说不再令我满足，我已经为改变做好了准备。一系列的偶遇让我在克尼斯纳休了六个月的长假。

在我的休假期间，我把时间花在收集有关该地区森林中发生的超自然和变革性遭遇的故事上。我想把这些写进一本书里。我在克尼斯纳度过的时光最终以和神秘的森林绿色女士的个人相遇而告结束，事实证明这对我来说也是变革性的。回到开普敦后，我辞去了工作，开始整理自己的生活，搬回克尼斯纳永久居住。我决定以自由记者的工作养活自己，虽然收入只是我以前收入的一小部分。但我真正的工作是完成我的第一本书的写作并出版它，并希望开始写下一本书。

从我小小的记忆之旅回来，我自怨自艾地咂咂嘴。现在看来，我的计划过于乐观，过于雄心勃勃。对于写作和出版一本书，我知道些什么？谁会对我选择的主题感兴趣？那个诱人的自怜再次向我招手。

我把自己从俯卧的姿势提了起来，摇摇晃晃地站起来，捶着疼痛的后背，把空啤酒罐扔到墙上。我知道以我现在的心情我什么也做不了，所以我决定去当地的酒吧喝上几杯，吃顿饭，希望能有个志趣相投的伙伴来帮我摆脱消沉。

在酒吧里，我偶然遇到了肯·布雷迪(Ken Brady)，他是在克尼斯纳工作的海洋生物学家，我把他的故事写进了我的第一本书。等我们每人吃了一个汉堡，喝了几杯啤酒之后，我对自己的处境感觉好多了。我回到我的公寓，开始整理我仅有的几件物品，试图营建一个稍微温馨的环境，希望更有利于创造。

第二天早晨，我从没有挂窗帘的窗户射进来的一束灿烂的阳光中醒来。事情似乎比前一天要积极得多。我做到了！我来到了克尼斯纳，即将开始我的新生活，在其中我会跟随我的心，尽可能地表达自己。有什么好低落的？

快速吃完麦片早餐后，我把压平的纸箱送到回收站，然后买了一个现成的三明治和几根格兰诺拉燕麦能量棒，上了小皮卡车，准备开车上山去进行我最喜欢的森林远足。毕竟，我认为，那天是星期日，我应该休息一段时间，从搬家的劳累中恢复过来。

当我踏上小路时，我的精神更加振奋了。雨后的森林十分精致，每一片新洗过的、闪闪发光的绿色叶子上都有晶莹的水珠。我的鼻子像老朋友一样闻到了潮湿的腐殖质、肥沃的土壤的香气。我发现自己一边哼着轻快的小曲，一边放慢脚步，深深地呼吸着这个最可爱地方带来的疗愈能量。

几个小时后，我到达了那棵巨大的古老黄木树。那年早些时候，在我与神秘的克尼斯纳大象梦幻般的相遇时，我曾将自己藏在它的树根下。我把雨衣放在树根间，以保护我的衣服免受潮湿的森林地面的影响，我坐在雨衣上，开始享受我的野餐。之后，我放松下来，沉浸在这个地方的氛围中。我记得绿色女士告诉我，要敞开心扉，让自己感受到

对森林的爱和感激，所以这正是我在做的。

几分钟内，照亮淡绿色叶子的光线开始加深，呈现出浓郁的金色调。树木、植物、苔藓、真菌和地衣的不同颜色和纹理开始变强，我敏锐地觉知到我周围密集的巨多生命。蟋蟀、青蛙、鸣叫的鸟儿、小生物造访这个神奇地方的灌木丛的沙沙声，以及微风轻抚树木时树冠的吱吱声，所有这些都为充满活力的生命带来了美妙与和谐的交响乐。

霎那间，一片寂静，森林在这充满期待的时刻屏住了呼吸。有人来了...

然后，突然，她就在那里了。滑行着穿过森林的地面向我而来——她伸出双手表示欢迎，她美丽的脸上发出柔和的绿色光芒，她的眼睛闪烁着微笑。

“彼得，你终于回家了。”她用指尖轻轻地碰着我的胳膊说。当我意识到她的话是真的，我确实回到了我的灵性家园时，我充满了强烈的喜悦。我带着一种愉快的期待感觉站了起来。奇妙的事情即将发生！

“我不知道我回家了。我才刚刚意识到...就在这一刻，当你说这句话时。”我喃喃自语，高兴得不知所措。

绿色女士咯咯地笑着说，“彼得，你现在应该知道，虽然森林很美，但我说的不是这个！你回到了自己的家。对，回到了你自己的心。你已经开始跟随你自己的心，相信你自己的权威和你自己的认知，而不是寻求外界的肯定和指导。这是你寻找和表达你最真实自我的旅程的第一步。你感到充满喜悦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这将是你进行的最快乐

的旅程。通往自我(Self)的旅程。”

绿色女士优雅地在一根长满苔藓的圆木上坐下，示意我也坐下。然后她说，“彼得，我一直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你的进步，我知道你的第一本书会受到很多人的喜爱。但是，更重要的是，你通过写它，为在世界上提高意识做出了贡献。现在，我知道在完成这本书以及能让人们阅读它的方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当然，这项工作必须取得进展。但与此同时，你需要开始进入正确的思维框架来写你的下一本书。”

“我的下一本书？可是... 可是，我暂时没有计划去做这个事情。我完全被完成第一本书所需的大量工作吓到了！而且，此外，我现在没有任何想法或灵感来写另一本书！”我反驳道，突然感到不知所措。

绿色女士弯下腰，将手放在我的胸口上，放在我的心脏上，焦虑离开了我，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心中平静的感觉。

“彼得，对所有这些变化感到有些畏惧是很自然的。但这不应该阻止你做你自己的心呼唤你做的事。你的下一本书正等待着展翅飞翔，致于灵感... 嗯，这就是我在这的目的。”她的喉咙里发出一声欢快的、叮当作响的轻笑，既温暖又打开了我的心扉。

“你的第一本书分享了遇到我的人的故事。你的下一本书将分享我自己的故事，我成为绿色女士以及这意味着什么的故事。”她说。

“哦，我很想写那些故事。事实上，我现在想不出还有什么我想写的故事了！”我兴奋地喘着大气。

“我亲爱的朋友，这是你在你的旅程中的明确标志，你开始表达你最真实的自我。跟随喜悦，跟随兴奋，跟随迷恋和好奇心，它们将引导你越来越多地表达你最真实的自我。现在是写作《绿色女士的故事》的时候，但是，将来，谁知道你的快乐会带你去哪里！”她微笑着。

“现在让我们暂时专注于下一步。因此，我的建议是：每周一次，你在周日下午来到森林里的这个地方，我们将一起度过一两个小时。我将告诉你我经历过的许多生活故事，以及这些生活如何导致我成为你面前的这个人。这些将是探索者和士兵、教士和萨满、外星人和普通人类的激动人心的故事，冒险和探索的故事，但最终还是对自我不断加深了解和欣赏的故事。简而言之，彼得，这就是生命本身的故事。并且，在接收和撰写我的故事中，你将认识到自己在发现你最伟大和最真实自我的旅程中。你也将撰写自己的故事。”

“噢，这听起来简直太棒了，我等不及要开始了！”我激动地说。

“那么，我们一周后见。”她微笑着站起来，抬手打了个招呼，然后飘到了树林里。

我又坐了几分钟，对即将发生的事情感到兴奋。我的新生活真的要开始了...

\*\*\* \*\*

请注册作者的免费新闻通讯，继续关注绿色女士的故事，其中有绿色女士世界令人兴奋的发展，包括新的出版日期。

(完)